永樂大典

第07冊

永乐大典·07

明·解缙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五　　六模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乌

【洪武正韵】：汪胡切。黑也。何也。亦作恶。《小尔雅》：阳鸟，鸿雁也。又纯黑反哺谓之鸟；小而颈白不反哺者谓之雅。又乌乌秦声。噫乌，恚怒声。

总　　叙

【陆佃埤雅】《说文》曰：“乌，孝鸟。象形。”林罕以为全象鸟形，但不注其目睛。万类目精皆黑，乌体全黑，远而不分别其睛也。乌一名鸦，其名自呼。《淮南子》曰：乌之哑哑，鹊之　　，岂为寒暑燥湿变其声哉！《诗》曰：“莫赤匪狐，莫黑匪乌。”盖狐群者也。乌合者也。故《诗》以况卫之君臣，并为威虐，其恶如一。又曰：“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言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乌集焉。民之从禄，将如此矣，大夫欲王瞻之也。又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此之谓也。又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言幽王君臣俱自谓圣，如乌之黑，雌雄无以相别也。《管子》曰：乌集之交，初虽相欢，后必相咄。诗人每引以刺者，非特讥其为恶如一，亦以刺其初皆利合不以道也。乌又为叹词者。佳见虎则鸣，乌见异则噪，故以为乌辄，叹所异也。今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噪则唾，以乌见异则噪，故辄唾其凶也。《尚书大传》曰：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然则恶而知其善，爱而知其恶者寡矣。《孙武子》曰：乌起者，伏也；乌集者，虚也。言古之善料兵者，观乌起而知伏，视乌集而知遁。乌乐，空；鹊乐，稠闹。世云：鸳交颈而感，乌传涎而孕。《庄子》曰：乌鹊孺，盖谓是欤？故语曰，鹊传枝，鸦茹沫。又旧说，乌性极寿，三鹿死后能倒一松，三松死后能倒一乌。《杂俎》曰，俗候乌飞翅重，知天将雨。乌，阳物也，感阴气而翅重，故俗以此占其雨否。《淮南子》曰：塍蛇游雾，而殆于蛆；乌力胜日，而服于礼。乌，阳物也。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格物总论】：乌鸦别名，种类亦繁。彼有小而多群，腹下白者名鸦。乌有小觜而白，比他乌微小。长而反哺其母者，名慈乌。今有一种大喙，及白颈。而不能反哺者，非慈乌。南人谓之鬼雀，鸣则凶咎是也。然北人闻其鸣则喜，南人反是。亦善避弋弹射。

【说文】：又一种名寒鸦，状差小。初冬来自西北云。

【春秋运斗枢】：摇光星散为乌。又曰：飞翔羽翮为阳。阳气仁，故乌反哺。

【尔雅】：一名斯，一名鸦，一名桑飞，一名女，一名巧妇，一名黑乌。

【通俗文】：白头乌，谓之。

【崔豹古今注】：乌，一名鸷乌。

【酉阳杂俎】：隐诀言，太清外术，乌四距，食之杀人。又曰：邑中终岁无乌有寇。郡中忽无乌者曰乌亡。

【谯子法训】：夫孝行之本，替本而求末，未有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贵矣。乌者独有返哺，况人而无孝心者乎！

【韩子】：夫驯乌者，断其下翎，则必传人而食，焉得不驯乎？

【抱朴子】：石先生丹法，取乌之未生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长，其毛羽皆赤。乃杀阴乾百日，并捣服百日，得寿五百岁。

【萍洲可谈】：东南谓乌啼为凶，鹊噪为吉，故或呼为喜鹊。顷在山东见人闻鹊噪，则唾之，乌啼却以为喜，不知风俗所见如何。

白乌

【孝经援神契】：德至鸟兽，则白乌下。

【典略】：白乌，太阳之精也。徐整《三百历》曰：序天地之初，有三白乌，主生众鸟。
【孙氏瑞应图】：宗庙礼敬备于孝慈，则白乌至。

【西汉书】《眭弘传》：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入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

【汉书】：宣帝五凤三年，冠石之祥，有白乌数千集于旁。

【崔豹古今注】：成帝河平四年，白乌集孝文庙殿下，黑乌从之。

【玉海】：汉元和中，蜀郡王追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乌见。始兴起学校，渐变其俗。

【豫章志】：汉孝章帝元和元年，太守李议临郡二年，白乌见南昌。

【太平御览】：和帝元兴元年，白乌一见庐江。

【宋书】《五行志》：王者宗庙肃敬，则白乌至。汉桓帝永寿元年四月，白乌见齐国。

晋武帝咸宁五年七月戊辰，白乌见齐南隰，太守获以献。晋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白乌见襄。太康十年五月丁丑，白乌见京兆长安。晋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乌见河南，成皋县令刘机获以闻。元康元年五月戊戌，白乌见梁国睢阳。元康元年七月辛丑，白乌见陈留，获以献。元康四年十月，白乌见鄱阳。晋明帝太宁元年，吴郡献白乌。泰宁二年十一月，白乌见京都。泰宁三年三月，白乌见吴郡海虞，获以献，群官毕贺。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八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月乙酉白乌集江州寺庭，群乌翔卫。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白乌见吴国，获以献。宋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丁酉，白乌见吴郡娄县，太守孟觊以献。文帝元嘉二年十一月丙辰，白乌见山阳，太守阮宝以闻。元嘉三年三月甲戌，丹阳姑孰薛爽之获白乌以献。元嘉十一年六月乙已，吴郡海盐王说获白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献。元喜十三年三月戊辰，义兴阳羡令获白乌，太守刘祯以献。元嘉十三年，戚羡县民谈含送白乌，皓质洁映，有若辉璧，爰稽瑞图，惟嘉祥。元嘉十九年五月，海陵王文秀获白乌，南兖州刺史临州王义庆以献。元嘉十九年十月，白乌产晋陵暨阳侨民彭城刘原秀宅树，原秀以闻。元嘉二十年七月，彭城刘原秀又获白乌以献。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已，白乌见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以献。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乌见南郡江陵。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丁已，白乌见吴郡海盐，太守顾觊之以献。九月壬寅，白乌见吴兴乌程，太守郗• 以献。

【晋书• 载纪】：蜀李雄书曰：武皇帝泰成三年，白乌赤足来翔。帝以问范贤，贤曰，乌有反哺之义，必有远人怀惠而来。果关中流民请降。

【晋书】《虞溥传》：虞溥为政，严而不猛，风化大行，有白乌集于郡庭。

【齐书】：高帝时，有献白乌，帝问此何瑞，范云位卑最后。答曰：“臣闻王者敬宗庙，则白乌至。”时谒庙始毕，帝曰：“ 卿言是也。”感应之理，一至此乎。薛综《白乌颂》曰：“粲焉白乌，皓体如素。宗庙致敬，乃屑来顾。”建元元年五月，白乌见巴郡。永明八年四月，阳羡县获白乌一头。隆昌元年四月，阳羡县又获白乌一头。

【魏书】《灵征志》：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乌见于凉州。九月，白乌见于京师。三年五月，白乌见于豫州。九月，白乌见于秦州。十七年六月，兖州献白乌。二十三年十二月，司州献白乌。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献白乌。三年九月，颍州郡献白乌。四年七月，颍川又献白乌。永和元年四月，颍川献白乌。延昌二年八月，平阳郡献白乌。三年六月，冀州献白乌。肃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献白乌。孝静天平二年七月，齐献武王获白乌以献。元象元年五月，冀州获白乌。兴和四年四月，魏郡贵卿县获白乌雏。五月，京师获白乌。是月，阳夏郡献白乌。七月，北豫州献白乌。十月，瀛州献白乌。琥定元年六月，东郡民献白乌。三年五月，北豫州献白乌。是月，广宗郡献白乌，颍州又献白乌。六月，沧州献白乌。四年四月，梁州献白乌。五月，济州献白乌。八月，阳夏郡献白乌。

【北史】：后周豆卢为渭州刺史，有惠政。鸟鼠山绝壁千仞，由来无水，羌人若之。马足所践，忽飞泉涌出；有白乌翔止厅前，乳子而复去。人为谣曰：我有丹阳，山出玉浆。济我人夷，神乌来翔。百姓因号其泉曰玉浆云。

【隋书】《令狐熙传》：熙为沧州刺史，在职数年，风教大洽，称为良二千石。开皇四年，获白乌。

【预章志】：唐高宗显庆四年，白乌见建昌，颜思道家罗获送省。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七年夏四月庚子，汴州献白乌。五月甲申，许州献白乌。贞元十一年六月，河阳献白乌。贞元十八年六月，乌集徐州之滕县，柴为城，中有白乌。

【温州路志】：唐昭宗天复二年，安固县获白乌，薛令止明表献之京，因改为瑞安。

【马明叟实宾录】：唐林攒亲亡，自埏甓作冢，庐其右。有白乌来，甘露降，观察使李若初以其事闻，诏旌异之。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唐裴获敬彝曾祖子通居母丧，哭丧明。有白乌巢冢樾，兄弟八人皆为明孝，时人谓孝感所致。

【五代史】《后晋少帝纪》：天福八年三月甲午，有白乌栖于作坊桐树，作坊使周务捕而进之。汉乾• 三年五月，太原进白乌。

【玉海】：宋雍熙二年五月壬申，霸州献白乌。四年六月癸卯，邢州进白乌。

【抚州志】：景德三年，本州以白乌进献，有诏罢免岁贡。

【续资治通鉴长编】：英宗治平三年，太子右赞善大夫陈世修献白乌，赐帛五十疋，以乌还之。

【宋史】《五行志》：元丰三年，九月丙午，赵州获白乌。建炎十七年二月，有白乌六集于高坛上，府尹沈该以瑞奏。

【江少虞类苑】：资州资阳县支渐，熙宁中丧母，既葬庐墓，日三时号慕，躬行膝步，负土成坟。有双鹤徘徊松上。久之，又有群乌翔集，中一白乌独日至焉。人以为孝感所致。《孝义传》：初母卒，既葬，就坟侧构小室，号泣守护，蔬食经六冬。有白乌白兔驯扰坟侧，州人异之。扬祥事亲孝，亲亡庐墓终身。有白乌之瑞。朱寿昌既寻得母，迎归京兆以养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数岁母卒，寿昌居丧几丧明。既葬，有白乌集墓上。李访父母卒，庐于墓侧，常有白乌数白集墓上。

【金史】《太宗纪》：天辅四年，八月甲寅，新城县进白乌。

【唐令狐楚表】《为百官贺白乌》：臣某等言：臣昨二十二日，中书宣武军节度使刘彦佐进白乌。并以乌及所献图示百官。臣某伏以殊祥绝瑞，有应斯归，• 感通，难识其。惟圣德动于皇天，天意勤于圣后，则必昭彰 ，灵物荐臻，流行苇之仁，树太平之业，毛羽遂性，禽鸟呈祥。臣等中贺。臣谨按：孙氏图云：王者宗庙敬，则白乌至。又，汉成帝时，白乌集于文武庙，黑乌皆从，颇类此图。去年冬十一月，履端之始，陛下拥万国，驱百灵，祀圆丘，封天姥。前一日已孝享于宗庙，尽敬致美，竭力精诚。悲感之音，动于列辟；孝

敬之极，通于神明。白乌之来，允答醇至。书之史册，万代有词。观其素彩皓洁，丹觜朱耀，冰雾疑作霜夺色，龟龙让辉，参五云《周礼》：虽有五云。又疑别用事之嘉祥，掩百王之能事。臣等叨逢昌运，累沐殊私，亲睹太阳之精，克叶大君之祉。欢跃舞，手足无从，不胜犬马欣庆之至。

【张说集】《进白乌赋》：并批答咨大钧之播气，在品物而流形。有莫黑之凡族，忽变白而效灵。感上仁于孝道，合中瑞于祥经。若夫事出神妙，理包舒卷，贶集王屋，飞随帝辇。捧日高翥，迎风细转，识句句于召呼，每哑哑于啄吮。以其雪羽霜毛，冰精玉状，拔奇绿林之下，赏异紫台之上。瞰鹊之妙窗，抱凤凰之衣桁。恐同类之见嫉，畏不才之速谤。愿悉命于渥恩，岂顾私于闲放。维圣君之灵囿，物何远而不臻。有能言而可重，或善舞而取珍。羞陋躯而入献，与宝羽而为邻。探朝噪之声乐，眷夜啼之曲新。无芒距以耀武，不钩觜以怀仁，谢先容而特达，却假以全真，鉴深心于反哺，移报德于君亲。《墨诏批答》：得所进白乌，符彩明媚，助日扬辉，白羽翩翻，凌霜比色。况乎反哺斯重，能仁是高，对之有观，情不能已。又览所进，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披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也。今赏卿金五挺，银十挺。

【文苑英华】《裴度作白乌呈瑞赋》：翩彼灵乌，贲然效质。披图谍而罔贰，叶邦家而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得一。备体有光，至真无匹。宗庙荐敬，帝王之孝克孚；天地感仁，洁朗之容可述。耿受彩以相混，故莫黑而独出。上琼杈树而若无，下瑶阶而乍失。怀恩反哺，方去去以凌云；养素来仪，且翻翻而就日。观夫载飞载止，厥状粲然。不染而成，因心之孝以立；匪召而至，感物之道遐宣。向皇风而自舞，与丽景而相鲜。人具尔瞻，既含章而效祉；我无尔诈，乃见素以守全。乃知玉泽竭而退飞。帝道通而无遏。彼明心兮不妄至，知大节兮不可夺。象洁白而攸归，知爱敬之傍远。懿夫不其色，罔违斯道，秀质安倚，凝光净好。美仁慈之及物，故易色于昭昭；恶赤黑之眩人，乃成形于皓皓。且夫应图咸若，鄙皋泽之鸣鹤；瑞圣不还，陋江湖之白鹇。谅饮啄于仁义，岂逃潜于阻艰。所以其出无常，其来有素，云凝标于羽族，玉润合于干度。常从碧海，随杲日而悠扬；今在华林，偶盛时而瞻顾。实由我后敬之昭假，皇矣光宅，垂拱而烛幽以明，禽鸟乃化玄为白，逗祥光而聿至，望休气以来格。时哉时哉，奋翘英于紫陌。又，孟简《白乌赋》：验白乌之祥谍，告皇家之宝祚。盖由天子张至仁，本太素，享宗庙而无爽，荐孝敬而有度。何常日浴，翻皓体以来仪；曾异火流，奚丹羽之可慕。凌之白乌，类振振之翔鹭。禀纯德而自甄，诚众色之难污。观其皎皎奇状，明明丽质，霜毳洁朗，玉姿闲逸。不爱其瑞，嘉载飞之可瞻；思效其祥，见莫黑之如失。宁爰企于往代，可俯窥于今日。原乎孝理通玄，格皇至虔，惟鸟感应，其容昭宣。抱正色而道洽，徒一作从反哺而名全。不然，则有威风之可纪，何白乌之是传。乐而有声，且不栖于楚幕；洁而成质，故自协于灵篇。出林而日华乱动，绕树而月影相鲜。向至化而远集，想皇风而戾焉。众而何为？悲子生之八九；大而无应，笑水击之三千。尔其超遥高翥，来不可遏。见归飞之荐臻，诚恺悌之四达。谅深仁之所化，固至性之难夺。若乃载鸣嗷嗷，浮彩皓皓，受西方之精气，自洪炉而　造。遐想其苍赤呈祥，岂与乎雪霜同缟。且夫仰稻粱而自若，彼似笼之仙鹤；待驯狎而不还，何必招于白鹇。且养素而委质，非取容而强颜。故下臣贺瑞而歌曰，素德式昭兮何舄奕，玄质从化兮为洁白。符仁孝兮叶往册，见祥瑞兮流圣泽。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赤乌

【春秋元命苞】：赤鸟，阳之精也。《礼稽命征》曰：得礼之制。泽谷之中有赤乌。又曰：火流为乌。乌，孝鸟。阳精。天意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

【尚书纬】：火者，阳也。乌有孝名。武王卒大业，故乌瑞臻。

【诗】《臣工》：于皇来牟。笺：赤乌以牟麦俱来。

【抱朴子】《青泠传》云：荧惑火精生朱鸟。《古今注》：所谓赤乌者，朱鸟也。其所居高远。

【薛综赤乌颂】：赫赫赤乌，惟日之精。朱羽丹质，希代而生。

【孝经援神契】：王者德至鸟兽，则日乌下。

【墨子】：赤乌衔，降周之歧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河出图，地出乘黄。天锡武王黄鸟之旗。

【吕氏春秋】：文王之时，赤乌衔丹书集于周杜，故其色尚赤。魏杨阜上疏曰， 文王有赤乌之符。许芝曰： 汤之王白乌为符。文王为西伯， 赤乌衔丹书。

【史记】：周武王伐纣，师渡孟津。既济，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马融曰： 王屋， 王所居屋。流， 衔也。魄然， 安定意也。《索隐》曰： 按：今文《泰誓》，流为雕。雕， 挚鸟也。马融曰： 明武王能伐纣。《封禅书》：周有火德，有赤乌之符。吴张书曰： 殷汤有白鸠之祥， 周武有赤乌之瑞。

【思文正义书说】：乌有孝名。武王卒父业，故乌瑞臻。赤，周之正，记后稷之德。《礼说》曰：武王赤乌，谷芒应。《宋志》：武王有大自天， 止于王屋， 流为赤乌， 乌衔谷

焉。《程氏遗书》：问：“鱼跃于王之舟， 火复为王屋， 流为乌， 有之否？”“鱼与火，则不可知。若兆朕之先应则有之。”

【孙氏瑞应图】：赤乌武王时，衔谷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

【东家杂记】：子贡见端门有血书，以告孔子。孔子趋而观之，化为赤乌飞去。

【帝王世纪】：丰公家于沛之丰邑中阳里，其妻梦赤乌若龙戏，已而生执嘉，是为太公，即太上皇。

【东汉书】：汉章帝元和中，赤乌见郡国。

【续后汉书】《孙权传》：赤乌元年，武昌言麟见。有司言奏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 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 昔武王伐纣，有赤乌之祥，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元。

【上元县志】：吴黄龙六年冬十二月，赤乌群集前殿，大赦，改明年为赤乌元年。赤乌十二年，两乌衔鹊坠于东观。

【吴历】：有两乌衔一鹊置神座前。或得神书，说改号之意。乃改赤乌为太元。孙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乌见。

【赤城续志】：葛玄访括苍洞，治坛炼丹，感动天地。炉鼎发辉，赤乌来翔。事闻于朝，吴主诏以赤乌改元，播告中外。见《纯熙观记》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宋书】《五行志》：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赤乌见暨阳。晋明帝太宁元年，郭璞上疏，当有赤乌来集晋陵，以显至德。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乌六见北海都昌。孝武帝大明五年六月戊子，赤乌见蜀郡，益州刺史刘思考以献。

【魏书志】：高祖太和二年二月，凉州献赤乌。肃宗熙平元年二月，赤乌见肆州秀容郡。神龟元年四月，赤乌见并州之晋阳县。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一年十一月己酉，潭州献赤乌。

【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帝纪》。至道元年四月乙巳，知通利郡钱昭序表，献部内赤乌白兔各一云。乌禀阳精，兔昭阴瑞。报火德蕃昌之兆，示金方驯服之征。念兹希世之珍，罕有同时而见，望宣付史馆。从之。上谓近臣曰：为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昭序，淑之从子也。

【宋史】《五行志》：宣和元年九月戊午，蔡京等表贺赤乌。

【有官龟鉴】：朱敬则与三从昆弟居四十年，赀产无异。兄朱仁轨隐居养亲，常诲子弟曰：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有赤乌白鹊栖所居树，按察使赵承恩表其异。及卒，魏知古等共谥为孝友先生。

【孝子传】：吴叔和，犍为人也。至孝。母没，负土成坟。有赤乌巢门，甘露降户。

【常璩华阳国志】：道县孝子吴顺养母，赤乌巢其门。

【玉海】《汪藻贺赤乌白鹊表》：乌木阳精，鹊知岁事。祚隆火德，应在金穰。协周家土屋之符，异庄子雕陵之见。孝能致哺，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类相求，将致来仪之凤。

黑乌

【大戴礼】《夏小正》：黑乌浴飞，乍高乍下也。

【西汉书】《五行志》：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颈乌，与黑乌斗群楚国吕县。白颈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时楚王戊暴逆无道，刑辱申公，与吴王谋反。乌斗群者，师战之象也。白颈者小，明小者败也。堕于水者，将死水地。王戊不寤，遂举别应吴，与汉大战，兵败而走。至于丹徒为越人所斩。坠死于水之效也。《房京易传》曰：逆亲厥妖，白黑乌斗于国。

【太平广记】：燕昭王坐握日台，时有黑乌白颈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此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珠色黑如漆，而悬照于云日，百神不能隐其精灵。详珠下。

丹乌

【王子年拾遗记】：越王入国，丹乌夹王而飞。故勾践得入国也；起望乌台，言乌之异也。

锦乌

【太平寰宇记】：宾州锦乌，似鹊而大。

青乌

【酉阳杂俎】：李正已，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飞语，侯怒囚之，将于法。怀玉抱冤无诉，于狱中垒石像佛，默期冥报。时近腊日，心慕同侪，叹吒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 李怀玉！汝富贵时至” 。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 汝看墙上有青乌子噪，即是富贵时” 。及觉，不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乌数十如雀飞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唤，逐出希逸，坏锁取怀玉，扶知留后。成式见台州乔庶，说乔之先官于东平，目击其事。

【罗泌路史】《黄帝纪》：创，设郁律，说青乌，记白泽，以除民害，而民宜之。《抱朴子》云： 精推步， 则访稽收； 讲占候， 则询风后； 穷神奸， 则记白泽； 相地里， 则说青乌。三说今代有之， 而非矣。

【舆地纪胜】：青乌镇。《九域志》：在县西四十里。《图经》云：青乌镇置于元• 之间。

【文同丹渊集】《青乌诗》：青乌客馆之东轩，前对长江隔层嶂。欹危一径入林外，竹栅茅檐俨相向。爱其生事亦自足，牛羊纵横鸡犬放。安得与尔号比邻，为作野歌供吹唱。

苍乌

【礼斗威仪】：江海不扬鸿波，东海输之苍乌。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输以苍乌。

【孙氏瑞应图】：文王时见苍乌，王者孝悌则至。一本曰，贤君帝王，修行孝慈被于万姓，不好杀生，则至。

【宋书】《五行志》：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苍乌见襄阳县。大明二年四月甲申，苍乌见襄阳，率领州刺史王玄谟以献。

【魏书】：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南青州献苍乌。正始二年三月，雍州献苍乌。六月，雍州人献苍乌。永平二年四月，河南献苍乌。肃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献苍乌。前废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内献苍乌。孝静兴和四年五月，济州献苍乌。七月，瀛州又献苍乌。武定元年四月，兖州献苍乌。五月，济州又献苍乌。二年五月，京师获苍乌。三年六月，京师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获苍乌。十月，光州献苍乌。

【隋书】：文帝开皇元年三月辛巳，太原获苍乌。

【唐书】：太宗贞观九年十二月，京师苍乌见。

【文苑英华】《庾信作齐王进苍乌表》：臣某言，臣闻飞南阳之雉，尚阐霸图；下建章之鹄，一作鹤， 通用犹调和气。况乃虞庭告瑞，姬社呈祥，咸高识哺之心，实贵能仁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德敷于白姓，孝刑一作刑于四海。摄提从纪，天下文明。是以东海输禽，乍改黔质；西山度羽，或变苍精。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陕州，获大都督莫仁回乐列，称于州射堂内见一苍鸟。林薄回翔，循环不去。驻乘木之精，转司风之翼，即召仪同其甲等，同时观见。斯实礼敬所覃，孝慈之感。理宜归瑞秘图，书祥帝册。用光至德，取效升平。无令赤凤留止，偏为瘗玉之歌；玄鹤徘徊，独擅衔珠之舞。

碧乌

【新唐书】《五行志》：唐贞元十八年六月，乌集徐州之滕县，紫为城，中有碧乌一。

仁乌

【王子年拾遗记】：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雅绕烟而噪，或集之推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网罗，呼曰仁乌。俗亦谓乌白臆者，为仁乌，则其类也。

义乌

【容斋随笔】：禽畜之贤曰义乌。互见义

【金正叔集】：海上有乌，不群飞，亦不常有。惟孝义之家，或翔集焉，土人谓之义乌。诗云：徒知感义海边州，未效精衷已白头。苑囿清阴无限好，栖身容借一枝不？

慈乌

【新唐书】《五行志》：开元二十八年四月庚辰，慈乌巢宣政殿。辛巳，又巢殿。

【北史】《萧祗传》：祗子放，字希逸。随祗至邺。祗卒，放居丧以孝闻，所居庐室前有二慈乌，各据一树为巢。自午以前，驯庭饮啄，午后更不下树。每临时舒翅悲鸣，全似哀泣。家人测之，未尝有阙。时以为至孝之感。

【邵氏闻见录】：李夫人山行，见黑猿，有感，遂孕。临蓐时，慈乌满庭，人以为瑞，是生康节公。详邵。

【宋夏文庄公集】《谢宣赴龙图阁观芝草慈乌表》：臣某言：濑乡先置，并献于干祥；内阁荣观，首私于四近。殊尤　异，叹诵何胜？中谢窃以芝产九茎，闻彼汉房之典；乌生八子，传诸秦桂之歌。讵有时万凝祥，方冬载育。盖式昭于茂祉，允属于昌辰。伏惟皇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帝陛下，虔巩临民，夤威顺帝。法陶唐之稽古，专讲于旧章；体高阳之洁诚，宣臻于盛节。接真游而允穆，尊妙道以尤崇。眷惟指李之墟，昔属犹龙之馆。灵心有朕，方致于精衷；黎首聿臻，愿修于明祀。爰咨近辅，经始神区。当备物之初辰，变载阳于爱景。天和茂畅，地宝交腾。茁彼灵芳，蕞生福地。固弥川而亿计，亦赋象以千名。矧追哺之慈禽，竞营巢而乳。宣昭协气，茂发鸿禧。亟彼艺而考祥，处置邮而承献。肃陈中禁，既凝穆而载；严召近司，俾周旋而审觌。示休嘉之砰隐，彰见象之日昭。臣谬备枢衡，亲逢旦暮。共膺丝旨，仰奉睿棋。瞻菌蠢之英，如游于台岭；俯毕逋之状，若对于羲轮。盖盛德之分，感殊征之涌。只迪天人之际，惟明圣之符。蹈欣荣，倍万伦等。

【唐张• 诗】：慈乌色似漆，孔雀尾如金。内外既相及，圣人空理心。

【李文姬吟】：李琰文姬，怀安人，贤而能文，嫁故氏。其子廷杰，尝预乡荐，至京传其篇什于士大夫间。有《慈乌吟》，颇助风教，故首录之。慈乌兮翔翱，念我生之劬劳。反哺兮嗷嗷。天生万类人最贵，勿谓禽鸟非我类。彼甲为士兮乙为适，图名为浪荡子兮射利淹异乡，倚门亲老双鬓霜。慈乌兮林端，人子兮胡颜，丙落· 兮丁师仙。飞锡游四方兮浮海寻三山，倚门亲老双鬓班。慈乌兮林端，人子兮胡颜。

【元连百正诗】：步出东南林，哑哑闻哀音。哀音不堪闻，而有反哺心。子母谁无情，尔情抑何深。昔人称尔孝，鸟中之曾参。人于物最灵，柰何不如禽。

细乌

【稽神异苑】《洞冥记》曰：武帝元封五年，异勒国贡细乌，以方赤玉笼盛百头而大如蝇，其状如鹦鹉，声闻数十里，如黄鹄之音。国人常以此乌候时，亦名候虫。上得之放于宫内，旬日之间，不知所在，甚惜，求之不复得。明年，此乌复来，集于帷幕之上。或入人衣袖，因更名日辉乌。宫人婕好等皆悦之，但有此乌集于衣者，辄蒙爱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犹爱其皮，服者多为丈夫所赠也。

朝乌

【南史】《高昌国传》：有朝乌者，旦旦集王殿前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后散去。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云白乌

【舆地纪胜】《寰宇记云》：信安县有云白乌，一名昙乌，亦曰同力乌。千岁则化为鸩，能超石禁蛇。乌形似雉，尾如雀尾，有文，背上连钱文。左足三距者，其鸣尤硕。又有金乌，白口，脚如金色。

丹翠乌

【太平寰宇记】：宾州土产，丹翠乌。

飞涎乌

【稽神异苑】《搜神记》曰：东南海去会稽三千余里有人国，国中有飞涎乌。似鼠而翼，如鸟而脚赤。然每至晚，诸禽来栖之前，各占一树，口中有涎如雨，沾洒众枝叶。有他禽之至如网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获，即空中逐而涎之，无不中焉。若人捕得，脯之治渴。其涎每有，至后半月即乾，乾自落，落即复布之。

报雠乌

【唐史补】：裴中令为江陵节度使，使军将谭受王稹往岭南充使。回至桂林馆，为群乌所噪。土稹以石击之，乌中脑而坠，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谭受忽病，头痛不可前，令土稹先行。去戒迤逦相待，或先报我家，令人相接。寻裴中令梦谭受言在道为王稹所杀，掠其钱物，委尸在竹林中。两日内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楚伏法。旬日，受到，知击乌之事，乃是乌鬼报雠也。

三足乌

【山海经】：黑龄之北曰谷，居水中有扶木。九口居下枝，一口居上枝，皆戴乌。凡口无

光，则乌不见。日乌不见，则飞鸟陷窜。伏候《古今注》云： 汉元帝永光年中， 日无光，其日长安无乌。或言日中乌之去也， 详其日中乌无光曜， 应民间乌屏迹矣。又夫乾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之精粹。为三足乌栖翔太阳， 回薄玄气， 亦灵之最， 飞乌可不宗乎？

【春秋元命苞】：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又日中有三足者阳精。其偻呼曰，偻呼温润，生长之言。乂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蒸蒸，来滋异祉；周文翼翼，翔此灵禽。文考至德，下覃深仁。爰被远符，千载降斯。三足将使，三方归本。九州翕定，惟此大礼。景福在民，子安敢攘！宗庙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并遣进三级。

【崔豹古今注】《抱朴子》：虞舜至孝，三足乌集其庭。曾参锄瓜，三足乌萃其冠。

【春秋运斗枢】：维星明，则日月光，乌三足，礼义修，物类合。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淮南子】：日中有三足乌。又曰：日中有乌，月有蟾蛛。， 独蹲止不行， 谓三足也。

【括地图】：昆仑之弱水中，非乘龙不得至。有三足神乌，为西王母取食。

【王充论衡】：儒者言日中有三足乌，曰火也。乌入火中焦烂，安得立然？乌，日气也。

【张衡灵宪】：日阳精之宗，积而成乌。乌有三趾。阳之类数奇。孙氏《瑞应图》：三足乌生，王者慈著天地则至。

【能改斋漫录】：东坡云：梅圣俞作《日食诗》云：食日者，三足乌也。此固因俚说以寓其意。《战国策》曰：日月晖于外，其贼在内，则俚说亦当矣。子按：《史记 • 龟策列传》：孔子闻之曰：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乃知古有其说，何东坡偶忘此耶？

【太平广记】：汉武帝谓东方朔曰：“ 朕欲使爱幸者不老，可乎？ ”朔曰：“ 臣能之。”帝曰：服何药？ ”曰：“ 东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鱼。”帝曰：“ 何以知之？ ”曰：“ 三足乌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乌目不许下。畏其食此草也。鸟兽食此，即美闷不能动。”

【玉海】：汉章帝元年，乌生三足色赤。

【东观汉记】：章帝元和二年，三足乌集沛国。三年，代郡高柳乌子生三足，大如鸡，色赤。头上有角，长寸余。五月戊申诏，白乌神爵甘露屡臻。又有赤乌白燕。

【晋诸公赞】：世祖时，西域献三足乌，遂累有赤乌来集此昌陵。盖乌者，日中之鸟。有托体阳精，应期曜质，以显至德者也。又曰：三足乌，工者慈孝，被于万姓，不好杀生则来。

【晋书】《载记》：张重华在凉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乌，形见分明，五日乃止。明年，重华卒，其子曜灵立。为臣下所废，国遂以乱亡。

【南齐书】：永明四年三月，三足乌巢南安中陶县庭。

【魏书志】：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献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十三年十一月，荥阳献三足乌。十四年六月，怀州献三足乌。十五年闰月，济州献三足乌。十七年五月，冀州献三足乌。二十年六月，豫州献三足乌。二十三年六月，冀州献三足乌。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献三足乌。三年二月，豫州献三足乌。正始元年二月，冀州献三足乌。五月，幽州献三足乌。是月，相州献三足乌。六月，定州献三足乌。二年五月，肆州献三足乌。三年三月，豫州献三足乌。是月，豫州又献三足乌。永平元年四月，豫州献三足乌。延昌三年二月，冀州献三足乌。肃宗熙平元年四月，汲郡献三足乌。二年四月，东郡献三足乌。是月，豫州献三足乌。南兖州又献三足乌。神龟元年八月，雍州献三足乌。二年五月，颍川郡献三足乌。正光元年四月，济州献三足乌。是月济州又献三足乌。二年闰月，东郡献三足乌。三年五月，东郡献三足乌，颍川郡许昌县献三足乌，肆州献三足乌。六月，冀州献三足乌。四年六月，瀛州献三足乌。出帝太昌元年五月，齐献武王获三足乌以献。孝静元象二年四月，京师获三足乌。武定三年五月，瀛州献三足乌。四年四月，颍州献三足乌。五月，颍州又献三足乌。

【后周书】：明帝三年秋七月，景申顺阳献三足乌。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称庆。诏曰：夫天不爱宝，地称表瑞，莫不威凤巢阁。图龙跃沼，岂直日月珠连，风雨玉烛。是以《钩命决》曰：王者至孝则出。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隋书】：炀帝大业四年五月壬申，蜀郡获三足乌。

【唐书】：正观十七年五月，雍州献三足乌。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之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宝应元年秋七月己卯，京兆府万年县获三足乌献之。

【五代史】《后唐明宗纪》：天成二年，兖州进三足乌。

【辽史】《圣宗纪》：统和九年八月壬午，东京进三足乌。

【文苑英华】《李云卿京兆府献三足乌赋》：以平、上、去、入，周而复始为韵。杲杲灵乌，萃于神都。耀彼殊彩，呈兹异躯。披拂四气，翱翔九衢。耻祥鸾之止棘，慕仪凤之栖梧。瑞表孝纪，名标秘图。将有感而必集，岂独殷周与有虞。观其邻一作降自日域，戾于天府。音谐雅颂，动中规矩。颉颃其质，差池其羽。步芳草而三趾徐来，溯祥风而六翮微舞。珍奇莫测，观者如堵。谅兹禽之祯祥，告我皇之福•。于是罗者既获，虞人是荐，贮以瑶筐，登于玉殿，凝睿想，迁神眄。孤飞砌上，似于云际而游；独立君前，疑乎日中而见。圣情不极，念兹莫黑。彼应感而至，我有道而得。狎以驯扰，安其栖息。夜啼玉垒，声虽入于舜聪；曙唤瑶池心岂知夫帝力。不然者，曷足以昭我皇之玄化，表吾君之恭默。是知国将昌则降而为祥，政或缺则归彼扶桑。天道不昧，神心孔彰，岂有情在于斯。乌固灵应，昭乎彼苍之旨。既集吾君之福祉，与天地而终始。傥不翦其毛羽，愿长飞乎帝里。王颜《三足乌赋》：夫何赫赫之太阳，忽降精于乌鸟，乃呈瑞于皇王，足应乾之三数。目曜日之九芒，降天邑而于我李，浴咸池而自扶桑。尝空闻于前牒，今实观于殊祥。天既无私，祥何能隐。一作信昭圣代之有应，垂休征之无尽。瑞于帝室，表大孝于天衷。献自尹京，验长安之日近。始至也，众羽骇集，伊人惊萃。迈麟凤之时见，何鹰隼之能畏。如深就日之诚，不效抟风之志。愿委质而入贡，终依仁以驯致。入铜笼而戢翼，向金殿而矫翅。将告于休，似对以臆。由是怜楚人之迷凤，陋越裳之献翟，小哉栖棘之鸾，蔑矣应风之。未如我陪日驭之出入，游天居之岑寂。曩有赤而呈美，白以效灵，俱非应乎殊贶，亦或载于祥经。二字一作嘉作终未如符孝理之永锡，昭宝运之康宁。则如尧舜登极，夔龙夹辅，布政无偏，唯贤是取。故得感阳精于上帝，赞阴德于下土。光昭万叶，辉映千古。良史当载，美而记时，谋才顾赓，歌而蹈舞。

四足乌

【魏书】：景明四年六月，幽州南四足乌。

独足乌

【舆地纪胜】：独足乌，喙脚皆赤，藻缛相辉。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日中乌

【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乌皆死，堕其羽翼。

【淮南鸿烈解】《说林训》：乌力胜日，而服于礼，能有修短也。在日中而见，故曰胜日。服，犹畏。礼。《尔雅》谓禅，秦人谓之祀祝。间蚕时，晨鸣人舍者，鸿鸟皆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

【玉融新对】《晋志》曰：日为太阳之精。日中乌见，主不明，为政乱。

【北史】《周本纪》：高祖武皇帝大和元年二月庚午，日斗光遂微，日中见乌。

【康僚赋】《日中乌》：以光出栖迹在中为韵。相彼乌矣，超然莫同。不振羽于城上，自呈服于日中。仪凤肯惭，信五色而都混；高天已及，岂三年之始冲。懿此生成，贯乎今昔。东西必随于运动，升降宁离于赫弈。俯黄人而更助金光，映玉宇而偏疑乌迹。既乃腾陵霄汉，披拂云霓。那楚幕而堪处，匪霜台之足栖。分明而不似笼中，固非价鹤；仿佛而还如镜里，岂是山鸡。曷九雏之莫对，乃三足而长在。黑羽虽同于不黔，白头讵得而终待。始来何地，谁见入于重轮？爰止何年，孰可问于真宰？徒讶其炜炜煌煌，形标翼张，纵横弄色，宛转和光。风起而遥疑飞动，烟含而杳若潜藏。足令人子闲窥，因寄情于反哺。日官频测，空怀望于殊祥；嘉其霭尔，无疋褒然斯出。鸣琴安得写其啼，流火焉能变其质。复不知见也何，其隐也奚归？有咸池兮饮不饮，有蟠挑兮依不依。谁使梯航景象，沐浴光辉。炫晃乎清昼，优游乎翠微。靡顾稻粱，志士留之而莫得；无猜弹石，夸父惊之而不飞。客有指寥廓之仪形，访前时之歌咏。且彼素姿神异，赤羽辉映，下为阴之符，盖本阳精之命。今仁风已扇，孝埋方盛，乌之灵兮，得不降休而瑞圣。

朝夕乌

【西汉书】《朱博传》：成帝时，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乌去不来者数月，长老异之。师古曰，史言此者，署御史大夫之职当休废也。李济翁《资暇集》云：御史台有柏及乌，固在朱博之前也。《汉书》叙朱博，请罢大司农。复置御史大夫云。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乌。乌去不来者数月， 长老异之。盖史言御史大夫之职休废也， 井竭乌去。后二年朱博为大司空， 虑久废御史大夫职业， 无以典正法度， 固请罢所任大司空， 得为大夫， 愿尽力为百僚率， 哀帝从之。正史甚明。今多以为柏自博栽， 为自博集， 职由蒙求朱博乌集而复。白家六帖注引不尽然也。又云： 及观《颜氏家训》云： 《汉书》：御史府中列柏树， 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 晨去暮来， 号朝夕乌。而文士误作乌鸢用之。余案： 白氏六帖与李济翁《资暇集》，其余简编所载， 及文人所引用， 皆以为乌鸢， 而独家训以为不然， 何哉？ 余所未谕。

兵曹乌

【北梦锁言】：崔希乔以仁孝称。其在并州，厅前丛苇上，有小乌如鹪鹩来巢，孕卵五色，如鸡子雏。见月余，五色成文，大如鹅，驯扰闲暇。顷之飞翔，时归旧所，号兵曹乌。

魏丞乌

【曾类说】：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觜乌，每于众中乞钱衔归，号魏丞乌。

城上乌

【左传】：晋侯伐齐，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乌乌之声乐，刘师其遁。乌乌得空营故乐也。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续后汉书】：桓帝时，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一年生九雏。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

【晋书】《载记》：慕容冲之乱，有群乌数万翔鸣于长安城上。其声甚悲。占者以为斗羽，不半年，有甲兵入城之象。

海上乌

【镇江志】：海上乌自海上来，嗉中有砂石如黍粒大，名金刚钻。唐元稹知浙西，大夫述梦诗云：金刚锥透玉。

孤山乌

【地理志】：孤山，正在江中，有乌飞入舡，人以饭与之，乌且飞且啖。

彭泽乌

【吴录】：彭泽有乌能接丸，行者丸饭投之，高下无失。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爱人兼乌

【曾类说】：武王克殷，问太公曰：“ 将柰其士众何？”太公曰：“ 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储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王曰：“ 不可。”召公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 不可。”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王曰：“ 广大乎，平天下矣。”

爱屋及乌

【孔丛子】《叙世》篇：若夫顾其遗嗣，得与群臣同受厘福，此乃陛下爱屋及乌，惠下之道。详《世》。

东溪飞乌

【处洲路志】：缙云东溪，商贾往来之处，水极险恶。溪之旁有神祠曰大亭庙，舟人至此必致祭。祭毕，其肉并馔散于林石之间。俄顷，飞乌群集攫尽，然后可放舟。不然，则必覆溺。

西山瑞乌

【豫章续志】：新建县西山之南广福观，有瑞乌，红翠羽，其状若鸾，翔集林麓。人或见之，多为休征。

桃源二乌

【张舜民郴行录】：桃源观有二乌，自晋太康已来见之，驯扰山林中。中间改换不可知也，然二乌如故。其余鸟雀服之。每有游人贵客，未及数十里，乌已先报之。近岁为人猎去一，即时复有一乌充之。

乌巢厅事

【东汉书】：广汉儒叔林为东郡太守，乌巢于厅事屋梁。

乌巢朱雀门

【吴历】：吴王为神王表，五庙苍龙门外时有乌巢朱雀门上。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群乌集灶

【晋书】《五行志》：晋安帝义熙三年，龙骧将军朱猗戍寿阳，婢炊饭，忽有群乌集灶，竞来啄啖，婢驱逐不去。有猎狗咋杀两鸟，余乌共啄狗即死。又啖肉，唯余骨存。五年六月猗死，此其应也。

乌集庐舍

【晋书】《成公绥传》：绥，字子安。少有俊才，词赋甚丽。闲默自守，不求闻达。时有孝乌，每集其庐舍。绥谓有反哺之德，以为祥禽，乃作赋美之。【北史】《宗懔传》：懔居母丧，哭辄欧血。每旦有群乌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时论以为孝感所致。

乌集墓侧

【新唐书】《列女》：杨含妻，朝夕临父母坟，有驯乌缟兔之祥。【太平御览】：皇甫遐，字永贤。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后母亡，庐于墓侧，负土为坟。乃有鸱乌各一，徘徊悲鸣，不离墓侧，若助遐。【宋史】《孝义传》：何保之有至行，母卒，负土成坟，庐于其侧。日有群乌飞集坟上，哀鸣不去。

乌巢幄帐

【隋书】：炀帝起宫丹阳，将游于江左。有乌鹊来巢幄帐，驱不能止。

乌巢墓树

【唐书】：武德中，张志宽纯孝，丁母忧于墓侧，负土成坟。有乌巢于庐前树上，志宽哭临，乌辄悲鸣。高祖闻之，遣使吊，赐帛三十段，表其门闾。

乌集殿梁

【新唐书】《五行志》：景龙四年六月辛巳朔，乌集太极殿梁，驱之不去。

乌集僧寺

【旧唐书】《文宗纪》开成元年闰五月丙戌，乌集唐安寺，逾月方散。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乌集庭树

【郁离子】：燕王好乌，庭有木皆巢乌，人无敢触之者，为其能知吉凶而司祸福也。故凡国有事，惟乌鸣之听。乌得宠而矜，客至则群呀之，百乌皆不敢集也，于是大夫国人咸事乌。乌攫腐以食腥于庭，王厌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鸱止焉，乌群睨而附之如其类。鸱入于宫，王使射之，鸱死。乌乃呀而啄之，人皆丑之。

【太平御览】：唐柳仲郢为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盗发先人墓，弃官归华原，除华州刺史，不拜。后以本官为天平军节度，受节越于华原别墅，卒于镇。初，仲郢自拜谏议，后每迁官，群乌大集以配蔡征。申尝昼寝于尚书省下，有乌啄其口，流血及地，时论以为潛贤之效也。

乌食蝗

【梁书】：梁宗室修为梁秦二州刺史，将秋遇蝗，修躬诣田所，深自咎责。吏劝捕之，修曰："此由刺史无德所致，捕之何补？"忽有飞乌千群食蝗，遂尽。台使适见，莫知何乌。言于武帝帝曰："犬牙不入，无以过也。"《五代史》：冯行袭在金州境，旱蝗，则飞乌食之。岁荒，则卤谷自生。

洛城见乌

【北史】：西魏裴侠年七岁不能言。后于洛城西，见群乌蔽天从西来，举手指之而言，遂志识聪慧，甚异常童。

世辩见乌

【北史】：齐世辩性怯，武平末为开府。周师入邺，令辩千余骑觇候。出险口，登高阜，西望遥见群乌飞起，谓是西军旗帜，即驰还。比至紫陌挢，不敢返顾。

潜之得乌

【酉阳杂俎】：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乌大如白鹭。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贯之。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老莱弄乌

【事类合璧】：老莱子行年七十，或弄乌于亲侧，欲之喜焉。《孝子传》。

小儿驱乌

【太平广记：】：晋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见林下踣一尸已臭烂，乌来食之。辄见一小儿长三尺许，来驱乌，乌乃起。如此非一，潜异之，乃就看之，见死人头上著通天犀纛，价数万钱，乃拔取之。既去众乌争集，无复驱者。

义甫咏乌

【隋唐嘉话】：李义甫始召见，太宗试令咏乌。其末句云：“ 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 帝曰：“ 吾将全树借汝，岂唯一枝。”

浑王闻乌

【事类合璧】：韩、崔胤请以浑王为元帅，帝问：“它日累吾儿否？” 曰：“ 陛下在东内，时天阴雾，王闻乌声曰：上与后幽困，乌鹊声亦悲。陛下闻之恻然，有是否？” 帝曰：“ 然，是儿天生忠孝与人异。”意遂决。

哀感鸣乌

【隋书】《孝义传》：纽回丁父母丧，庐于墓侧。庐前生麻一株，冬夏恒青，有乌栖其上。回举声哭，乌即悲鸣，时人异之。

楚幕有乌

【左传】：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诸侯救郑，楚蚰夜遁。郑人将齐桐丘，谍告曰：“ 楚幕有乌。”乃止。

猪能逐乌

【郭璞洞林】：宁远参军弘景则，其姊适吴，病四十余年，暂来归。在其家，令吾卦之。得《明夷》之《小过》。然病每欲动时，辄有乌来鸣，即便发作。案：卦中，当取得独蹄猪畜之。江东名之为独足脂。后妇人如欲眠，而见一丈夫衣服尽黑，在户前立遥呼。妇人语其来前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如小间。吾与殷侯共论此事，曰，乌日之禽，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数。故取玄阴之伏物，用消太阳之飞精。日中三脚，故以独足者当之。

僧化为乌

【太平广记】：大历中，有平阳路氏子，性好奇，庐于太白山。尝有老僧至，示以玄妙之踪。于衣中出一合子高寸余，其色黑而光。既启之，即以身入，俄而化为一乌飞冲天。又详僧。

妇死为乌

【宣室志】：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 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 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黔其翼，嗷其鸣者当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平昔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一乌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 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乌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方东向而去。

【太平广记】：韦氏子妇相里氏卧疾，谓其夫曰：“ 委形之后，当神化为乌来。”其夫泣曰：“ 洪炉变化，物固有之。然群乌之来，数皆数十，何以认君之身而加敬乎？”曰：“ 尾底毛白者，妾也。”及期，乌来者数十，惟一止于庭树低树。徐验之，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妇之将亡也，言当化为乌而尾白，真吾妇也，飞上吾手。”言毕，其乌飞来，驯狎就食，若素养者，食毕而去。自是日来求食，人皆知之。数月之后，乌亦不来。

爵生乌

【刘向说苑】：孔子曰：“ 存亡祸福，皆自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若必信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后此处立县，而名为乌伤。王莽改为乌孝，以章其行迹云。

乌与鹊斗

【存心录】：汉景帝元凤元年，有乌与鹊斗燕王宫池上，乌堕池死。时旦谋为乱，未几伏辜。

【文献通考】：会昌元年，潞州长子县，有白颈乌与鹊斗。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鹊哺乌儿

【魏书】《徐州表》：济阴郡厅事前板树乌巢于上，乌母死，有鹊衔食乌儿，不失其时。并皆长大，赏太守帛十疋。

【文献通考】：唐元和十三年春，淄青府署及城中乌鹊互取其雏，各以哺子，更相搏击不能禁。

【太平御览】：长庆中，州雷泽县百姓张宪庄，榆树有乌巢，因风坠二雏。有鹊巢于东南树，引所坠二雏于其巢哺之。

鹊变为乌

【文献通考】：唐中和元年三月，陈留有乌变为鹊。二年，有鹊变为乌。古者以乌卜军之胜负。乌变为鹊，民从贼之象。鹊复变为乌，贼复为民之象。

乌鹊争巢

【晋书】《武昭王传》：李士业之未败也，通衔大树上，有乌鹊争巢，鹊为乌所杀。

乌鹊通巢

【孝友同风】：唐郭隽，字弘父，太原人。家门雍睦，七叶共居。犬豕同乳，乌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州县上其事，遣平昌公宇文诣其家，劳问之。

群乌夜鸣

【文献通考】：宝历元年十月丙申，群乌夜鸣。丁巳，日南至，夜骤风，有乌数千。迄明，飞噪日不止。白车驾在歧，常有乌数万栖殿前诸树，人谓之神鸦。

群乌夜集

【新唐书】《五行志》：元和四年二月，群乌夜集于太行山。

群乌下翔

【文献通考】：至道元年九月，京师自旦至酉，群乌百余万，飞翔有声如风。识者云：突厥雀亦云蕃雀。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梦乌

【书林事类】：宋公子得梦已为乌，喙加于南门，尾加干桐门。曰：预梦美，必立也，立为昭王。

【刘义庆世说】：徐干木年少，时尝梦乌从天下，衔长斗，树其庭前，乌复上天衔下。凡树三竞，乌大鸣，作恶声而去。徐后果遂恶终。

弹乌

【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弹射，性勇决。微时为鄂帅李简家僮。李性严毅，果于杀戮。左右给使之人，小有过，鲜获全宥。何尝因薄暮与同辈戏于小厅下，有苍头取李公所爱砚擎于手中。谓诸僮曰："谁敢破此？"何时余酣，乘兴厉色而应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掷砚于石阶之上，铿然毁裂。群竖迸散，无敢观者。翊日，李衙退视事，责碎砚之由，主者具以实对。李极怒，即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贤明，知何有奇相，每曰："异日当极贵。"至是匿何后堂中。旬浃之间，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独坐小厅，有一乌申喙向李而噪，其声甚厉。李恶之，遂拂衣往后园池亭中，乌亦随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驱逐，略无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顾左右曰："何敬洙善弹，急召来能毙此畜，当释尔罪。"何应召而至，注丸挟弹，精诚中激，应弦毙之。李加赏于再，遂舍其罪。洎成立，擢为小校，以军功累建旌钺。建隆初，自江西移镇鄂渚。下车之日，小厅中复见一乌，顾何而鸣。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汝尔乎？乃取食物自置诸掌，乌翻然而下，食何手中。其后何位至中书令，太师致仕，功算崇极，时莫与比。灵禽之应，岂徒然哉！

【太平广记】：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扶疏，乌常产育其上。太元中，谢庆弹杀数头，即觉体中悒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乌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

射乌

【风俗通】：案：《明帝起居注》曰：东巡太山到荥阳，有乌飞鸣乘舆上，虎贲王吉射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之。王吉曰：“ 乌鸣哑引，身射左腋，陛下方万岁，臣为二千石。”帝赐钱二百万，令亭壁画为乌也。

【训女蒙求】《北史》：蠕蠕公主，并彭城太妃尔朱氏者荣之女，神武并纳之为后。公主遂还，神武与尔朱同迎于木井北，太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一发而中。

【宋史】：范廷召善骑射，尝出猎，有群乌飞过，廷召发矢，并贯其三，观者骇异。性恶飞禽，所至处弹射殆尽。

【金史】《石土门传、》：石土门，汉字作神徒门。体貌魁伟，勇敢善战。有弟阿斯懑寻卒，及终丧，大会其族。太祖率官属往焉，就以伐辽之议访之。方会祭，有飞乌自东而西。太祖射之，矢贯左翼而坠。石土门持至上前，称庆曰：乌鸢人所甚恶，今射获之，此吉兆也。

画乌

【太平广记】：齐太尉司马殷齐之、陈显达，镇江州，辞释宝志，志画纸作树，树上有乌，语云：“ 急时可登此。”后显达逆节，召齐之镇州。及败，齐之叛入庐山，追骑将及，齐之见林中有一树，树上有乌，如志所画，悟而登之，乌竟不飞。追者见乌，谓无人而返，卒以见免。

见孔雀舍乌

【经律异相】：智幻国人赍持乌来，至波遮黎国，而国无乌，人见欢喜供养。丁后有一买人，从他国持孔雀来，又见殊杰。皆舍乌而见孔雀。阿难颂曰：如佛不与世，梵志得供养。今佛具足者，异学失供养。

海岸金乌

【圆悟语录】：郓王请上堂僧，问：“ 如何是第一句？”师云：“ 岂容声相从。君见进云，夜半碧云笼古殿，天时海岸迸金乌。” 详《郓》。

乌王

【经律异相】：乌王甘蔗所领四乌使至沙竭国。波斯匿王有四大臣，拜为四将，合四部兵欲伐小国，四臣见佛稽首足下。世尊问之，仁等何玄？具以事答，我等之身，为此国王多所兴立，常畏危命，今当攻伐。世尊赞曰：“ 善哉诸贤！是为报恩，而有反复，不但今世为此国王。过去世时，沙竭之国，有诸乌众，而来集会，止顿其国。乌王名曰甘蔗，主八万乌。乌王有妇，名奋黎尼，怀躯恶食，至诚白王：“ 我身小发，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尔者死。”于时乌王闻其音声，合会乌众，汝等当往，沙竭国王有大鹿王名曰须具，欲得其肉。四乌应募，吾等堪任，不惜身命，当办此事。于时四乌数至会所，时国王子见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乌恐惧，驰还白王：“ 我见四乌，色像若斯，数来鹿苑。”王即敕人令捕乌。师造立方，便张罗捕乌，辄以获之，生上国王，王问四乌而呵骂之：“ 汝等何故，数来至此犯吾境界？”乌言曰：“ 唯然天王，非我所乐。有王名曰安住，其妇受胎，欲得须具善柔鹿肉。彼王遣来，受其君教。”时王愕然怪之，自受王教，作此方计，投弃躯命，诚非所及。欲求俗人，有此反复，受若父教，尚不可得，况鸟兽乎？王告诸乌，今赦汝罪。出《蜜具经》。又名《俱萨国乌王经》。赤觜乌与猕猴为亲友。昔有乌名曰拘耆，梁言赤觜乌游在丛树，产乳诸子在于树上。时拘耆与猕猴共为亲厚，时丛树间有一毒蛇，伺行不在，啖拘耆子无复遗余。拘耆失子，悲鸣帝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所啖。猕猴归见，问之何为，答曰：“ 蛇啖我子，了尽无余。”猕猴曰：“ 我当报之。”时毒蛇行，猕猴前绕之，蛇怒缠猕猴。猕猴捉得头，伸至石上，磨破而死，弃掷而还。拘耆踊跃。出《赤觜乌喻经》乌与鸡合，共生一子。过去世时，有一群鸡，依榛林住，有狸侵食，唯余一雌。乌求覆之，共生一子。子作声，时乌说偈言：“ 此儿非我有，野父聚落母。共合生儿子，非乌复非鸡。若欲学公声，复是鸡所生。若欲学母鸣，其父复是乌。学乌似鸡鸣，学鸡作乌声。乌鸡若兼学，是二俱不成。”《僧祇律》第二十四卷。乌与蛊狐递相赞叹。久远世时，有黄门命过弃樗树间。蛊狐及乌共来食肉，更相赞叹，乌曰：“ 君体如师子，其头如仙人。胎由鹿中王，善哉如好华。”狐曰：“ 谁尊在树上？其慧最第一。其明照十方，如积紫磨金。”时大仙人处于闲处，净修为道。闻之说偈，问曰：“ 所作吾闻见，何事为两舌？自藏于树间，食死黄门肉。汝辈下贱物，自称如上人。”乌曰：“ 师子及孔雀，共食于禽肉。何谢髡灭头，次第而求乞。” 出《野狐乌经》。

诗文

【文苑英华】：杨谭《进孝乌颂表》：草莽臣谭言，臣闻自昔皇王，抚运提象，天锡祯应，以光盛业。臣伏见以为至道有孚，能招异类，深仁所协，克顺天心。陛下孝理天下，孤视群动，恩被羽族，感通阳精。虽器车马图，洋溢秘府，而黄龙丹雀，委积近郊。此或为常，不甚专美。岂如孝乌，俯尔营巢，不惧不惊，以育群子。臣幸逢昌运，好览休祥。万古珍图，安能有此。百代良史，未之前闻。况宿一作肃穆紫宸，晓夕严警。会弁星列，瓜士云屯。燕雀飞梁，无相贺之所；鱼龙在栋，成骇目之观。唯此孝乌，晏然能驯。明陛下深子物之慈，表皇太子归哺报恩之孝。首出象疑作众瑞，莫与之齐。谨按：《符瑞图》云，宗庙肃敬，则乌至。昔范贤对蜀主言，慈乌知孝诚养之禽，必有远方怀惠而至者。陛下圣策远备，威震遐戎，略地攻城，无岁不克。巴蜀之外，今斯获丑，慈乌效祉，可谓有征。加以远降日轮，近巢天宇，据北辰以永固，岂南飞以远枝。自古攸传，无闻此瑞。愿陈不朽，垂裕将来，谨献《孝乌旌德颂》七首。虽论扬之美，有愧于清风；而葵藿之心，无忘于捧日。谨投延恩匦，奉表以闻，冒触宸严，伏增战越。臣谭诚恐顿首，死罪谨言。

【艺文类聚】：晋成公《绥乌赋• 序》曰：有孝乌集余之庐，乃喟尔而叹曰：“ 余无仁惠之德，祥禽曷为而至哉？夫乌之为瑞久矣，以其反哺识养，故为吉乌。是以周书神其流

变，诗人瞻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爱屋者及其增叹。兹盖古人所以为称。若乃三足德灵，国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斯乃凤鸟之德，何以加焉？，恶鸟，而贾生惧之。乌，善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禽，而吾嘉焉。惧恶而作歌，嘉善而赋之，不亦可乎？其辞曰：惟玄乌之令鸟兮，性自然之有识。应炎阳之纯精兮，体乾刚之至色。望里仁之回翔兮，翩群鸣以附翼。盖自托于君子兮，心虽迩而不逼。起彼高林，集此丛灌。栖息重阴，列巢布，缤纷雾会，回皇尘乱。来若雨集，去若云散。哀鸣日夕，鼓翼昧旦。噫哑相和，音声可玩。嗟斯乌之克孝兮，心识养而知慕。同《蓼莪》之报德兮，怀《凯风》之至素。雏既壮而能飞兮，乃含食而反哺。游朝霞而凌厉兮，飘轻翥于玄冥。有昆山之奇类兮，体殊形于亡趾。望西极以翱翔兮，为王母之所使。时应德以来仪兮，介帝王之繁祉。入中州而武兴兮，集林木而军起。能休祥于有周兮，矧贞明于吉士。嘉兹乌之淑良兮，永康乐而靡已。

【文选】：梁何逊《穷乌赋》：嗟穷乌之小鸟，意局促而驯扰。声遇物而知哀，翩排空而不矫。望绝侣于夕霞，听翔群于月晓。既灭志于云雷，遂甘心于园沼。时复枪榆决至，触案穷归。若中气而自堕，似惊弦之不飞。窜鸡埘而共宿，啄雁稗以争肥，异海鸥之去就，无青乌之是非。岂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晖。虽有知于理会，终未司于心机。

【文苑英华】：李子卿《红觜乌赋》：以新飞羽未调为韵。殊方之乌兮，丹觜黑身。异性特立兮，既孝且仁。劲毳非日黔而得，快吻岂研朱而益新。一作劲翮毳非日黔而得· ， 喙决吻乃研朱而益新。不颉颃以干物，常翩翻而狎人。非越乌之思归，羡海鸥之多机。谓富屋之堪止，谓芳枝而可依。其来也状衔花未下，其去也疑带火初飞。何必将雏，声已传于绿绮；如能反哺，游更狎于彩衣。嗷嗷其音，泄泄其羽。常饮啄于轩砌，每栖翔于牖户。凌美民办之 雏，掩能言之鹦鹉。朝食芳饵，全忘攫肉之心；夜宿雕笼，何有啼城之苦。顾弱质而谁贵，诚主人之厚意。非九子之是思，仰三足而多愧。鸣跃既安， 一作安在搏扶尚未。何得疑作德而迁乔？鹤何功而在位？稻粱已饱兮，羽翼将调；霜台可宿兮，云汉非遥。傥不使余尾之谯谯，余音之哓哓，为君一举凌丹霄。又崔元《明赋》：伊空桐之灵鸟兮，丹觜黑质。拂羽清霄兮，流形白日。与鸳鹭而为伍，岂凡鸟之能匹！故其声则合雅，动必依仁；受惠而狎，感恩而驯。既裔裔而翔汉，尝哑哑而向人。不惊不怖，亦义而亲。尔其升丹楹，入华堂。对上客之罗荐，拂佳人之裳。惊空帘之秋色，怨夕月之清光。悲信美而非吾土，伤幽栖而思故乡。一作思故国而多伤。于是湘一作楚妃援琴，相如为叹。何不开金笼而使飞，永骞翥于云汉。重曰，口宫杂可跻，月树复惊栖。未听将雏曲，空闲怨夜啼。

【宋薛季宣浪语集】《信乌赋》并《序》：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好恶之不同，有若如是，害南北更相笑而无有订焉。于是南人以北人好恶为正，作《信乌赋》以辩，或庶几乎不党也。其辞曰：有不有翁，言与世违，行与众忤，动作云为。惟背时是主，恒笑遨乎江湖，经乎罔直之野，爰有鸦乌。上主人之屋者，主人瞠若而唾之曰，吉吉利利，善人其逢，恶人余避。次有乾鹊噪于其庭，主人持饭一盂，一瓯羹，嘻喜莫莫， 祝前行。奠诸地而饲之曰：“ 而以喜来，将无后时。于余妇子，等之接之。”不有翁错而顾，跃而惊，进揖主人，请问其情。主人曰：“ 夫子不是闻乎？夫鸟乌之性，人灾其幸，来集呼，

盖非吉征，须刻不逾，厥有非常之应。鹊也无然，休祥喜传，惟吉惟庆，羌来告言，应乎弗应行人至，惟古说焉。夫子曾不是闻乎？”不有翁哑然笑曰：“ 异乎吾所闻。君子为善不求福，去恶以远祸。福之至也，固当然。其得祸也，非予过。于此而无乎戚戚，何喜鹊而于乌乎迁怒！就子之说言之，则鹊是而乌非。福祸之来固自己，曾何咎于无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知？然以灾惧我者忠臣之事，陈嘉瑞者謀人之辞。惧灾过可得而改，吉庆之在我者去，我将安之。不告于余固母损，告何贵于先时。人况是非无可必，夫何一喜而一悲。”主人邈然不说，曰：“ 然则夫子喜乌而恶鹊，与此北人之常也。风土有不同，好恶随以异。物不齐者物之情，若之何概之一致？”不有翁曰：“否，否。物情有是，知之为贵，子自非知我者。虽吾言无不既，君子惟是之从，何容心之有二。北人之好恶，尔虽圣人，犹无得而弃。余小人也於敢废。”主人曰：“ 乌亦有异于禽乎？何夫子爱之之深耶？鹊微可尚，足契君子之心耶？将鹊声郑卫，乌为正始之音耶？”不有翁曰：“ 否，否。子无多言，试静听，吾为若言。乌之为乌，格而邪说反之正。夫乌之为乌也，体天之正色，禀阳精之至德。县象乎日中，而光被乎四表。乌呼之声，有取于圣人，而垂世立则。禽之性愚可禽取诸，爰名曰禽，乌乎则殊。察夫人之色异，举暗鸣而疾去，岁谩张于郊薮，续长讵发于庭除。何施何设，以保其躯。其知如斯，为善惟乐。太守贤，则巢于厅事；荆蛮遁，则上其军幕。假神灵则飞而接丸，应循吏则肉焉下攫。至若人之急难。父兄弃，良乎无所施其知，仪秦无所张其喙。于以夜啼，所以释临川之惧；于以 之旅，冢宰发讴吟之口。也则然，于乌何有？扈从乘舆，以巡岐守。朝夕名闻于汉府，成此随銮之操守。唐有随驾乌， 昭宗西幸日亦从，凡此数端，乌之伟节。琐琐细微，无烦兢列。粤有大致加大焉。请更为吾子说。乌性惟仁，生知爱亲。念鞠育之施大，反本誓以终身。无论寒暑，反哺劬勤。永锡尔类，不于其身。栖冠见曾子之孝，衔块成李母之坟。伤口以鼓闻远迩，舒翼以助哀昔人。将以愧不良之子，参乎用匹于先民。夫乌反哺归飞，性天常也；辟色知几，知识长也；出类亲仁，物之良也；解难从君，禽之祥也。乌之有是四德也，而将之以见事之明。执德之刚，子不是贵，而区区较鹊于利害之场哉！大鹊虽有辟岁知风之技，而患不免于夺巢探，又岂足与乌方驾而比量哉？”于是主人豁然若悟，轩然而步，咽津彻食，还其故处。

【梅圣俞宛陵集】《灵乌赋》：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趋。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龟七十二钻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鸦鸦兮招唾骂于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鹜能而日后，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灵乌后赋》：灵乌我昔，闵尔之忠。告人之凶，曹人唾骂。于时不容，覆巢弹类，驱逐西东。余是时作赋以吊汝，非乘尔困，而责尔聪。今也主人悟弹者去，岂尔食于太仓，置尔巢于高树。晨鸡不鸣，百乌争慕。傍睨凤凰，下窥　鹭。尔于此时，徒能纵苍鹰，逐狡兔。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而复僧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犹秦汉之豪侠，远已不称，昵已则誉。夫然吾分足而已矣，又焉能顾。

【范文正公集】《灵乌赋》并《序》：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彼哑哑兮如，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人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犹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迩，人言易病。彼希圣之凤凰，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雏之铠于云霄兮，鸱鸢饫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二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然言无兮是然。

【叶石林燕语】：范文正公《灵乌赋后》云，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及公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悟，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师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

【吴淑事类赋】《乌赋》：伊莫黑之孝乌，《诗》曰： 莫黑匪乌。《春秋元命包》曰： 乌，孝乌也。实至阳之纯精。

《元命包》曰： 流火为乌。乌， 阳精， 在日中， 从天以照也。既禀受于瑶光，《运斗枢》曰， 瑶光散而为乌。亦合应于维星。《春秋运斗枢》曰： 维星明， 则日月光。乌三足， 礼羲修， 物类合。郑人既瞻于楚幕，《左传》曰： 楚子元伐郑， 诸侯救之， 楚师夜遁， 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乃止。晋师亦候于齐城。《左传》曰： 晋伐齐， 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 齐师其遁。” 叔向告晋侯曰：“ 城上有乌， 齐师其遁。” 若乃城上毕逋，《续汉书》曰： 桓帝时， 童谣曰： 城上乌， 尾毕逋， 一年生九雏。公为吏， 子为徒， 一徒死， 百乘车。府中朝夕，《汉书》：成帝时， 何武请以御史大夫为大司空， 备三公官。是时御史府中列柏树， 常有野乌数千， 栖宿其上。晨去暮来， 号曰朝夕乌。乌去不来者数月， 长老异之。感阳颜而口伤，《异苑》曰： 阳颜以纯孝著闻， 后有乌衔枝集颜所居树， 乌口皆伤。衔枝之象， 欲令孝声远闻， 即于其处立县， 名乌伤。王莽改为乌孝， 以彰其行。为燕丹而头白。《燕丹子》曰： 燕大子丹质于秦， 秦王遇之无礼， 不得意欲归，秦王不听， 谬为令。乌头白， 马生角， 乃可。丹仰天叹息， 乌即头白， 马即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子推尝见于蔽烟，《拾遗记》曰： 晋文公烧山求子推， 子推抱树， 有一白乌从烟蔽之。推死， 文公为之断火一月。王母亦闻于传食。《括地图》曰： 昆仑山在弱水中， 非乘龙不得至。有三足神乌， 为西王母取食。至于借树为诗，《唐书》曰： 李义甫召见， 太宗试令咏乌， 云：“日里扬朝影， 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 不借一枝栖。” 集庐作赋，成公绥《乌赋·序》曰， 有孝乌集余之庐， 乌善” 帝曰：“吾将全树借汝， 岂惟一枝。禽， 吾喜焉， 因赋之。既瞻之于爰止，《诗》曰： 瞻乌爰止， 于谁之屋？亦闻之于反哺。《春秋运斗枢》曰： 乌为阳， 阳气仁， 故反哺。又若梦丰邑而肇汉，《帝王世纪》曰： 沛公祖父家于丰， 其妻尝梦赤乌若龙戏， 已而生执嘉， 是为太公。入武昌而瑞吴。《吴志》曰： 武昌赤乌见， 因改年为赤乌。豕至而飞精灭迹，郭璞《洞林》曰： 宁远将军景则， 其姊病四十余年。吾卜之， 得《明夷》之《小过》。案卦， 当取独蹄猪畜之。如其言， 后妇人始眠。见一丈大衣服尽黑， 妇人语其来前不肯，言有所畏， 遂泣而去， 病始小间。吾尝论此事， 乌日禽， 猪月畜， 水火相忌， 自然之数。取玄阴之伏物， 消太阳之飞精。日中三脚， 故以独足者当之。雀生而有夏为墟。《说苑》曰： 孔子云： 存亡祸福， 皆由己而已。帝辛之时， 雀生乌于城隅。占者曰， 小生大， 国家必祉。帝辛信之， 而不治国， 乃至灭亡。此诡祸为福也。断翎用致于驯狎，《韩子》曰： 夫驯乌断其下翎， 则必传人而食， 安得不驯乎？ 夫明主畜臣亦然也。缩掌自分于丑类。《尔雅》曰： 乌鹊丑其掌缩。注： 飞缩脚腹下。巢炀帝之帷幄，《隋书》曰： 炀帝起宫丹阳， 将游于江左， 有乌鹊巢于帷幄， 驱不能止。感文王之孝悌。《瑞应图》曰： 文王时见苍乌， 王者孝悌则至。应谶则群飞集楼，《三国典略》曰： 侯景篡位， 令饰朱雀门。其日有白头乌万计集于门楼。童谣曰： 白头乌， 拂朱雀， 还与吴。表伪则一足堕地。《唐书》曰： 天授元年， 有进三足乌者， 天后以为周室嘉瑞。中宗时为皇嗣言曰， 乌前一足伪， 天后不悦。须臾乌一足果堕地。又闻射彼日中，见《日赋》：羿曾见射注。爱之屋上，太公《六韬》曰： 武王登夏台以临殷民。周公旦曰， 臣闻爱其人者， 爱其屋上乌。僧其人者， 憎其储胥。集庭既美于有虞，《抱朴子》曰： 乌何以三足， 阳数奇也。是以有虞至孝， 三足集其庭； 曾子锄瓜， 三足萃其冠。攫肉更闻于亭长。《汉书》曰： 黄霸为颍川太守， 遣吏有所伺察。吏不敢舍邮亭， 食于道傍， 乌攫其肉。吏见霸。霸迎劳之曰： 甚苦食于道， 乌盗其肉。吏大惊， 乃不敢有所隐。皓质见范云之对《齐书》曰： 高帝时， 有献白乌， 帝问此何瑞。范云位卑， 前答曰： 臣闻王者敬宗庙， 则白乌至。朱羽闻薛综之词。薛综《赤乌颂》曰： 赫赫赤乌， 惟日之精。朱羽丹质， 希代而生。长生必饲其丹肉，《抱朴子》曰： 取乌之未生毛者， 以丹和牛肉使吞之， 至长毛羽皆赤。杀阴乾捣服， 寿五百岁。群飞或认于旌旗。《北史》曰： 齐高世辨性怯。周师入邺， 辨以千余骑觇候， 登高西望， 遥见群乌飞起， 以为旌旗， 即驰还，

不敢反顾。候宗懔之哭泣，《后周书》曰： 宗懔遭母忧， 哭欧血， 每有群乌数千集于所舍。候哭而来， 哭止乃去。助萧放之哀悲。《北史》曰： 齐萧放居丧以孝闻， 居庐舍前，有慈乌来集， 驯庭饮啄， 临时舒翼悲鸣， 有似助哀。或啄马申之口，《陈书》曰： 司马申短毛喜于后主， 使其废锢。申尝昼寝于尚书省下， 有乌啄其口流血， 时论以为赞贤所致。或萃曾子之冠。见上集庭既美于有虞注。王吉射之而必中，《汉昭帝起居注》曰： 上东巡泰山到荥阳， 有乌飞鸣来舆上。虎贲王吉射之中， 而祝曰： 乌鸣哑哑， 引弓射之，洞左腋， 陛下寿万年， 臣为二千石。赐钱二百万。裴侠指之而能言。《北史》曰： 西魏裴侠年七

二千三百四十五卷

岁不能言， 后于洛城西， 见群乌蔽天， 举手指之而言， 因此聪慧异常童。既为城于田绪之境， 《唐书》曰： 德宗时， 郑汴二州群乌皆入田绪李纳境， 御木为城， 高二三尺。方十余里。绪纳命焚之， 信宿如故， 乌口皆流血。亦集戟于仲颖之门。《唐书》曰： 抑仲颖自拜谏议后， 每迁官， 群乌大集于升平里第， 庭树戟架皆满。后为天平节度， 而乌不集， 乃卒于镇。或衔而降社，黑子》曰： 赤乌衔， 降周之歧祉， 命伐殷也。或集柘而为弓。见《弓赋》乌号径理注。帝业兴隆，工屋尝亲于流火；《尚书中候》曰： 周太子发渡孟津， 火自上复于王屋， 流为赤乌。皇居壮丽，灵台亦藉于相风。《述征记》曰：相风乌在灵台上， 遇千里风则动。

【晁无咎鸡肋集】《乌戒》并引：余初偕乡书，时有水丘安期者，以讲《论语》居于乡校中。安期少行四方，道关中所见如此。余以其说作《乌戒》，时年二十矣。乌于禽甚黠，伺人音色小异，辄去不留，非弹射所能得也。关中民狃乌黠，以为物无不以其黠见得。则之野，设饼食楮钱哭冢间，若祭者然。哭竟，裂钱弃饼而去，乌则争下啄。啄且尽，哭者已立他坟，裂钱弃饼如初。乌虽黠，不疑其诱也，益鸣搏争食，至三四皆飞从之。稍狎迫于纲，因举而获焉。今夫世之人，自谓智足以周身，而不知过藏于所伏者，几何其不见卖于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术，而以愚独死，则其为智曾不若是乌之能灵于弹射也。韩非作《说难》，卒以《说难》死于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谓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两人者，其为智愚则异。而其于取死则同矣。《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智愚观时而动，祸其可及哉！

【谢无逸溪堂集】：市有危生者，鬻飧饔以自给，暇则以饔飧之。余置帘端，弯弓而立牖下，伺禽乌食焉，则射之。一日群乌至，射其一，贯臆矢没其镞，且仆且跋，且振翼而鸣，盘旋于檐端。将坠焉，群乌拥蔽之。其一以爪束其矢，衔之以喙。矢堕地，群乌皆欢噪，挟而飞置于树颠。或哺之食，若怜焉；或倚而立，若拊焉；或鸣于旁，若唁焉。至暮与俱往焉。呜呼！二足而毛者，乌也，然其心则人也。衣冠而饮食者，人也，然其心乌不若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盖谓人而言也。孰谓乌而能之哉？孰谓有知而无义哉？世之所谓朋友居穷约，以情爱相结者，得不闻是乌而动心哉？朋友固然耳，况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夫妇之际哉？况在朝廷之上君臣之际哉？

【王梅溪家政集】《灵乌说》：乌之为禽，性灵而意忠，能预知吉凶，而哑哑以告。小人闻其鸣，则唾骂之。乌不以唾骂而废鸣，可谓忠矣。范文正公谓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者也。君子闻乌鸣，则恐惧修省，潜销祸患于未萌。人遂以乌鸣为无验，忽之为不灵也。殊不知乌能警于未然之前，君子能戒之于未形之际。是乌之忠计既行，而智名不可得而闻矣。告之不戒，而凶著于形迹，则乌之鸣验，是吴之子胥也；告之能戒，而祸销于光朕，则乌之智隐，是汉之张子房也。乌之告，岂有二哉！所听有不同耳。书院之东隅，有乌连日群噪，若有所告者，此君子恐惧修省时也，作《灵乌说》。

【李忠愍公集】《巢乌说》：有鸟曰乌者，以群聚而架巢庭之树有日矣。余室其下，伺之甚熟。其勤者巢始基，而惰者惮取薪之艰。每视勤者之往也而攘焉，旋取旋失，而巢不就。勤者病之，或雄或雌，似阴约其一护之而后往。前惰者众，协之不已，而护者力不胜，乃遁，迨相呼而至也，而巢虚矣。其复巢之，而攘之也亦然。其它巢者之相攘也亦然。其惰者所绩，复为尤惰者之攘之也亦然。日夜飞噪，环绕其上不歇，其飞也似相搏，其噪也似相诟，其环绕也似相追迫。呜呼！毛翮爪吻之物，非若人之勇力也。谋诈也，而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且若是，则夫人之宅显位，处高爵，而欲免乎忌夺倾失也，难矣哉！难矣哉！

【元方德麟集】《巢乌说》：方子之园，有巢乌焉。旦且出声哑哑然，暮归复哑哑然。稚子不善也，唾且骂，挟缴以伺这。方子止之曰：母尔过矣，且奚恶于彼，非其声不善欤？声之善不善，固奚当。祸福无不自己求者，而子谓乌能为之耶？乌不能祸福，而能知其朕，鸣以告人，而人不善也。且处子之园，而不子告，则诚负子矣。告子而不察反戕之，子何心欤？使尔目乌之征，而惕厉以自警，执尔心，度尔口，慎尔事，倚伏之机，固不可窥也，乌非尔益友耶？吾将日从之游，而又奚暇恶哉？

【王景初兰轩集】《黠乌说》：余之东邻左院樗树，有乌分南北枝拘巢其上。伺北乌之出也，则往窃其构，不数日巢成。北巢殆尽，疑南乌之窃已也，伪飞去，止他树以觇焉，既而果然。北乌飞还，据巢相斗，尽取其所窃以归。余观之难曰：禽鸟微物，而亦有机心奸黠之若此者乎！然天下之理，出于正者终成，而伪者终败。其始也劳心于窃物，其终也破败以致争，又安在其为奸且黠也！世之怀诈伪以相倾，行穿窬而无耻，损人益已，害众成家，与斯乌何以异也？呜呼！终以败亡而已矣。

【宋李石方舟集】《放乌词》：岁庚午四月五日，晓有乌自投于门，视之则矢贯其腹及股。投其矢，作文放之。其词曰：彼灵者乌兮伺凶以前民，灵不自况兮以兆灾于厥身。矢集尔目兮隽一中之为神，机牙疾至兮岂意外之无因。尔下啄兮敞闲野与水滨，族党匹妃兮号千万而为群。反尔朝哺兮宁不饥于尔亲，不戒兮独逢祸于未仁。饮羽穴腹兮寄微命于逡巡，乍翔乍止兮俄自下以闯门，若诉子以急兮惨毛血于• 筠。矢可立去兮视痛迹之尤新，一痛且忍兮免汤火之炮薰。汝速去兮无谓言之莫闻，世隘道险兮弋四面以毕陈。向栖执镞号幸汝瞑于方曛，十禽并兮餍曾凫鸾之不分。尔其友鹏运于长风兮侣鸿冥于高云，学十步以饮啄兮随九包而屈伸。彼主虽好兮胥谓尔恶，朱火兆瑞兮有圣人作。纵下土之不食，行日中之可托。

【元王恽秋涧集】《中林有乌，唁姨母而思亲也》：哀哀母氏，壶仪光兮。我鞠我育，

其劳昌兮。植思静住，风飘　兮。顾惟蒿蔚，碍谖芳兮。菽水奉欢，其忧忘兮，母恃子豫，亦所望兮。一朝臻乐，初未尝兮，夜梦见之，昼微茫兮。岁月逾迈，拱禾苍号，履此霜露，中心伤兮。我行宗城，如渭阳兮。瞻恋姨闹，自不遑兮。展我孺慕，闻母香兮。赠乏琼瑰，币帛将兮。枝同气运，何殊于幽明间兮，庶几母心，慰下泉兮。中林有乌，翩其反兮，情极反哺，鸣声应而襼兮。可以人而不如乌之志兮。别泪盈睫，下沾袂兮。停云在空，浩无际兮；我思母氏，曷有既兮？

二千三百四十六卷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六　　六模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乌

城上乌

【乐府诗集】：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按此皆谓为政贪也。城上乌，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将畔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百乘车者，言前一人往讨胡既死矣，后又遣百乘车往。车班班，入河间者，言桓帝将崩，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言永乐唯积金钱，慊慊常若不足，吏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顺怒而止我也。刘昭以为此淫后验，竟为灵帝作。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贵任群阉，参委机政，左右前后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长，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则废黜，身无嗣，块然单独，非一而何？百乘车者，乃国之君解犊后征，正膺斯数，继以班班，尤得以类焉。解犊，灵帝所封也。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古辞》：乌生，一曰乌生八九子。《乐府解题》曰：《古辞》云：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言乌母子本在南山岩石间而来，为秦氏弹丸所杀。白鹿在苑中，人得以为脯。黄鹄摩天，鲤在深渊。人得而烹煮之，则寿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待前后也。若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又有城上乌，盖出于此。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　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二，用睢阳彊苏合弹，左手持彊弹两丸，出入乌东西。　我一丸即发中，乌身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　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　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钩尚得鲤鱼口。　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右一曲魏晋乐所奏。梁吴均：焉焉城上乌，翩翩尾毕逋。凡生八九子，夜夜啼相呼。质微知虑少，体贱毛衣。陛下三万岁，臣至执金吾。朱超：朝飞集帝城，犹带夜啼声。近日毛虽。闻心尚惊。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枝轻巢本狭，风多叶早枯。毛不自，张翼强相

1954年6月苏联送还

呼。金析严兮翠楼肃，蜃壁光兮椒泯馥。虞机衡网不得猜，鹰鸷隼搏无由逐。永愿共栖曾氏冠，同瑞周王屋。莫啼城上寒，犹贤野间宿。羽成翮备各西东，丁年赋命有穷通。不见高飞帝辇侧，远托日轮中，尚逢王吉箭，犹婴夏羿弓。岂如变彩救燕质，入梦祚昭公。留声表师退，集幕示营空。灵台已铸像，流苏时候风。

【宋文同丹渊集】：南山有乌鸟，生子层崖巅。戢戢新羽成，相将弄晴烟。朝饥集垅上，暮渴来岩前。托居深林中，自足终尔年。胡为去所依？无乃甘弃捐。却爱庭树好，群飞投碧圆。高枝踏未稳，身已随潜弦。因知万物理，主者持默权。凡云爱此命，生死期已然。出入既有定，何欢于后先。

【乐府诗集】《乌夜啼》八曲。《唐书·乐志》曰：《乌夜啼》者，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大惧。伎妾夜闻乌夜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夜夜望郎来，笼窗窗不开。”今所传歌辞，似非义庆本旨。《教坊记》曰：《乌夜啼》者，元嘉二十八年，彭城王义康有罪放逐，行次浔阳，江州刺史衡阳王义季，留连饮宴，历旬不去，帝闻而怒皆囚之。会稽公主，姊也。尝与帝宴洽，中席起拜，帝未达其旨，躬止之。主流涕曰：“车子岁暮恐不为陛下所容。”车子，义康小字也。帝指蒋山曰：“必无此。不尔便负初宁陵。”武帝葬于蒋山，故指先帝陵为誓。因封余酒寄义康。旦日曰：“昨与会稽姊饮乐忆弟，故附所饮酒往。”遂宥之。使未达浔阳，衡阳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乌夜啼，官当有赦。”少顷使至，二王得释，故有此曲。按史书称临川王义康为江州，而云衡阳王义季，传之误也。《古今乐录》曰：《乌夜啼》，旧舞十六人。《乐府解题》曰：亦有《乌栖曲》，不知与此同否？歌舞诸少年，娉停无种迹。菖蒲花可怜，闻名不曾识。长檣铁庇子，布帆阿那起。托侬安在间，一去数千里。辞家远行去，侬欢独离居。此日无啼音，裂制作还书。可怜乌臼乌，疆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乌生如欲飞，二飞各自去。生离无安心，夜啼至天曙。笼窗窗不开，荡户户不动。欢下葳蕤。交侬那得往。远望千里烟，隐当在欢家。欲飞无两翅，当柰独思何。巴陵三江口，芦荻齐如麻。执手与欢别，痛切当柰何。右八曲。梁简文帝诗：绿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里对金铺。鸣弦拨捩发初异，挑琴欲吹众曲殊。不疑三足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羞言独眠枕下流，托道单栖城上乌。刘孝绰诗：弦且辍弄，鹤操暂停徽。别有啼乌曲，东西相背一作各自飞。倡人怨独守，荡子游未归。忽闻生离曲，长夜泣罗衣。周庾信诗：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得栖。

二千三百四十六卷

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汨落，到头啼乌桓夜啼。桂树悬知远，风竿讵肯低。独怜明月夜，孤飞犹未栖。虎贲谁见惜？御史讵相携。虽言入弦管，终是曲中啼。

【唐杨巨源诗】：可怜扬叶复杨花，雪净烟深碧玉家。乌栖不定枝条弱，城头夜半声哑哑。浮萍淫荡门前水，任芙蓉莫堕沙。

【李白诗】：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玉房掣缫声翻叶，银箭添泉绕霜堞。毕逋发刺月衔城，八九雏飞其母惊。此是天上老鸦鸣，人间老鸦无此声。摇杂佩，耿华烛。良夜羽人弹此曲，东方蝉蝉赤日旭。月出江林西，江林寂寂城鸦啼。昔人何处为此曲？今人何处听不足。城寒月晓驰思深，江上青草为谁绿？

【李群玉诗】：曾波隔梦时，一望青枫林。有乌在其间，绕晓自悲吟。是时月黑天，四野烟雨深。如闻生离哭，其声痛人心。悄悄夜正长，空山响哀音。远客不可听，坐愁华发侵。既非蜀帝魂，恐是恒山禽。四子各分散，母声犹至今。

【聂夷中诗】：众鸟各归枝，乌乌尔不栖。还应知妾恨，故向窗啼。

【白居易诗】：城上归时晚，庭前宿处危。月明无叶树，霜滑有风枝。啼涩饥喉咽，飞低冻翅垂。画堂鹦鹉乌，冷暖不相知。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百鸟岂无母？尔独哀怨深。应是母慈重，使尔悲不任。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慈乌复慈乌，鸟中之曾参。

【王建诗】：庭树乌，尔何不向别处栖？夜夜夜半当户啼。家人把烛出洞户，惊栖失群飞落树。一飞直欲飞上天，回回不离旧栖处。未明重绕主人屋，欲下空中黑相触。风飘雨湿亦不移，君家树头多好枝。

【张祜诗】：忽忽南飞返，危弦共怨凄。暗霜移树宿，残夜绕枝啼。咽绝声重叙，惜淫思乍迷。不妨还报喜，误使玉颜低。

【张籍诗】：李勉《芩说》曰：《乌夜啼》者，何晏之女所造也。初晏系狱，有二乌止于舍上。女曰：“乌有喜声，父必免。”遂撰此操。按：《清商曲》亦有《乌夜啼》，宋临川王所作。与此义同而事异。秦乌啼哑哑，夜啼长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囚在狱，倾家卖产将自赎。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少妇语啼乌，汝啼慎勿虚。借汝庭树作高巢，年年不令伤尔雏。

【江湖诗集】：姜夔诗：老乌栖栖飞且号，晨来枝上啄楮桃。楮桃已空楮叶死，犹啄枯枝觅虫蚁。老乌贱分何其贫，未啼已被邻公嗔。吁嗟老乌不自省，墙头屋上纷成群。吴中贵游重鹦鹉，千金远致能言语。花底红绦郑袖擎，盘中碧果秦宫取。天生灵物得人怜，过者须来鹦鹉边。老鸟事事无足录，人间犹传夜啼曲。

【江湖前诗】：郭从范诗：碧烟障楼天欲暮，飞乌夜集芜城戍。云外毕逋衔尾来，月明膊同枝语。楼中有人辍机杼，玉笙怨咽凝江雾。惆怅幽凄夜未阑，桂树秋风兰叶露。【江湖后集】：李诗：众乌各归枝，落花香满泥。狭斜柳树乌争宿，夜夜夜半当户啼。浮萍摇荡门前水，九节菖蒲石上死。感郎中夜渡潇湘，思光暗入帘栊里。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江湖续集】：高吉诗：茕茕荡子妻，空房守幽独。缠绵心绪长，吞声忍夜哭。背灯耿孤影，香冷云幕低。绝怜屋上乌，替人呜呜啼。

【周文璞诗】：何人弹阮咸？故人轻手摘。弹作乌夜啼，此意我所恻。南朝有帝子，作牧号侯伯。着身疑嫌间，生意日仄。爱妾闻啼声，改镇颁竹册。或云长安吏，性命在顷刻。小妇闻啼声，赦令敷大泽。身虽不肖甚，幼小着苍帻。再转作县佐，欲塞父祖责。濡墨决疑讼，行诛慰冤魄。群凶见之怒，极意便刳磔。首沮隶阳桥，公议亦已格。痛掠及库胥，指作盗钱贼。胥既窘椎凿，手堕面愈黑。书款自诬伏，身竟遭刻画。酷毒一如斯，谁谓彼无策。谤书入外台，遂坐使者劾。牵连入冶城，五载穷惨。陈词叫穹昊，哀动人叵测。若无磊落者，谁肯为昭白？翻思受祸时，何但铩羽翮。愁冤传里巷，泣涕到臧获。嫠母偕妻，惘惘望秋色。岂料今日下，置酒设豚拍。听此哀丝鸣，但呼说不得。月明客已去，庭宇鸣哑哑。世人见慈乌，唾笑满阡陌。谁知事乘除，祸去反为福。苍苍上林枝，当去作谢客。

【曹勋诗】：饥乌哑哑不肯栖，雄飞呼雌鸣声悲。娼楼年少醉歌舞，幽闺思妇寂无语。将军日战未成功，坐数更筹听金鼓。月落啼乌近缫窗，缫窗深处绣鸳鸯。鸳鸯未就肠先结，马踏天山夜飞雪。归来且莫话封侯，同醉笙歌弄明月。

【僧文诗】：东家屋树与云齐，夜夜有乌来上栖。明月照树栖乌啼，愁杀窗中战士妻。官家遣夫戍辽西，二年不归守空闺。乌啼不止妇增泣，泪痕如雨衣裳湿。

【前贤小集拾遗】：许洞诗：金缸焰短风幕斜，栖乌啼月声鸦鸦。玉人宝瑟掩不弄，背窗红泪飘兰花。锦机桃字相思意，欲托南风到辽水。黄龙梦断春思劳，渺邈音容隔千里。

【周紫芝太仓梯米集】：黄门急诏下，趣封南郡王。鸾辂俨且深，班剑列成行。建以左纛旆，树以羽葆幢。骨肉厚恩义，门户生辉光。分封得大国，四境弥土疆。那知以嫌猜，将身触嗔怒。征我还上都，令我不得住。夺我封侯印，被我五两组。低头屏气息，对客不敢语。红窗彻夜灯，白泪堕秋雨。郁郁两大树，依依近墙宇。鸦鸦枝上啼，振两羽。沉沉夜未央，枕枕方三鼓。侍儿闻之喜，揽衣中夜起。起敲斋阁门，秉烛具崤旨。再拜前致辞，灵乌未可鄙。吾闻乌夜啼，霈泽覃万里。杲杲方平旦，使者已在门。官家有诏书，为君敦厚恩。旧帻知已释，徙封意增勤。客有鲍书记，当代称能文。命作啼乌曲，乐府传清芬。人生欲富贵，生身恨不早。富贵岂不好。危机亦难蹈。古来兄弟间，生死在一朝。煮豆然豆豆叶焦，灵乌莫厌声哓哓。

【李希声诗】：城头老乌尾毕逋，哑哑飞来声相呼。未央宫殿夜方徂，红靴玉带开金铺。

宝蟾吐水石芙蕖，日奉君王同欢虞。舞衣香坠红氍毹，漏声• • 滴铜壶。乌啼未已星渐无，炯炯烛龙上天衢。万年枝影转扶疏，峨峨当殿群臣趋，请上当时无逸图。

【许梅屋诗】：丈人屋侵云，乌爱丈人屋。涂人亦爱乌，乌声亦相续。屋底间蛾眉，环坐理丝竹。丝竹无新腔，写汝声为曲。丈人一赏音，瓦砾弃珠玉。移噪邻翁家。闻者皆唾逐。

【中州集】：宇文虚中：汝琴莫作归凤鸣，汝曲莫裁白鹤怨。明珠破璧挂高城，上有乌啼人不见。堂中蜡炬红生花，门前绀七香车。山夜长香烬冷，悠悠荡子留倡家。妾机尚余数梭锦，织恨传情还未忍。城乌为我尽情啼，知道单栖泪盈枕。

二千三百四十六卷

【张舜民画墁集】：城上乌，山头月，几点残星灭不灭，营中角声鸣咽咽。战马嘶，征人发，堂上双亲垂白发，闺中少妇年二八。爷牵衣，儿抱膝，东邻西邻哭声一，道上行客肠断绝。

【刘公是先生集】：城头月出天正白，众乌惊飞啼夜色。枝高风多露新滴，畏声恶影不能息。愁人感之援鸣琴，拂弦成声泪沾襟。嗟尔生八九，雏游不过东西林。白头反哺无所恨，桓山分飞独何心。

【宋子虚诗】：露花洗天天堕水，烛光烧云半空紫。西施夜醉芙蓉洲，金丝玉簧咽清秋。鼙鼓鞭月行春雷，洞房花梦酣不回。宫中夜夜啼栖乌，美人日日歌吴。吴王国破歌声绝，鬼火青荧生碧血。千年坏冢穴狐兔，乌衔纸钱挂枯树。髑髅无语满眼泥，曾见吴王歌舞时。乌夜啼，啼为谁？身前欢乐身后悲，空留琴怨传相思。乌夜啼，啼别离。

【元杨铁崖集】：古乐府《乌夜啼》者，宋王义庆妓妾报赦之词。予为补之，而少见规诫之义云。茏葱高树青门西，夜夜栖乌来上啼。报君凶，报君喜。愿君高树成连理，啼乌夜生八九子。莫使君家高树移，乌生八九乌散飞。

【答禄与权诗】：绕绕芳树枝，丰草满阶露，明月入户帘垂垂。山烟消翠屏冷，金桃尽鸾回影，阿郎不来夜方永。

【马虚中霞外集】：朝啼东方白，夜啼林影黑。关河万里天雨霜，月冷夜长眠不得。乌夜啼，怜尔巢中黄口儿，哺腥吞腐羽毛长，母子日日长追随。一旦离群自成偶，相呼相唤期相守。故雄零落不复知，留得孤雌住衰柳。柳条肃飒难栖身，梦惊三月杨花春。载飞载止情莫伸，欲去不去愁杀人。不知挟弹谁家子，暴物伤生苦如此。哀音散入江湖间，老屋破窗灯欲死。乌夜啼，君岂知！

《西乌夜飞》。【宋沈攸之诗】《古今乐录》曰：《西乌夜飞》者，宋元徽五年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举兵发荆州东下，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以歌。和云：白日落西山，还去来送声。云折翅乌飞，何处被弹归？日从东方出，团团鸡子黄。夫归恩情重，怜欢故在傍。请半日给，徙倚娘店前。日作宴饱，腹作宛恼饥。我昨忆欢时，揽刀持自刺。自刺分应死，刀作离缕僻。阳春二三月，诸花尽芳盛。持底唤欢来，花笑莺歌咏。感郎崎岖情，不复自顾虑。臂绳双入结，遂成同心去。右五曲。《乌栖曲》。【乐府诗集】：梁简文帝作。芙蓉作丝作纟乍，北斗横天月将落。采莲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浮云似帐月如钩，那能夜夜南陌头。宜城投泊今行热，停鞍系马暂栖宿。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青牛丹较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自前？

【梁元帝诗】：幄中清酒玛璃钟，裙边杂佩琥珀龙。虚持寄君心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浓黛轻红点花色，还欲令人不相识。金壶夜水讵能多？莫持奢用比悬河。沙棠作桂为楫，夜渡江南采莲叶。复值西施新浣纱，共向江干眺月华。月华似璧星如佩，流影澄明玉堂内。邯郸九技朝始成，金卮玉碗共君倾。交龙成锦凤纹，芙蓉为带石榴裙。日下城南两相望，月没参横掩罗帐。七彩随珠九华玉，蛱蝶为歌明星曲。兰房椒阁夜方开那知步步香风逐？

【陈后主诗】：陌头新花历乱生，叶里春鸟送春情。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珂路中满。金鞍向暝欲相连，玉面俱要来帐前。含羞欲语掩芳态，翠带罗裙入为解。合欢襦薰百和香，床中被织两鸳鸯。乌啼汉没天应曙，只持怀抱送郎去。

【陈徐陵诗】：卓女红粉一作妆期此夜，胡姬沽酒谁论价？风流荀令好儿郎，偏能傅粉复薰香。绣帐罗帷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唯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

【江总】：桃花春水木兰桡，金羁翠盖聚河桥。陇西上记应行去，城南美人啼着曙。

【岑之敬诗】：总马直去没浮云，河渡冰开两岸分。乌藏日暗行人息，空栖只影长想忆。明月二八照花新，当垆十五晚留宾。

【萧子显诗】：芳树归飞聚俦匹，犹有残光半山日。莫惮褰裳不相求，汉皋游女习风流。

【李端诗】：白马逐牛车，黄昏入狭斜。狭斜柳树乌争宿，争枝未得飞上屋。东房少妇婿从军，每听乌啼知夜分。

【唐王建】：章华宫人夜上楼，君王望月西山头。夜深宫殿门不缫，白露满山山叶堕。

【刘方平】：娥眉曼脸倾城国，鸣环动佩新相识。银汉斜临白玉堂，芙蓉行障灯光。画舸双艚锦为缆，芙蓉花发莲叶暗。门前月色映横塘，感郎中夜渡潇湘。

【李白诗】：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柰尔何？

【张籍诗】：西山作宫潮满池，宫鸟晓鸣茱萸枝。吴姬自唱采莲曲，一作吴姬采莲自唱曲君王昨夜舟中宿。

【吴泳鹤林集】：城上乌，尔何不向别处栖？东飞日白足，南飞有树枝，翱翔空中不欲堕，逋尾又向城头归。城虽高，人亦好，三匝重来屋边绕。不缘啄雁稗，不为啖凫藻。鸦鸦唾骂闾里常，忠言主人告。所生八九子，赖有三雏成。两雏连樯去，一雏闻惊。生来城头栖止，旭日又恐东方明。

【司马温公传家集】：风透金铺结绮钱，穿帘入幌舞垂莲。可怜无人夜不晓，起视西窗月华皎。星疏月明漏水长，罗帷翠华帐灯光。佳人起舞玉钗堕，门外乌栖雁南过。

【陆游剑南续藁】：楚工手自格猛兽，七泽三江为苑囿。城门夜开待猎归，万炬照空如昼。乐声前后震百里，树树栖乌尽惊起。宫中美人谓将旦，发泽口脂费千万，乐声早暮少

二千三百四十六卷

断时，莫怪栖乌无稳枝。

【凭时行诗】：黄河吹风暗平川，东流之水清且澜。明月不如长年好，照我离离满秋前。明年此夜月还明，我是荆江云水人。劝君莫唱乌栖曲，千古悲凉鬼神哭。

【谢翱诗】：吴宫草深四五月，破楚门开乌啼歇。美人军装多在船，归来把弓堕弓弦。越罗如粟越王献，宫中养蚕不作线。辘轳出屋井水浅，栀树花萎子如茧。乌栖乌啼宫烛秋，越女入宫吴女愁。

【江湖续集】：高古诗：塞南月冷乌飞飞，茫茫旷野无枝栖。防边夜歌大风起，铁衣如冰冻不死。功成那忍乞爱卿，叫阍已献龟形绮。钱塘江边乌欲栖，小卿醉软红玉肌。云溜簪困未醒，山头赤乌啄金饼。春宵恨不长如年，无情银漏何溅溅？起来一笑花嫣然。

【僧文诗】：白露生庭芜，明月照栖乌。栖乌啼不已，闺人中夜起。起视西北方，翩翩雁南翔。幽燕戍未返，云胡不凄伤？

【元董嗣杲庐山集】：绿阴凉透城头树，月明正照乌栖处。黄昏角起吹晴云，乌欲啼愁愁夜分。夜分湖波幻绝境，境绝月漾玻璃冷。栖乌忽过别枝栖，何人采莲移舴艋。

【国朝刘基覆瓿集】：霜华着树成秋蕊，树头栖乌惊夜起。起向幽闺啼数声，闺中美人泣到明。吴宫乌啼夜已分，宫中不闻人尽闻。夜深风落茱萸子，沉沉漏断啼乌死。可怪乌鸦鸟，鸣声不喜人。如何好疆聒，故主人嗔。

【僧宗泐诗】《乌啼曲》：天台王文起以故官例迁汴梁，念其亲老不得朝夕养，思慕弥笃。其寓傍有古板树，俄群乌集其上，既久弗去。及文起以舍坏移居他巷，而乌亦随之。其孝诚感物有如此者。予闻而异之，作《乌啼曲》，客舍门前古槐树，群乌哑哑啼不去。乌啼解知人意若，迁客思亲复朝暮。五年生死无消息，一闻乌啼泪沾臆。汴水东流白日飞，老亲在南儿在北。南地灵鹊北地乌，乌啼报有平安书。

【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乌飞曲》：江云欲雪江风吹，王敦城头乌夜啼。云深月暗风转急，惊乌绕树无安枝。狂风忽来飞不定，夜半无巢何所依？情知天公有风雨，何不结巢高

树栖？君不见，秦氏庭中双柱美，庭乌生雏八九子。乌生岂不念高飞，托君庭阴飞不起。那知君家轻薄儿，弹丸脱手两翅垂。无巢悔不巢巍巍，有巢悔不常高飞，人生祸福难豫期。《乌啼月》。

【宋贺方回词】：牛女相望处，星桥不碍东西。重墙未抵蓬山远，却恨画楼低。细字频传幽怨，凝缸长照单栖。城乌可是知人意，偏向月明啼。《歧乌词》。

【唐柳宗元集】：城上日出群乌飞，鸦鸦争赴朝阳枝。刷毛伸翼和且乐，尔独落魄今何为？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尔令尔疾。无乃饥啼走路旁？贪鲜攫肉人所伤。翘肖独足下丛薄，口衔低枝始能跃。还顾泥涂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势不得高。支离无趾犹自免，努力低飞逃后患。

【宋张文潜宛丘集】《饥乌词》：北风夜雨乌翅湿，低飞野畦啄遗粒。啄食不饱还畏人，呜呼隔垅自求群。我行陈宋经大泽，田荒生茅不种麦。空肠待饱明年禾，鸦鸦尔饥独奈何？

【元舒岳祥阆风集】《啼乌词》：月明双影带霜栖，长忆青梧玉井西。前度碧窗惊晓梦，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女奴驱遣莫教啼。

【梁元帝诗】《晚栖鸟》：日暮连翩翼，俱向上林栖。风多前鸟，云暗后群迷。路远声难彻，飞斜行未齐。应从故乡返，几过入兰闺。借问倡楼妾，何如荡子啼。

【隋杨师道诗】《巢乌》：桂树春晖满，巢乌刷羽仪。朝飞丽城上，夜宿碧林垂。背风藏密叶，向日逐枝。仰德还能哺，依仁遂可窥。惊鸣雕辇侧，王吉自相知。

【明庆余诗】《死乌》：暮空长罢噪，箭急不知惊。赖余琴里曲，犹有夜啼声。

【虞世基诗】《晚飞乌》：向日晚飞低，飞飞未得栖。只为归林远，恒当侵夜啼。

【唐太宗诗】《咏乌》：凌晨丽城去，薄暮上林栖。辞枝枝暂起，停树树还低。向日终难托，迎风讵肯迷。只待纤纤手，曲里作宵啼。

【唐元稹诗】《大觜乌》：阳乌有二类，觜白者名慈。求食哺慈母，因此此名之。饮啄颇帘俭，音响亦柔雌。百巢同一树，栖宿不复疑。得食先返哺，一身长若羸。缘知五常性，翻被众禽欺。其一觜大者，攫搏性贪痴。有力强如鹘，有爪利如锥。音声甚，潜通妖怪词。受日余光庇，终天无死期。翱翔富人屋，栖息屋前枝。巫言此乌至，财产日丰宜。主人一心惑，诱引不知疲。转见乌来集，自言家转孳。白鹤门外养，花鹰架上维。专听乌喜怒，信受君神龟。举家同此意，弹射不复施。往往清池侧，却令　鹭随。群鸟饱梁肉，毛羽色泽滋。远近恣所往，贪残无不为。巢禽攫雏卵，厩马啄疮痍。渗沥脂膏尽，凤凰得知。主人一朝病，争向屋檐窥。呦呼群，翩翻集怪鸱。主人偏养者，啸聚最奔驰。夜半仍惊噪，鸺逐老狸。主人病心怯，灯火夜深移。左右虽无语，奄然皆泪垂。平明天出日，阴魅走参差。乌来屋檐上，又惑主人儿。儿郎富家业，玩好方爱奇。占募能言乌，置者许高赀。陇树巢鹦鹉，言语好光仪。美人倾心献，笼身自持。求者临轩坐，置在白玉墀。先问鸟中苦，便言乌若斯。众乌齐搏铄，翠羽几离披。远掷千余里，美人情亦衰。举家惩此患，事乌逾昔时。向言池上鹭，啄肉寝其皮。夜漏天终晓，阴云风定吹。咒尔乌何者，数极不知危。会结弥天网，尽取一无遗。常令阿阁上，宛宛宿长离。

【唐白居易诗】《和大觜乌》。乌者种有二，名同性不同。觜小者慈孝，觜大者贪庸。觜大命又长，生来十余冬。物老颜色变，头毛白茸茸。飞来庭树上，初但惊儿童。老巫生奸计，与乌意潜通。云此非凡鸟，遥见起敬恭。千岁乃一出，喜贺主人翁。祥瑞来白日，神

圣占知风。阴作北斗使，能为人吉凶。此乌所止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考，下可宜田农。主人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随巫拜复祝，妇姑亦相从。杀鸡荐其肉，敬若六宗。乌喜张大觜，飞接在虚空。乌既饱膻腥，巫亦飨甘浓。乌巫互相利，不复两西东。日日营巢窟，稍稍近房栊。虽生八九子，谁辨其雌雄。群雏又成长，众觜骋残凶。探巢吞燕卵，入簇啄蚕虫。岂无乘秋隼，羁绊委高墉。但食乌残肉，无施搏击功。亦有能言鹦，翅碧觜距红。暂曾说乌罪，囚闭在深笼。青青窗前柳，郁郁井上桐。贪乌占栖息，慈乌独不容。慈乌尔奚为？来往何憧憧。晓去先晨鼓，暮归后昏钟。辛苦尘土间，飞啄禾黍丛。得食将哺母，饥肠不自充。主人憎慈乌，命子削弹弓。续会稽竹，丸铸荆山铜。慈乌求母食，飞下尔庭中。数粒未入口，一丸已中胸。仰天号一声，似欲诉苍穹。反哺日未足，非是惜微躬。谁能持此冤？一为问化工。胡然大觜乌，竟得天年终。

《树上乌》。【元稹诗】：树上乌：洲中有树巢若铺，百巢一树知几乌？一乌不下三四雏，雏又生雏知几雏。雏乌未死雏已雏，散向人间何处无？获啄卵方可食，男女群强最

二千三百四十六卷

多力。灵蛇万古唯一珠，岂可抨弹千万亿。吾不会天教尔辈多子孙，告诉天公天不言。《鹤答乌》。

【白居易诗】：吾爱栖云上华表，汝多攫鱼下田中。吾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别鹤怨》，在羽调；《乌夜啼》在角声。《喜乌》。

【白居易诗】：南宫鸳鸯地，何忽鸟来止。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视。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我归应待鸟头白，惭愧元郎误欢怿。《巢乌行》

【鲍溶诗】：乌生几子林肃条，雄乌求食雌守巢。夜愁风雨巢倾覆，长见一乌巢下宿。口长雏饥雄未回，雌乌下巢去哀哀。野田春尽少遗谷，寻食不得饥飞来。黄雀亦引数青雀，雀飞未远乌惊落。既分青雀啖尔雏，尔雏虽长心何如？将飞不飞犹未忍，古瑟写之哀不尽。杀生养生复养生，呜呜啧啧何时平。

【宋张子野诗】：乌啼东南林，危巢雏五六。心在安巢枝，一日千往复。脱网得鲜食，入口不入腹。穷生俾反哺，岂能报成育！

《宫乌栖》。【唐赵嘏诗】：宫乌栖处玉楼深，微月生檐夜夜心。香辇不回花自落，春来空佩辟寒金。《伤乌堕水》。

【王建诗】：一乌堕水百乌啼，相相号达故堤。眼见行人车辗过，不妨同伴各东西。

《飞乌》。【李峤诗】：日落朝忘急，《春秋元命包》曰：日中有三足乌。霜台夕影寒。霜台，御史台也。汉时有乌集，因号乌台。联翩衣月树，魏屺《咏乌》曰：月树几徘徊，迢递绕风竿。魏屺《咏乌》诗曰：风竿一缅邈。白首何年改？《史记》曰：燕太子丹在秦欲归，秦王曰：“乌头白，当放还。”乌为之头白。清琴此夜弹。琴有《乌夜啼》曲。灵台如可托，千里向长安。《西京杂记》曰：长安灵台上乌知有风至，乌即向风飞动。

《乌啄枣》。【宋梅圣俞诗】：树头阳乌饥啄枣，破红绕地青蝇老。青蝇两湿惊不飞，残枣入泥雨莫扫。西风落尽乌亦归，昔客齿黄终懊恼。

《谕乌》。【梅圣俞诗】：百鸟共戴凤，惟欲凤德昌。愿凤得其辅，恣尔孰可当？百乌告尔闻，惟乌最灵长。乃呼乌与鹊，将致庶乌康。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以燕代鸿雁，传书识喧凉。鸲代鹦鹉，剥舌说语详。秃　代老鹤，乘轩事昂藏。野鹑代雄鸡，爪觜称擅场。雀豹代鹗，搏击肃秋霜。蝙蝠尝入幕，捕蚊夜何忙！老鸱啄臭腐，盘飞使游扬。鸺与枭鸺，待以为非常。一朝百兽厌，谗乌出远方。乌伎亦止此，不敢恋凤傍。养子颇似父，又贪噪豺狼。为鸟鸟不伏，兽肯为尔戕。莫如且敛翮，休用若不量。吉凶岂自了，人事亦交相。

《众乌》【王逢原诗】：鸦鸦枝上乌，欲下飞复屡。忽投群辈先，以我弃肉去。群乌起争攫，既失反亲慕。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饿鸱盘且一本作石寸甫下，欲夺进复惧。群鹊一本作鹊来何轩轩，聚噪如骂怒。鸠鸽恨不逮，回旋自号呼。庭雀审细微，知非己能预。跳梁暮堂下，不舍稗粒顾。

《孝乌》【丁谓诗】：仁里徊翔久，北齐萧放至孝， 有乌栖庐墓前树上， 日午飞翔庭下饮啄， 晚即集树， 不复下矣。层巢返频。乌， 孝鸟也。能返于母。九雏依百峙，汉桓帝诗童谣云： 城上乌， 尾毕逋， 一年生九。《抱朴子》曰： 人君至孝， 仁及万物， 则三足乌， 集于郊崎。三足托重轮。《春秋元命包》曰： 日中有三足乌。盖阳精积而成焉。乌有三足， 其数奇也。《符子》曰： 盛魄重轮， 六合俱照， 非日月能之乎？声为空营乐，《左传》师旷曰： 乌之声乐， 齐师其遁。又， 楚幕有乌， 故支空营。心因止屋驯。后汉陈蕃、窦武为宦人所谮死， 郭林宗哭之恸。既而叹曰： 人之云亡， 邦国殄瘁。乌之爰止， 不知于谁之屋耳！夜啼休度曲，琴家有《乌夜啼曲》，盖离别操也。丹白瑞无伦。《史记》：燕太子丹为质于秦， 秦王遇之不善。丹欲还， 秦不听， 谬曰： 乌白头， 马生角， 乃得还。太子仰天而叹， 乌头尽白。武王时， 天火流于王屋， 为赤乌， 表周瑞也。

《屋上乌》。【宋林希逸诗】：我访山家友，遥看屋上乌。不知何事好，所爱与人俱。竹外参差瓦，檐间八九雏。只应交缱绻，却喜汝喧呼。谁赋牙高啄，因吟尾毕逋。待令鸥可狎，物我两俱无。买木为新居，诗翁德不孤。巧当三瓦宅，带得一巢乌。羞涩无多费，槎牙已半枯。却怜栖鹊在，还识主人无？不入山家券，应添画史图。从今屋上好，来生听相呼。

《弹乌》。【刘诗】：夷羿射赤日，霍然落天衢。独成万世名，皆曰摧几乌。仄慨时俗，臂射妨四禺。谁能雏鹫间，计较死与枯。孰谓党频频，莫黑相为徒。何用知雌雄，攫肉争雏呼。控弦非百钧，投瓦匪明珠。弃捐不俟时，讵比墉集诛。矫翼似知机，回空如改图。但使庭户清，何必残尔躯。念无网罗祸，宁当怨除驱。吾庐止深沉，嘉木多栋梧。萋萋映朝阳，会待鸾　雏。

《枝上乌》。【陈子尚书】：哑哑枝上乌，各得返哺心。我独何为者？乃不若此禽。海水未可测，此恨恨深深。

《巫山庙乌》。【苏颖滨诗】：巫庙真人古列仙，高心独爱玉炉烟。饥乌巧会行人意，来去纷纷噪客船。宋范文正公　　谪守饶州，梅圣俞作《灵乌赋》以讽之，言乌能告人吉凶，而不乐其所告。公亦赋之，以矫梅意。其略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恤赋灵乌。

《金乌》。【刘龙洲诗】：金翰振晓近天威，玉宇循环昼影迟。曾上大裘头上看，然可爱是冬曦。

《欲栖乌》。【宋景文公集】：湘竿风急未成栖，御史台前见落晖。桂冷欲依秦氏宿，柳深先望白门归。迎秋别恨填银汉，未夜啼声怨玉徽。怅望西楼月满，惜君犹更向南飞。

《独栖乌》。【漫游集】《题方氏母贞子孝卷》：城上乌，夜夜啼，雄飞不归雌独栖。有雏黄口翼未齐，哑哑待哺母腹饥。城上乌，性慈孝，雏还哺母母未老。百禽见之不能效，凤凰闻汝恨不早。

《乌翩翩行》。【吕南公诗】：乌翩翩，鱼漉漉，陂湖漫漫浮穷肉。贫民疫死尸且坏，冢儿忍看熏墙屋。桐棺一寸无钱置，亦可裸埋难乞地。绳挛箦载肩负襼，暮夜间关来此弃。哀号数声泪淋沥，归掩柴荆邻寂寂。官家政令如文王，日月不为盆下光。

《乌伤行》。【工柏诗】：惟皇降衷于下民，暴秦莫殄心之仁。孝哉颜氏一有感，毕逋衔土成丘茔。彼亦莫知其所以，自甘血觜含余辛。志壶动气气动志，凤仪麟出理亦均。环百

二千三百四十六卷

里地画疆井，千有余载蒙嘉名。绣衣使者迂六辔，下马肃拜心凌兢。大书瑰辞镇松柏，便有山鬼呵崖阴。明刑弼教期无刑，何如先使教化明。流传墨本到此屋，有人心者俱作兴。但愿人人常此心，安得作乱十章程！

《夜间乌蹄》。【晁景迂集】：不眠无恨自，真听人间乌夜啼。明月未教尘境静，华堂歌舞乍高低。义乌此夜一何啼，明月欢欣事不迷。定是运回蓟南北，宁论贼退关东西。

《织乌》。【侯鲭录】：东坡尝言鬼诗有佳者，诗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王性之， 少年博学。解曰： 织乌， 日也。性来如梭之织， 故云。

《惊乌》【刘公是先生集】：北林风多丹叶稀，栖乌畏月夜中飞。哀音乱发不自得，孤影屡翻无所依。作巢欲高避弹射，谁道通宵不能息。山深林远去冥，清露寒霜损毛翼。

【宋景文公集】：远梦回时路已迷，三更霜月倚楼西。惊乌有底无穷恨，取向琴中作夜啼。

《樯乌》【梅圣俞诗】：樯头飞去乌，夜夜啼声碎。犹不如木禽，双栖向烟外。烟外少分张，渚间多荟。休同八九子，反哺人谁爱？

【元姚牧庵诗】：吴城山头尾毕逋，飞来行舟樯上呼。舟中入人适中欲，委肉投饭供朝晡。云是巡湖王使者，从卜祸福知前途。家人化之亦信向，恐我偶忘或误驱。绝嫌鱼网戒张设，见弹必毁仍藏弧。因思神林乌亦黠，怙势不必专城狐。

《城头乌》。【韩明善诗】：城头乌，尾毕逋，疆疆吸哺尔雏。秦氏有好树，绿叶何敷敷！鹰扬远去，可以奠居。郎君无见怨，胡为引虚弦。眼傍一线血，乌魂直上凌苍烟。作书与鸿雁，慎勿近稻粱。艾花结素网，野田若空张。素网张来久，不闻黄鹄罹。黄鹄非有神，但当远举而高飞。高飞竟年岁，谁当疗苦饥。或能曳皇图，自天瑞明时。微生亦有命，所处何处无崇卑。乌兮乌兮速飞去，秦氏之树不可以久栖。

《南飞乌》【文选】：魏武帝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元张思廉诗】：南飞乌，尾毕逋，白头哑哑将众雏。渭河西岸逐野马，白门东楼追赤菟。冀豚荆犬肉不饱，展翼南飞向江表。江东林木多俊禽，不许南枝三匝绕。老乌莫侮髯郎小，髯郎讵让老乌老。东风一炬乌尾焦，不使老乌矜觜爪。老乌自谓足奸狡，岂信江湖多鸷鸟。乌头，啄乌脑，不容老乌栖树枝，肯纵蛟龙戏池沼。释老乌，未肯搏，紫髯大耳先相攫。河东老羽云外落，老乌巢成哺铜雀。

《乌栖庭柏》。【杜国英诗】：苍苍庭前双柏树，灵乌结巢来上栖。欲贺主翁增寿考，风飘雨湿中夜啼。主翁爱乌且不惊，乌爱主翁犹忘情。一日往复千百度，踏枝不着宁忍去。主翁忽日客西东，傍人便欲挟弹弓。灵乌灵乌早知觉，哑哑不住声腾空。弹不着兮弓不中，问君何故心肠凶？野田啄粒自度日，佳树安巢依主公。朝朝飞绕主公屋，声声有谶期年丰。为禽尚且有仁义，为人岂可无仁心？若论今人行止事，人心往往不如禽。

《乌啄啄》。【王逢诗】《唁无锡吕志学》。乌啄啄，行踽踽，朝啼暮号，反哺无所。夔龙在朝虎在边，孝子之心苦荼苦。天高苍苍下厚土，耳若无闻日无睹。虚檐雨悬灯火青，头白生离梦中聚。梦中聚，今六霜，明年作歌歌寿昌。

《老乌》。【陈应润诗】：月饶寒枝夜未栖，浪随红日走东西。旧时台上饥无语。啄尽寒云更不啼。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韩明善诗】：花外提壶柳外莺，老乌傍立太鹿生。世间好丑元无定，试倚茅檐看晚晴。

《莫弹乌》。【国朝宋濂诗】：莫弹乌，乌性从来直如矢。有凶辄告令人避，不作纷纭乾鹊儿。日走南檐学狐媚，翩翩世上夸毗予。见乌即嗔闻鹊喜，嗟哉自古亦如此，飞廉承恩比干死。

《山乌》。【宋濂诗】：海南海水热如火，海南山色青欲堕。中有山乌学春声，乌漆点作双羽翎。蛮烟未收月黑黑，堕影雕笼飞不得。当时只爱语言好，今日方知不如嘿。尔何不学颜家墓上乌？有口衔泥助孝夫。

《栖乌》。【刘基诗】：归雁将秋入楚天，薄云开月伴愁眠。露寒叶动栖乌起，一叫千声落枕边。

不如鸟乌

【通鉴外纪】：周惠王时，晋骊姬谓献公曰：“ 吾闻申生之谋愈深，君若不图，难将至矣！”公曰：“ 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姬告优施曰：“君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乃歌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菀，己独集于枯。“ 里克笑曰：“ 何谓菀？何谓枯？”优施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谤，可不谓枯乎？”

乌不为乌

【战国策】：史疾为韩使楚，王问曰：“ 客何方所循？”曰：“ 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 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 可。”曰：“ 以正圉御同盗，奈何？” 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之何？”工曰：“ 谓之鹊。”“ 谓之乌可乎？”曰：“不可。”“ 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皆楚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详《楚考烈》。

仰视乌鸢

【东汉书】：马援曰：当吾在西黑浪泊间，诏书每到，腹如汤火，下潦上雾，毒气上蒸，仰视乌鸢跲跲堕水中。

翩翩如飞乌

【晋书】《五行志》：庾亮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歌曰：“ 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乌。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又曰：“ 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乌。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苏。”后薨于晋，果丧还京都。

二千三百四十六卷

天有九头乌

【太平广记】：张审通有三耳，时人笑曰：天有九头乌，地有三耳秀才。详《神》。

铃下为乌

【北史】《李士谦传》：士谦善谈玄理，尝有客坐，不信佛家应报义。士谦谕之曰：“佛经云：‘转轮五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来，而贤者已知其然矣。至若徐伯为鱼，铃下为乌，此非佛家变受异形之谓耶？”

有鸟如乌

【太平广记】：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如乌，衔草以覆死人面，遂活。

乌白头

【张华博物志】：燕丹子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归。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丹仰天叹，果乌白头，马生角，王不得已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之桥，桥为不发。

仰天乌乌

【汉书】：杨恽废为庶人，家居以财自娱。孙会宗以书谏之，答云：酒酣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本传》。

飞乌

【太平广记】《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或属上曹，或属下曹。为飞乌。详《藏钩下》。

冒乌

【徐霆黑鞑事略】：鞑人见物则欲，谓之撒花。予之则曰：“捺杀因鞑。”语好也。不予则曰：“冒乌鞑。”语不好也。撒花者，汉语觅也。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童乌

【瓮牖闲评】：杨子云《法言》云：“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步里客谈》以谓童下合有一点。盖子云之意，叹其子童蒙而早亡，故曰乌乎。则“ 呜呼”二字，后世乃谓子云之子名乌，而往往皆以为然。虽苏东坡、张芸叟诸公，亦莫能辨之。观东坡在惠州，其子之死也有诗云：“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芸叟以公奴终七，有诗云：“学语仅能追骥子，草玄安敢望童乌？”是亦以乌为子云之子也。

【野客丛书】：童乌，旧说谓杨子云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读《法言》，谓“ 吾家之童”为一句，“ 乌”连“ 乎”字作“ 呜呼”字读，谓叹声也，似亦理长。仆观后汉《郑国碑》曰：“大男有杨乌之材，年七岁而夭。”苏顺赋：“ 童乌何寿之不将。”是时去子云未远，所举想不谬，于是知童乌为子云之子小名。

【陈思小字录】：王绚，字长素，太傅• 子，小字童乌。宋秘书丞卒，谥曰恭。《世说叙录》。

阳乌

【陈思小字】：卢渊，字伯源，平东将军度世子，小字阳乌。敦尚学业，位至秘书监。赠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谥曰懿。《后魏 • 本传》。

王乌

【史记】：汉匈奴乌维单于数求和亲，武帝使工乌窥之。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黥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去节黥面，单于爱之，绐王乌曰：“ 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结为兄弟。”王乌归报。汉为单于筑邸长安，使路充国侯二千石印绶，厚币直数千金，单于乃留国不归。诸所言特绐王乌，初无意入汉。

葛乌

【罗泌路史】《后纪》：戎子遁朔野，有葛乌释世长鲜卑。又以俟汾渝汾嗣汾俟畿为民。注： 或云神农既灭， 子孙遁居北方。鲜卑呼草为俟汾。以其尝草功， 号俟汾氏。或以为葛乌菟为南单于之裔， 非。

三乌

【唐柳充传】：氏于居，则北郭东门。氏于志，则三乌五鹿。【风俗通】：凡氏于职三乌五鹿。有三乌大夫因氏焉，汉有三乌郡，为上都计。

二千三百四十六卷

白项乌

【东南记闻】：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方其时，惟王氏子弟为之。以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诸王何如，答曰：“ 见一群白项乌，闻唤哑哑声” 。即今喏也。

毕月乌

【俞琰席上腐谈】：二十八宿有房日兔、毕月乌。《丹书》云：日乌、月兔，盖谓日月之交也。易以离为日，阳中有阴也。坎为月，阴中有阳也。张横渠谓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是也。兔四足，汉张衡以为阴类，其数偶。

相风乌

【北史】《于栗碑传》：栗碑孙谨为雍州刺史。初梁元帝与齐文通将谋侵轶，命谨出讨，谨至，悉众围之。梁主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收其府库，得魏相风乌，及诸舆辇法物以献。

【事物纪原】《黄帝内传》：有相风乌制，疑黄帝始作之也。《拾遗记》曰：“ 少昊，母曰皇娥，游穷桑之浦。有神童称为白帝子，与皇娥宴戏，泛于海山，桂枝为表，结芳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知四时之候。今之相风乌亦其遗象。余见风字

翻车渴乌

【汉书】《西域传》：汉灵帝时，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周洒南北郊路。注云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雕木为乌

【太平广记】：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为乌之形，置机戾于腹中，发之则飞。高三二百尺，一二百步，方始却下。

何首乌

【开宝本草附】：何首乌，味苦涩，微温无毒。主瘰疬，消痈肿，疗头面风疮，五痔。止心痛，益血气，黑髭鬓，悦颜色。久服长筋骨，益精髓，延年不老。亦治妇人产后，及带下诸疾。本出顺州河南县，今岭外江南诸州皆有。蔓紫，花黄白，叶如薯蓣而不光。生必相对，根大如拳，有赤白二种。赤者雄，白者雌。一名野苗。一名交藤。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陈知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白。春夏采，临用之以苦竹刀切，米泔浸经宿，暴乾，木杵臼捣之。忌铁。宋嘉• 本按：日华子云：“ 味甘，久服令人有子。治腹藏宿疾一切冷气，及肠风。此药有雌雄，雄者苗叶黄白，雌者赤黄色。凡修合药，须雌雄相合契有验。其药《本草》无名，因何首乌见藤夜交，便即采食有功，因以采人为名耳。又名桃柳藤。”《图经》曰：“ 何首乌，本出顺州南河县，岭外江南诸州亦有，今在处有之。以西洛嵩山，及南京柘城县者为胜。春生苗，叶叶相对如山芋，而不光泽，其茎蔓延竹木墙壁间。夏秋开黄白花，似葛勒花。结子有棱，似荞麦而细小，才如粟大。秋冬取根，大者如拳，各有五棱瓣，似小甜瓜。此有二种，赤者雄，白者雌。采时，乘湿以布帛拭去土，后用若竹刀切。米泔浸一宿，暴乾，忌铁，以木臼杵捣之。一云春采根，秋采花，九蒸九暴，乃可服。此药本名交藤，因何首乌服而得名。何首乌，顺州河南县人。祖能嗣，本名田儿。生而阉弱，年五十八无妻子。一日，醉卧野中，见田中藤二本异生，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田儿心异之。掘根持问乡人，无能名者。遂暴干捣末，酒服七日，而思人道，百日而旧疾皆愈。十年而生数男，后改名能嗣。又与子庭服，皆寿百六十岁，首乌服药亦年百三十岁。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茅山老人，遂传其事。李翱因著《方录》云。又叙其苗如木藁光泽，形如桃柳叶，其背遍独单，皆生不相对。有雌雄者，雌者苗色黄白，雄者黄赤。其生相远，夜则苗蔓交，或隐化不见。春末夏中初秋三时候晴明日，兼雌雄采之，烈日暴乾，散服酒下良。采时，尽其根，乘润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损皮，密器贮之，每月再暴。凡服偶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讫，以衣覆汗出导引。尤忌猪羊血。“其叙颇详，故载之政和本。经验方何首乌，新采者去皮土，后用铜竹刀薄切片。上甑如炊饭蒸，下用磁石锅，忌铁。旁更别烧，“ 一锅常满添水，候药甑气上，逐旋以热水从上淋下，勿令满溢。直候首乌绝无气味，然后取下一匙头汁，白汤亦可。此是药之精英，与常不同，治骨软风腰膝疼行履不得，遍身瘙痒。首乌大而有花纹者，同牛膝，各一斤，以好酒一升浸七宿，暴乾，于木臼内捣末，蜜丸。每日空心食前酒下三五十丸。又方：治诸处皮里面痛。首乌末，姜汁调成膏，痛处以帛子裹之，用火灸，鞋底熨之妙。斗门方治瘰疬，或破不破，以至下胸前者皆治之。用九真藤，取其根如鸡卵大，洗，生嚼常服。又取叶捣覆疮上，数服即止。其药久服，黑发延年。或取其头获之九数者，服之乃仙矣。其叶如杏，其根亦类疬子，用之如神。又堪为利术，伏沙子自有法。一名何首乌，又名赤葛。王氏博济治疥癣满身作疮，何首乌艾等，分以水煎令浓，于盆内洗之，甚能解痛，生肌肉。《何首乌传》：“ 昔何首乌者，顺州南河县人，祖名能嗣。又名延秀。能嗣常慕道术，随师在山。因醉，夜卧山野，忽见有藤二株相去三尺余，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解了又交。惊讶其异，至旦，遂掘其根归，问诸人无识者。后有山老忽来，示之，答曰：“ 子既无嗣，其藤乃异。此恐是神仙之药，何不服之？” 遂杵为末，空心酒服一钱。服数月似强健，因此常服。又加二钱服之，经年旧疾皆痊，发乌容少，数年之内即有子。名延秀。秀生首乌。首乌之名，因此而得。生数子，年百余岁，发黑。有李安期者，与首乌乡里亲善。切得方服，其寿至长，遂叙其事。何首乌味甘生温，无毒，茯苓为使，治五痔腰膝之病，冷气心痛，积年劳瘦痰癖风虚败劣。长筋力，益精髓，壮气，驻颜，黑髭，延年，妇人恶血痿黄，产后诸疾，赤白带下，毒气入腹，久痢不止，其功不可具述。一名野苗。二名交藤，三名夜合，四名地精，五名首乌。本出处州，江南诸道皆有之。苗叶有光泽，又如桃李叶。雄苗赤根，远不过三尺。春秋可采，日乾去皮为末，酒下最良，有疾而用茯苓汤下为使。常杵末，新瓷器盛服之。忌猪肉血，无鳞鱼，触药无力。此药形大如拳，连珠其中，有形鸟兽山岳之状珍也。掘得去皮生吃，得味甘甜休粮。赞

二千三百四十六卷

曰："神效助道，著在仙经。雌雄相交，夜合画疏。服之去壳，日居月诸。返老还少，变安病躯。有缘者遇，传之勿泄，最尔自如。" 明州刺史李远传录经验。何首乌，所出顺州南河县，韶州、潮州、恩州、贺州、广州、四会县、潘州，已上出处为上。邕州晋兴县、桂州、康州、春州、琼州、高州、循州，已上所出次之。其仙草五十年者如拳大，号山奴。服之一年，髭鬓青黑。一百年如枕大，号山哥。服之一年，颜色红悦。一百五十年如盆大，号山伯，服之一年，齿落重生。二百年如斗栲栳大，号山翁。服之一年，颜如童子，行及奔马。三百年如三斗栲栳大，号山精。服之一年，延龄，纯阳之体，久服成地仙。

【寇宋• 衍义】：何首乌兼黑髭鬓，与萝卜相恶。今人髭鬓早白，治肠风热多用。

【绍兴本草】：何首乌，采根为用。出产、性味、主治，已具经注。但疗风湿诸疾颇验。在滋下益精方亦用之。今当从本经，味苦涩微温无毒者是矣。注说虽分赤白，而有雌雄二种，然所用无异。

【陈衍宝庆本草折衷】：何首乌，一名九真藤。又出幽州，蔓延竹木墙壁间。茯苓为使。恶萝蔔。忌铁及猪肉、猪羊血，并无鳞诸鱼。味苦，甘涩，平张松，微温，无毒。续说云何首乌本条，及《图经》，尝以根赤者为雄，白者为雌；而日华子乃以叶白者为雄，叶赤者为雌。须雌雄相合则有验。然曰赤曰白，既不各分主治，又非如芍药、茯苓。赤者利，白者补之比。今循和剂诸方，通而用之，不必泥夫雌雄之说。

【元尚从善本草元命苞】：何首乌，味苦涩，微温无毒。茯苓为使，主头面风疮瘰疬痈毒，治心腹冷气，积年劳瘦，疗五痔腰膝病，除赤白带下疾。乌髭发，益精髓，驻颜色，壮筋骨，久服延年不老，常饵明目轻身。出顺州河南县，今江南诸郡生花黄白，蔓紫，叶如芋，不光。生必相对，根大于拳，瓣各有五棱。赤白分两种，赤为雄，苗色黄赤；白为雌，苗色黄白。春夏采，竹刀薄切，米泔浸经宿，曝乾，捣以木杵臼，不犯铜铁器。

【胡仕可本草歌括】：何首乌，能黑髭鬓，因人采食得其名。主消瘰疬，攻痈肿。久服延年，更益精。

【苏州府志】：一名野苗，又名交藤，又名夜合，又曰地精。苗蔓相交，叶有光泽。赤根，远不过三尺。春秋采之，日乾，治痰癖风虚心膂诸疾，久服益精驻颜，酒下最良。或谓昔有何姓者，采服其根，而发愈黑，故名。

【事物纪原】：本曰夜合藤。昔有姓何人，见其叶夜交，异于余草，意其有灵，采服其根，老而不衰，头发愈黑。即因其人，名曰何首乌也。一云何首乌，即其人姓名也。

【山居备用】《神仙服何首乌延年法》：右取何首乌根，一名桃柳藤。以铜竹刀薄切，米泔浸一宿，曝乾，木杵臼捣末，新瓷器盛之，忌铁器。空心一钱，渐加二钱，酒服。治五痔腰膝之病，冷气心痛，积年劳瘦痰癖风虚。长筋骨，益精髓，壮气，驻颜，黑髭，延年，久服令人有子。又曰：服何首乌，不可茶。

【唐李文公集】《何首乌方录》：僧文象好养生术，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遇老人于华阳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方。有何首乌者，顺州南河县人，祖能嗣，本名田儿，大生阉，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归，卧野中。及醒，见田中有藤两本，相远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异之，遂掘根持问村野人，无能名，曝而乾之。有乡人良戏而曰，汝阉也，汝老无子。此藤根异，而夜以合。其神药，汝盍饵之？田儿乃饰末酒服，经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轻健欲不制，遂娶寡妇曾氏。田儿因常饵之，

1954 年6月苏联送还

加餐两钱匕。百余日，旧疾皆愈，反有少容，遂生男，乡人异之。十年生数男，俱号为药。告田儿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寿百六十岁。而古方《本草》不载。吾传于师，亦得之于河南，吾服之遂有子。吾本好静，以此药害于静，因绝不服。汝偶饵之，乃天幸。因为田儿尽纪其功，而改田儿，名能嗣焉。年百六十岁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百六十岁，男子三十人。子首乌服之，年百三十岁，男女二十一人。安期叙交藤云：交藤，味甘，温无毒。主五痔，腰腹中冷气宿疾，长筋益精，令人多子，能食，益气力，长肤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茎，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顺州南河县田中，岭南诸州往往有之。有苗大如木藁光泽，形如桃柳叶。其皆偏独单，皆生不相对。有雌雄，雌者苗色黄白，雄者黄赤，其生相远，夜则苗蔓交，或隐化不见。春末夏中初秋三时，候晴明日，兼雄雌采之，烈日曝乾，散服，酒下良。采时尽其根勿洗，承润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损皮，蜜器贮之，每月再曝。凡服偶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讫，以衣服汗出导引。尤忌猪羊肉血。老人言讫，遂别去，其行如疾风。浙东知院殿中盍侍御识何首乌，尝饵其药，言其功如所传八年八月录。

【许彦周诗话】：古诗云：上山采交藤，交藤何首乌。服之，令人多欲生子。

川乌

【本草】：味辛甘，温大热，有大毒。主中风，恶风洗出汗，除寒湿咳逆上气，破积聚寒热，胸上痰冷食不下，心腹冷疾，脐间痛，肩脾痛，不可仰；目中痛，不可久视；又堕胎。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射罔，味苦有大毒，疗尸疰症坚及头中风、痛。一名奚毒，一名即子乌啄。乌啄，音讳。味辛微温，有大毒，主风湿，丈夫肾湿，阴囊痒，寒热历节，掣引腰痛，不能行步，痈肿脓结。又堕胎。生朗陵山谷，采荫干。长三寸已上为天雄，荞草为之使。反半夏、栝楼、贝母、白敛、白及，恶芦。

相乌

【本草】：味苦，主阴痿，一名乌葵。如兰香，赤茎，生山阳。五月十五日采，阴乾。

一丈乌

【五代史】：后梁《寇彦卿传》：彦卿，开封人。身长八尺，隆准方面，语音如钟。工骑

射，好书史。善伺太祖意，动作皆如旨。太祖尝曰：“ 敬翔、刘捍、寇彦卿，皆天为我生之。”其爱之如此，赐以乘马一丈乌。

剑脊乌

【夷坚志】：乾道六年，武康山间，产一种蛇，名曰剑脊乌。大而善走，逢人则昂首而立，其尾著地不及寸。须急趋避之，乃免其害。

二千三百九十八卷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九十八　　六模
原藏富冈铁斋
苏

苏　　辙

【宋史】《列传》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仁宗春秋高，辙虑或倦于勤，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二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策入，辙自谓必见黜。考官司马光等以三等，范镇难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颍滨遗老传》：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后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大通当制

原藏富冈铁斋

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曰：“ 苏辙， 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 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 上悦从之。时父洵被命修《礼书》，兄轼签书凤翔判官。辙乞养亲京师。三年，轼还。辙为大名推官。逾年，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捂。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曰：“ 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 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候也。”安石曰：“ 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访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 昔嘉• 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方平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生兄轼以诗得罪，谪监筠州监酒税，五年不得调。移知绩溪县。哲宗立，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 元年，为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 皆在位，窥伺得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始谄王安石倡行庶政以害天下。及势钧力敌，则倾陷安石，甚于仇雠，世尤恶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马光以王安石顾役之害，欲复差役，不知其害相半于顾役。辙言：自罢差役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芽盘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先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且依旧顾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说《诗》、《书新义》，考试天下士，欲改科举，别为新格。辙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诗赋虽小技，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乞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出已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今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 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光皆不能从。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乃于熙河漕兰州，于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贺登位，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请兰州、五砦地意，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 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

二千三百九十八卷

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颖滨遗老传》曰： 今议者不深究利害， 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 不度民力， 不为国计， 其意止欲私己自便， 非社稷之计也。臣又闻： 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 弃则用兵必迟， 守则用兵必远。迟速之间， 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予之， 恐非得计。臣闻： 圣人应变之机， 正在迟速之际， 但使事变稍缓， 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帝之世， 吴王濞内怀不轨， 称病不朝， 积财养兵，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 置而不问， 加赐几杖， 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 用晁错之谋， 欲因其有罪， 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 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 七国尽反， 至使景帝发天下兵， 遣三十六将， 仅而破之。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 较祸福之轻重， 则文帝隐忍不决， 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 近于强毅， 然而如文帝之计， 祸发即迟， 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 变故自生， 以渐制之， 势无不可。如景帝之计， 祸发既速， 未及旋踵， 已至交兵。锋刃既接， 胜负难保， 社稷之命， 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 何益于事？ 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 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臣乞宣喻执政， 欲弃者， 理直而祸缓； 欲守者， 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 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复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人别致猖狂。”于是朝廷许还五砦，夏人遂服。迁起居郎、中书舍人。朝廷议回河故道，辙为公著言：“ 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为责也重，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进户部侍郎。辙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蓄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已，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急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寻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宜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体，耳目赖之以为聪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每因一事不举，辄分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车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昔嘉• 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 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

原藏富冈铁斋

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戢，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辨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利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哲宗从之，惟都水仍旧。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比旧额数倍，命辙量事裁灭。吏有白中孚曰：“ 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辛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男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与省吏数人典之，遂背辙议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局次。永寿后以赃刺配，大防略依辙议行之。代轼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使还，为御史中丞。自元• 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牧。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水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挚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

二千三百九十八卷

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此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辙又奏曰：“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复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者也。昔嘉• 已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顾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 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差法。又熙宁顾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顾法之行，最为其便。罢行顾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且如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役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千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顾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条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顾役而厌差，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籍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攸同。岂不休哉？大臣耻过，终莫肯改。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约，地界已定，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忍之不问，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辞，不复入谢，再犯泾原。四年，来贺坤成节，且议地界。朝廷先以岁赐予之，地界又未决。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遂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即平荡之。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余，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乞罢育谊，别择老将以守熙河。

原藏富冈铁斋

宣仁后以为然。大臣竟主育、谊，不从。辙又面奏：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君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能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其所为，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挑掘所争崖，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下大臣会议，辙曰："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决不当用。朝廷顷与夏人议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此理最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两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见从。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砦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刘挚曰："不用兵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辙奏曰："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辄敢生事，不守诚信，臣欲诘责帅臣耳。"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从辙议。时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正言姚亦言之。三省复除莆宗孟兵部尚书。辙奏："前除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郑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此四人，使党类互进，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议遂止。

绍圣初，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郑润甫为尚书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哲宗意。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辙谏曰：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

二千三百九十八卷

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 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监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革，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哲宗览奏，以为引汉武方先朝，不悦。洛职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臣皆会于朝，再责知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中，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三子：迟、适、逊。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传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 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顾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苏颍滨集】：辙父曰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谓老苏者也。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见先生而叹曰：“ 子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于世，有子轼、辙，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子必不负吾志。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廷。初陈阳叔以枢副使与介甫共事，二人操术不同，介甫所唱阳叔不深和也。既召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卢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访遗利，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辙求见阳叔，阳叔逆问：“ 君独来见，何也？”对曰：“有疑欲问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其亦未知其实，漫遣出外网捕诸事也。”阳叔曰：“ 君意谓如何？”对曰：昔嘉• 末，遣使宽恤诸路，事无所指，行者各务生事。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

原藏富冈铁斋

此？”阳叔曰：“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对曰：“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阳叔曰：“ 所遣果贤将不肯行，君无过忧？”对曰：“公诚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阳叔曰：“ 君姑退，得徐思之。”后数日，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至今未上。今当遣使宜得此以议，可草一札子，乞催之。”惠卿觉非其党，中意不乐，漫具草无益也。辙知力不能救，以书抵介甫阳叔指陈其决不可者，且请补外。介甫大怒，将见加以罪，阳叔止之。平生好读《诗》、《春秋》， 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绩溪，始至而奉神宗遗制。居半年，除秘书省校书郎。辙言曰：先帝临御仅二十年，厉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所以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岂欲使左右大臣偷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来，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天下闻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阼，圣毋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下则小臣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小臣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罢黜小臣，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礼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等自山陵以后，犹偃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谨案：确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至重，而有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安得不言，穷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过也。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当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独以法绳治小臣，而置确等。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小臣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确等，使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后反覆归咎先帝罪之。世以为恨，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复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讲之未详。而欲一旦复之，民始闻而喜，徐而疑惧，君实不信也。是岁上将亲飨明堂。辙言曰：三代常祀，一岁凡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祀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有其故，不祀

二千三百九十八卷

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 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自皇• 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 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奏入不报，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唐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唐明皇天宝初，始定三岁一亲郊，于致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祭天地，从祀百神。所以然者，盖谓三年一次大礼，若又不遍，则于人情有所不安。至于遍祭之礼，已自差官摄事，未尝少废。此近世变祀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失之远矣。至七年，上将亲郊，辙备位政府，乃与诸公共伸前议，合祭天地，识者以为当。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初元丰中河决大吴，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因导之北流。水性已顺，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岁有决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中书侍郎吕微促、枢密副使安厚卿从而和之。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浅，异日或从北界入海，则河朔无以御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诸公莫能夺。吕晦叔时为中书相，辙间见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晦叔惊曰：“ 君何言欤？”对曰：“ 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其为责也重矣。”晦叔唯唯。曰：“ 当与诸公筹之。”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辙迁户部侍郎，尝因转对言曰：“ 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归之转运司。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擘画，例皆封桩。夫阙额禁军，寻当以例物招置，而出军衣粮罢此给彼，初无封桩之理。至于清汴水脚虽减于旧，而洛口费用实倍于前，外江纲船虽不打造，而雇船运粮其费特甚。重复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谓诸如此比当一切罢去，况祖宗故事未尝有此！但有司固执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断而与之，则转运司利柄稍复，而户部亦有赖矣。”朝廷重违近制，卒不能改。又言祖宗参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权任之重，非它可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权分则财利散，虽欲求富，其道无由。辙自为中书舍入，与范子功、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领吏部，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辙兼领其事。吏有白中孚者，进曰：“ 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待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

原藏富冈铁斋

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其言遍问属官皆莫应。独李之仪对曰：“是诚可为也。”即与之仪议之，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诸公以为然，遂申尚书省，取诸司两月生事，诸司吏皆疑惧莫肯供，再申乞榜诸司，使知所立额，俟它日见阙不补。非法行之日，即有减损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射吕微仲大喜，欲攘以为己功，以问三省吏皆莫晓。有诸司吏任永寿者颇知其意，微仲悦之，于尚书省创吏额房，使永寿与三省吏数人典之。小人无远虑而急于功利，即背前约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为拨出上名于他司。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人省曹之数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专之，不复经三省法出。中外汹汹，微仲既为御史所攻，永寿亦以恣横贼污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众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详定，略依本议行下。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余杭，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寻又兼权吏部尚书。未几奉使契丹，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茯苓赋》等。”虏中类相爱敬者。辙还朝，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悦，所荐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 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撼摇在位。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札子论之。其一曰：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窃观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复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预闻国事，此治乱之几，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于《周易》所论尤详，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

二千三百九十八卷

道。一阴在下其卦为《》，二阴在下其卦为《遁》。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于反复。故《泰》之“九二”，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札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牧，天下无此理也。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仿佛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若无所措。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 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协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未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它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惟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从，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益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无迹可见之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喻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从和之。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辙复奏曰：“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弛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不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苟存至诚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繁，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设施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满。昔田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

原藏富冈铁斋

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而何故惜此钱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声四驰，为损非细。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静。”诸公遂卷除日持下。辙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论此事，圣意似以臣言为然。今未及一年，备位于此。若遂不言，实恐陛下怪臣前后异同。上曰：“ 然。”乃退。六年春，诏除尚书右丞。辙上言：“ 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 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逾年迁门下侍郎，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辙无它，有相安之意，然其为人则如故，天下事卒不能人有所正，至今愧之。盖是时所争议大者有二：其一西边事；其二黄河事。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之。本约地界已定，然后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而去。朝廷隐忍不问，即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词，不复入谢。且再犯泾原，四年乃复来贺坤成，且议地界，朝廷急于招纳，疆议未定。先以岁赐予之，寻觉不便，乃于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约。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又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随即平荡。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及擅招藩部千余人，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力言其非，乞罢育，更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为是。而大臣主之。辙面奏：“ 此辈皆大臣亲旧，不忍坏其资任，虽其同列亦不敢异议。陛下独不见黄河事乎？当时德音宣谕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主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得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其所为，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韩维专恣太甚，范纯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之意，盖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 宣仁后极以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 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上。挑掘所争崖，杀人三日而退。” 乞因其退军未能复出，急移近里保寨于界上修筑，乘利而生，不须复守诚信。诸公会议都堂，辙谓微仲今欲议此事，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 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 辙曰：“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 朝廷顷与夏人商量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此理最为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

二千三百九十八卷

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寨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非所赐城寨指为延州寨门，义合石州、吴堡、兰州诸城寨。通远军、定西城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于两寨界首相望，侵系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黾见从，要约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见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者又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将谓朝廷责其败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入大河东，朝廷乃议绝岁赐，禁和市，使沿边诸路为浅攻计。命熙河进筑定远城，夏人不能争。未几复大入环庆，复议使熙河进筑汝遮，中书侍郎范子功独不可。辙度其意，其延安帅赵，范氏姻家也。方议地界以绥州二十里为例，议出于，熙河斥其不可。议久不决，而死，故子功持之。辙谓之曰：“绥州旧例施于延安可耳！熙河远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从宜矣。方论国事，亲旧得失不宜置胸中也。”众皆称善，而子功悻然不服。会西人乞和，议遂不成。未几，右相苏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侍罪，因遂其请，实以汝遮故也。辙自为谏官，论黄河东流之害，及为执法最后论三事：其一存东岸清丰口，其二存西岸披滩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以付河北监司，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于殿庐中与微仲论之，微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不东，则北流必有患。”辙曰：“然北京百万生灵，岁有决溺之忧，何以救之？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游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若俟涨水已过，尽力修完，北流防，使足胜涨水之暴，然后辙去锯牙，免北京危急，此实利也。”莘老曰：“河北监司，不如此言奈何？”辙曰：“公岂不知外官多所观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非目见当以公者也。今虽欲不顾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圣谓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说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固执。”辙曰：“相公必欲用兵，须道理十全，敌人横来相加，势不得已，然后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诸公乃许不从熙河之讨，明日面奏之。辙曰：“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它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挥亦不至大段不直。”辙曰：“熙河帅臣，辄敢生事，奏乞不守诚信。秉夏人抽兵之际，移筑堡寨。臣以为方今堡寨虽或可筑，至秋深马肥，夏人能复引大兵来争此否？”诸人皆言今已不许之矣。辙曰：“臣欲诘责，帅臣耳。若不加诘责，或再有陈乞。”诸人皆曰：“俟其再乞，诘责未晚。”宣仁后曰：“边防忌生事，早与约束，诸人乃听。”已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深入西界，杀十余人。辙曰：“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不听。既又以防打草为名，杀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还生口，因奏其事。辙曰：“边臣贪冒小胜，不顾大计，极害事！今送还九人甚善，可遂戒敕边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将副李仪等深入陷没，已责降一行人，足以为戒！”辙曰：“李仪深入以败事被责，兰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议参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为便，辙具奏前语。”且曰：“必欲重慎。俟涨水过，故道增淤，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复彻去锯牙，庶几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圣语曰：“依都水监所定。”辙语堂吏，适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别议，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软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时微仲在告，辙奏曰：

原藏富冈铁斋

“先帝因河决大吴，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坊未完，每岁不免决溢。此本黄河常事耳。是时北京之南，黄河西岸，有阚树樊村等三斗门。遇河水泛溢，即开此三门，分水北行于无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自数年来，大臣创议，回河水官王孝先、吴安持等即塞此三门，贴筑西堤，又作锯牙马头，约水向东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然约水既久，东流遂多于生往，盖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涨，分入两流，暂时且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则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于都堂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他人乎？” 辙又奏曰：“ 臣今但欲徐观夏秋河势所向，水若东流，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北流，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似此处置，安多危少？行之无疑。若行微幸，万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软堰既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得利害。”后复笑曰：“ 若令结罪，必谓执政胁持之。且水官犹不保河之东北，况使者暂往乎！姑别议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辙具以前语喻之。微仲口虽不伏，而意甚屈。曰：“软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辙曰：“ 如此终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八月，辙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 依水监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辙以非商量本意，以札子论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辙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间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约令北流入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水监两事：其一勘会北流，元• 二年河门元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只阔三百二十步有何缘故；其二勘会东流河门，见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将来北流若果淤断，涨水东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畜不定，今两问犹未答，即便施行，实太草草！”后嗟叹久之，深以所言为然。二十四日，与微仲同进呈，微仲曰：“ 苏辙所议河事，今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 软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微仲曰：“ 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 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 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后是非终不能决，会宣仁晏驾。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八日，辙以祈谷宿斋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时微仲为山陵使，行有日矣。辙见之待漏，语及河事，微仲直视曰：“ 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 诚然。公亦宜慎之。”时范尧夫为右相，旧不直东流，辙告之曰：“ 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尧夫曰：“ 命已下，奈何？”辙曰：“ 事有理，谁敢不从？议于皇仪门外，再降指挥，使都水与本路安抚提转同议，可即施行。有异议，亟以闻。”尧夫自外来，始意辙与微仲比，及此

二千三百九十八卷

大相信服。既而安抚冲元，乞候过涨水，因河所向，闭所不行口。尧夫奏乞令许将与吴安持同议，一面施行。辙曰：“ 河势难定，恐须令诸司共议，乃得其实。”上以为然。既行，上持宣谕曰：“ 河事不小，可遣两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尧夫曰：“ 河役已起，方议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 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何损？”乃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视之。二人归，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枢密签书刘仲冯援旧例乞与河议，仲冯本文潞公吴仲卿门下士也。其言纷然，吕井之议逐格，而辙亦以罪见逐。于是河流遂东，凡七年而后北流复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尧夫奏乞除执政，上即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郑圣求为尚书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业激恐上意，邦直尤力。旧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门客奏徐富人窦氏，尧夫无以裁之。一日日中，请辙于都堂与邦直议之。辙曰：“ 上始亲政，皇太妃阁中事当遍议之。车服仪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费，尚书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至于奏荐，亦当议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此付有司必以法裁处，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于体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费俟内中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二年，皇太妃十年，议已定。邦直独曰：“ 此可为后法，今姑予之可也。”上从之。邦直之附会类如此。会廷策进士，邦直撰策题即为邪说，以扇惑群听。辙论之，奏入不报。疏见后《年表》。再以札子面论之，上不说。李郑从而媒蘖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人皆会于朝廷，再谪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涂。至雷，赁富民屋以居，复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犹不悦。徙居永州，皇子生，复徙岳州，已乃复官。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有田在颍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复降授朝请大夫，罢祠宫。凡居《春秋传》、《老子解》、《古史》、筠、雷、循七年，居许六年，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四书》皆成。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缮书而藏之。顾谓诸子：“ 今世已矣，后有达者，必有取焉耳！” 家本眉山，贫不能归，遂筑室于许。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昔常约于其下，虽远不忍负也，以是累诸子矣。予居颍川六年，岁在丙戌秋九月，阅箧中旧书，得平生所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颍滨遗老传》，凡万余言。已而自笑曰：此间得失耳，何足以语达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与一二衲僧游。听其言知万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灭。以此居富贵，处贫贱，二十余年而心未尝动，然犹未睹夫实相也。乃读《楞严》，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虽践诸相皆无所碍。乃油然而笑曰：“ 此岂实相也哉？” 夫一犹可忘，而况遗老传乎！虽取而焚之可也。

【东都事略】：臣称曰：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间者，气也。施之于事物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轼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为之喜；斥之岭海之外，而不为之愠。迈往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辙之名迹与轼相上下，而心闲神王，道学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则于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吕氏杂志】：苏子由崇宁中居颍昌，方以元• 党籍为罪，深居自守，不复与人相见。逍遥自处，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以至于没。亦人所难能也。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九十九　　六模

原藏富冈铁斋

苏

苏　　辙

【苏颍滨年表】：左奉议郎赐绯鱼袋孙汝听编。仁宗宝元二年已卯：二月丁亥，苏辙生。辙字子由，一字同叔，眉山人。老苏先生之季子。其世家已具老苏先生表中。康定元年庚辰；庆历元年辛巳；二年壬午；三年癸未；四年甲申；五年乙酉；六年丙戌；七年丁亥：五月乙酉，辙祖父序卒。八年戊子：父洵以家艰闭户读书。因以行学授二子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皇• 元年己丑；二年庚寅；三年辛卯；四年壬辰；五年癸巳；至和元年甲午。二年乙未：辙娶史氏，年十五。父曰瞿。嘉• 元年丙申：是春，辙父子三人同游京师，过成都，谒知益州张方平。方平一见，待以国士。七月癸巳，以侍御史范师道，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直秘阁王畴，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胡，屯田员外郎、集贤校理韩彦，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王，太常丞、集贤校理宋敏，求考试开封举人。辙中其选。明年登第后，有《谢秋试官启》。二年丁酉。辙兄弟试礼部，中第。三月辛巳，上御崇政殿试进士。丁亥，放章衡以下及第出身，辙中第五甲。有《上韩琦枢密书》。四月癸亥，辙母武阳县君程氏卒于家，辙父子还蜀。三年戊戌：四年己亥：十月侍父游京师。十二月至江陵，集舟中所为诗赋一百，为《南行集》。

二千三百九十九卷

五年庚子：自江陵至京师途中，所为诗赋又七十三篇，为《南行后集》。辙有《南行后集引》。三月，以选人至流内铨，天章阁待制杨畋调铨之官吏，辙授河南府渑池县主簿。畋谓辙曰：“ 闻子求举直言，若必无人，畋愿备数。”于是举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兄弟寓怀远驿。十一月，欧阳永叔为枢密副使，有贺启。六年辛丑：有《上富弼丞相、曾公亮参政及两制书》。八月丁卯，会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考试制科举人于秘阁。乙亥，上御崇政殿，策试制科人。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覆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争不可，光与范镇议，以辙为第四等。蔡襄曰：“ 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为不逊，力请黜之。诏差官重定，司马光奏：“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后覆考应制举人，试卷内两号所对策，辞理俱高，绝出伦辈。然所对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等一两事与所出差舛。臣遂与范镇同议，以为第三等，为第四等。详定官已定，从覆考。窃知初考官以为不当，朝廷更为差官重定，复从初考，以为不入等。臣窃以国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识高远之士，国不以文辞华靡，记诵杂博为贤。所试文辞，臣不敢言。但见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则臣恐天下之人皆以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以直言被黜，从此四方以言为讳，其于圣主宽明之德亏损不细，臣区区所忧正在于此，非为臣已考为高等，苟欲遂非取胜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所对事目虽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岂不美哉！”既而执政以所试进呈，欲黜之，上不许。曰：“ 其言切直，不可弃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辙也。己卯，以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制曰：“ 朕奉先圣之绪，以临天下。虽夙寤晨兴，不敢康宁，而常惧躬有所阙，羞于前烈。日御便坐，以延二三大夫，垂听而问。而辙也指明其微，甚直不阿，虽文采未极，条贯靡究，亦可谓知爱君矣。朕亲览见，独嘉焉。其以辙为州从事，以试厥功，克慎尔术，思永修誉。”时知制诰王安石，意辙古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琦笑曰：“ 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遘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畋见上曰：“ 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辙有《谢制科启》。是时父洵被命编修礼书，而兄轼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诏从之。十二月轼赴官。十九日与辙别于郑州西门外。有《辛卯除日寄子瞻诗》。七年壬寅：《次韵子瞻减降诸县囚徒，事毕登览》诗。四月，谏议大夫杨畋卒，年五十六。有《哀词》。八月乙亥，伯父利州路提点刑狱涣卒，年六十二。《次韵子瞻秋雪见寄》诗。《次韵子瞻记岁暮乡俗》三首，有《新论》三首。八年癸卯：有《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寒食前一日，有寄兄诗。三月辛未，仁宗崩。六月庚辰，涣夫人杨氏卒，有挽诗。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四月晦日，有《题上清宫辞》。后十二月，轼自凤翔解官归京师。二年乙巳：辙为大名府留守推官。有《谢韩丞相启》。寻差官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有《北京送逊曼叔顿田权三司开拆司》诗，有《中秋夜八绝》。冬有《留守王

原藏富冈铁斋

君贶生日》诗。三年丙午：春，有《送陈安期都官》诗。二月，有《寒食赠游压沙诸君》诗。四月戊申，父洵卒于京师，年五十八。辙兄弟自汴入淮，溯于江归。十二月入峡。四年丁未：正月丁巳，英宗崩。十二壬申，葬父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神宗熙宁元年戊申冬，辙兄弟免丧东游京师。二年己酉：春，至京师。二月甲子，参知政事王安石、知枢密院陈升之，同制置三司条例。三月，辙上书论事。丙子，上批付中书曰：“ 详观疏意，知辙潜心当世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使无所伸，诚亦可惜。”即日召对延和殿。癸未，以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捡详文字。安石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率不合，因以书抵安石，指陈其事之不可行者。安石大怒，欲加以罪，升之止之。八月庚戌，辙上言：“ 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上问所以处辙，曾公亮奏，欲与堂除差遣，上从之。以辙为河南府留守推官，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复试馆职，皆送审官与合入差遣自此始。癸丑以三司度支副使苏为集贤殿修撰知梓州，有《送苏公佐》诗。三年庚戌：正月九日，差充省试点检试卷官。二月戊午，观文殿学士新知河南府张方平知陈州。方平奏改辟辙为陈州教授，有《初到陈州》诗二首。八月丙戌，知成都府陆诜卒，有《陆介夫挽词》。九月，吕陶中贤良方正科，有《代方平答陶启》，有《代张方平论时事书》。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事。四年辛亥：六月甲子，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有《贺修启》。有《陪欧阳公燕颍州西湖》诗。有《次韵子瞻颍州留别》诗。八月戊寅，张方平除南京留台，有《送方平》诗。九月，知制诰直学士院陈襄知陈州，辙有《迎襄启》。十二月，《次韵子瞻初到杭州见寄》二首。五年壬子：六月，曾公亮致仕。辙有贺启。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文忠公修卒。有祭文，并挽词三首。八月，同顿起等于洛阳妙觉寺考试举人。及毕事，共得大小诗二十六首。六年癸丑：二月，重到颍州，有《寄轼诗》二首。甲申，有《次韵二月下日雪诗》。四月，枢密使文颜博罢，以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阳，彦博辟辙为学官，辙有谢启。已而改齐州掌书记，有《自陈适齐戏题》诗。九月，尚书右司郎中知登州李师中来知齐州。十月，有《京西北路转运使题名记》。七年甲寅：二月己巳朔，以李师中为天章阁待制知瀛州，有《师中燕别西湖诗序》、《拜送师中赴瀛州》诗。四月壬辰，以知青州、右谏议大夫李肃之知齐州，有《代肃之到任谢上表》。有《送青州签退翁致仕还湖州》诗。九月丙申，有《和青州教授顿起九日见寄》诗，有《和子瞻喜虎儿生》诗。十一月辛亥，有《洛阳李氏园亭记》。八年乙卯：有《和刘敏殿丞送春》、《赵至节推首夏》诗，有《游太山》诗四首，有《舜泉》诗。有《闵子庙记》，及《次韵徐正权谢示闵子庙记及惠纸》诗。六月辛亥，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王安石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修《诗》、

二千三百九十九卷

《书》、《周礼》义毕推恩也。辙有《东方书生行》。九年丙辰：二月辛丑，李肃之提举南京鸿庆宫，以病自请也。有《和李常赴历下道中杂咏》十二首。九月，有《次韵李常九日见约以疾不赴》诗。十月，宰相王安石罢辙归京师，有《自齐州回论时事书》。十二月辛亥，有《次韵范镇除夜》诗。十年丁巳：正月八日，有《王氏清虚堂记》，有《次韵范镇正月十二日访吴缜寺丞二绝》。辙以举者改著作佐郎，有《谢启》。二月癸巳，以张方平为南京留守。方平辟辙签书应天府判官，有《谢方平启》。时轼亦得徐州，兄弟相遇于澶、濮之间，相从至徐，留百余日。有《逍遥堂会宿》等诗，有《汉高帝庙试剑石铭》，有《汉高帝庙祈晴文》。徐州大水，九月，辙自徐至南京，有《寄王巩》诗。有《九日送交代刘势》诗。十月甲辰，祀南郊。大赦天下，有《代方平免陪祀表》，《贺南郊表》，并《拜谢加恩表》，《有除夜会饮南湖怀巩》诗，张方平请老，拜东太一宫使，就第，以龚鼎臣知应天府。元丰元年戊午：正月，有《次韵王巩上元闲游见寄》三首。二月寒食，有《游南湖》诗三首。五月己卯，知应天府龚鼎臣为右谏议大夫，知青州，有《代鼎臣谢知青州表》，有《送龚谏议知青州》诗二首。戊戌，提举醴泉观兵部郎中陈汝羲知应天府，有《代谢上表》，有《送林子中、安厚卿奉使高丽》诗。七月癸巳，《同李钧访赵嗣恭，留饮南园晚衙先归》诗，有《秋祀高辛》诗，有《答陈州陈师仲书》。八月丙辰，有《中秋见月寄兄》诗。九月有《黄楼赋》，有《次韵张恕九日寄兄》诗，有《次韵顿起试徐沂举人见寄》诗二首。二年己未：正月丁丑，有《次韵轼人日猎城西》诗。己丑，资政殿大学士、知杭州赵，以太子少保致仕，有《贺启》。庚寅，新知湖州文同卒于陈州。有《祭与可文》。二月丁巳，以轼知湖州，有《和轼自徐移湖将至宋都途中见寄》五首。四月三日，有《古今家诫序》，有《代张方平乞致仕表》。七月甲戌，以宣徽南院使东太一宫使张方平为太子少师、宣徽南院使致仕，有《代方平谢表》。八月，轼下御史台狱，辙上书乞纳在身官，续兄罪。不报。十二月癸亥，轼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三年庚申：自南京适筠，有《过龟山》诗，《高邮别秦观》诗、《杨州五咏》、《游金山诗》、《初至金陵》诗，《池州萧丞相楼》诗二首、《过九华山》诗、《佛池口遇风雨》诗、五月，至黄州，有《陪轼游武昌西山》诗。六月，有《自黄州还江州》诗，有《游庐山》诗、《南康阻风游东寺》诗。至筠，有《次韵筠守毛维瞻司封观修城》三首。八月乙巳，有《中秋对月》二首，《子瞻次夜字韵》。九月戊辰，有《次韵毛君九日》诗。辛未，屯田郎刘涣凝之卒，有《哀词》。十二月丙寅，有《东轩记》。四年辛酉：五月癸巳，有《庐山新修僧堂记》。六月壬申，有《圣寿院法堂记》。七月甲午，有《吴氏浩然堂记》，有《送王适徐州赵举》诗。八月，有《试院唱酬》十一首。九月，有《圣祖殿记》。十二月，有《黄州师中庵记》。五年壬戌：有《上高县学记》，有《送毛君司封致仕还乡》诗。六年癸亥：正月丁丑朔，有《次韵王适元日并示曹焕》二诗。闰六月，有《次韵王适

原藏富冈铁斋

大水》诗。四月丙辰朔，中书舍人曾巩卒，有《挽词》。七月丙辰，国子司业朱服言，诸州学或不置教授，乞委长吏选见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礼部，从本监体验可为教授，即依所乞。其余逐州旧补差教授，悉乞放罢，仍录进。辙权筠州教授，所撰策题三道，以其乖戾经旨，礼部言见为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罢。其苏辙乞令本路别差官兼管勾，从之。有《次韵贾蕃大夫思归》诗。八月，有《庭中种松竹》诗。九月癸酉，有《书事》诗。十一月壬寅朔，有《黄州快哉亭记》。十二月，文彦博致仕，辙有贺启。庚子有《除夜诗》。

七年甲子：正月乙卯，有《上元夜》诗，并《次韵王适〈上元夜〉》二首。二月，有《次韵王适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绝》，了瞻自黄移汝。三月癸卯，有《次韵了瞻特来高安相别，却寄迈、迨、过、遁》诗，并《和端午日与迟、适、远三子游真如寺》诗，《次韵子瞻赠别》诗。七月乙丑，轼幼子遁卒，有《勉子瞻失干子》诗二首。九月，以辙为歙州续淡令，谢洞山石台远来访别，乘小舟出筠江诗，除夜宿彭蠡湖，有《遇大风雪》诗。

八年乙丑：正月丙申朔，有《正旦夜梦李志宁》诗，并《舟中风雪》五绝。己酉，有《南康军直节堂记》、并《太守宅五老亭》诗，有《再游庐山》诗。至绩溪，有《谒城隍神》、《孔子庙文》。视事二日，有《出城南谒二祠，游石照寺诗》，有《县中诸花多交代江汝明所种，牡丹已过芍乐方开》诗。三月戊戌，神宗崩，哲宗即位。己亥，大赦天下。有《代歙州贺登极表》。辙始至邑，适有朝旨，江东诸郡市广西战马。江东素乏马，每县虽不过十余疋，而诸县括民马，吏缘为奸。有马之家，为之骚然。辙谓县尉郭• 愿曰：“广西取马使臣未至，事忌太遽，徐为之备可也。邑孰为有马者？”• 愿曰：“邑有递马簿，岁月远矣。然有无之实，尚得其半也。”即取簿封之。又曰：“何从得马牙人乎？”曰：“召粥羊豕者诘之。则马牙出矣。”果得曾人市马者，辞以不能。曰：“吾不责汝以马，但为我供文书耳。”曰：“诺。”州符日至县督责买马，乃以夏税过期为名，召诸乡保正副骤问之。曰：“汝保谁为有及格马

二千三百九十九卷

者？”相顾辞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谁则知之？第勿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则免罪矣。汝等所具，吾将使人诉其不实，而陈其脱略者，不可不实也。”人知不免，皆以实告。复谕之曰：“买马事止此矣。广西取马者至郡，则马出。若不至，则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马者卒不至。五月，辙卧疾。至秋良愈。有《病退》诗，有《病后白发》诗。

八月戊午，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丁卯，以辙为秘书省校书郎，有《初得校书郎示同官三绝》，有《答王定国问疾》诗，有《辞灵惠庙归过新兴院》诗。过相庐，有《游桐君山寺》诗。十月己巳，有《游杭州天竺寺》诗。丁丑，以辙为右司谏。哲宗元• 元年丙寅：辙至京师。二月癸酉，有《论台谏言事，留中不行状》。甲戌，

有《久旱乞放民间积欠状》。乙亥，有《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丙子，有《送陈睦出守潭州》诗。癸未，有《论蜀茶五害状》。丙戌，有《乞选用执政状》。闰二月乙丑朔，有《乞罢左右仆射蔡确、韩缜状》。庚寅，确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以门下侍郎司马光为右仆射。是日，有《乞罢蔡京知开封府状》。壬辰，辙言，陛下以久旱忧祷勤至，自冬历春，天意未答，灾害广远。又近岁民苦重敛，储积空匮，应官债负，有资产耗竭实不能出者，令州县监司保明除放，使民心说附。诏户部勘会诸欠官本息罚钱，拜免役坊场净利钱数目，及民户见有无抵当物力，具保明以闻。甲午，右谏议大夫孙觉同辙进对，有旨俟帘下内臣尽出，方敷奏。是日有《乞罢右仆射韩缜札子》。壬寅，有《乞招河北保甲充军以消盗贼状》。癸卯，有《差役五事状》。甲辰，有《乞黜降韩缜状》。丙午，辙言，窃见近日以蜀中卖监，榷茶及市易比较为人疾苦，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事实。臣观此三事利害易见，而概畏惮茶官陆师闵，不敢依限体量，足其意在拖延，始因提举官韩收息增羡，概以韩叔祖缜见任右仆射，意欲趋附。妄言韩不曾以户口比较息钱，又代说词理已在赦前。概谓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乞罢黜郭概，别委官体量。诏郭概特差替其卖监市易，令黄廉先次体量诣实以闻。有《乞罢章• 知枢密院状》， 《乞牵复英州别驾郑侠状》。庚戌，知开封府祭京出知成德军。辛亥，有《废官水磨状》，《乞葬埋城外白骨状》。是日章• 罢知汝州。壬子，有《乞赈救淮南饥民状》。甲寅，有《乞罢蔡京知真定府状》。丙辰，有《乞罢安焘知枢密院状》。三月己未，有《再论安焘状》。乙丑，有《论发运司以粜米代诸路上供状》。丁卯，有《乞责降韩缜第七状》。壬申，有《乞责降韩缜第八状》。甲戌，有《乞给还京西水柜所易民田状》。庚辰，有《论三省事多留滞状》。四月己丑，右仆射韩缜罢知颍昌府。庚寅，有《言科场事状》。丙申，有《招畿县保甲充军状》。庚子，有《乞令户部役法所会议状》。己酉，有《乞禁军旦教状》。壬子，有《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乙卯，有《乞以发运司米救淮南饥民状》。五月壬戌，有《论明堂神位状》。甲子，有《乞借常平钱买上供及诸州军粮状》。丁卯，有《论蔡京知开封府不公第五状》。乙亥，有《乞诛窜吕惠卿状》。丁丑，有《再乞差官同黄廉体量茶法状》。壬午，有《再言役法札子》。乙酉，有《乞责降吕和卿状》。六月己丑，有《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甲午，有《再乞罪吕惠卿状》。戊戌，吕和卿

原藏富冈铁斋

责知台州。庚子，有《论青苗状》。壬寅，资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吕惠卿，落职降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甲辰，有《三论差役状》。丙午，有《论吕论兰州池状》。七月壬戌，有《再论兰州池状》。甲子，有《论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状》。甲戌，有《论西边警备状》。乙卯，有《再论青苗钱状》。壬午，有《乞放市易欠钱状》。癸未，以刑部郎中杜为右司郎中。甲申，有《言准南水潦状》。八月丙戌朔，有《乞罢杜右司郎中状》。丁亥，有《论差除监司不当状》。己丑，有《乞罢青苗状》，并《申三省状》。辛卯，诏诸路提刑司，自今后常平司钱谷，令州县依旧法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散。壬辰，有《再言杜状》。癸巳，有《言张札子》，《请罢右职县尉札子》，《论户部侍郎张札子》。丙申，有《再言张状》。丁酉，有《言张颉第三状》。己亥，有《言责降官不当带观察团练使状》。癸卯，有《言张颉第四状》。甲辰，以辙为起居郎，有辞免二状。丙午，有《论傅尧俞等谓司马光为司马相公状》。戊申，有《言张颉第五状》，《辞起居舍人第二状》。辛亥，有《申三省论张颉状》，辙权中书舍人。九月己卯，中书侍郎张罢知郑州有制。十一月丙子，辙召试中书舍人。戊寅，制曰：“ 在昔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为体不同，而其旨无二，学者宗之，以为大训。盖当是时，岂特经纪法度后世有不能及哉？至于左右言语之臣，皆圣人之徒，亦非后世之士所能仿佛也。斯道未坠，得人则兴，庶几先王。朕窃有志，具官某学有家法，名重天下。高文大册，为国之光。追还古风，有望于汝。矧夫身备近侍，职在论思。位于西台，实与政事，以尔器识，足以辅余不及。以尔谅直，足以行其所知。兼是数长，朕命惟允。任重于己，责难于君。在尔勉之，以永终誉。可中书舍人。”有《辞免状》二，《谢表》二。十一月戊午，尚书右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御史中丞刘挚为尚书右丞，辙有大防、挚制。十二月丁亥，有《论梁惟简除遥郡刺史不当状》。庚寅，有《不撰叶康直秦州告状》。二年丁卯：正月辛巳，以给事中顾临为河北都转运使。有送临诗。五月己巳，太师文彦博等言：“ 伏奉诏旨，以时雨愆期。太皇太后陛下忧闵元元，侧身修行，躬自贬薄，以奉天戒。权停受册之礼，今时雨注。二麦既登，秋稼有望，正名定位，义不可后。谨据太史局选定八月初四崇上徽号。”不许。辙有《太皇太后受册表》。戊申，尚书左丞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有制。辛未，集贤殿修撰知陈州鲜于卒。有《子骏哀词》。七月辛未，有《门下侍郎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制》。八月丁未，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言：“今月十九日岷州行营将官种谊收复洮州，擒西蕃大首领鬼章。”戊申，宰相率百官贺于延和殿，辙有贺表，有《论西事状》。九月甲子，以讲《论语》终篇，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辙有《谢讲〈论语〉赐宴表》。十月以奉安神御于西京，辙先告裕陵。壬午，还过郑州列子观，有《御风辞》一首。甲辰，有《游师雄除陕西路转运判官制》。十一月甲戌，以辙依前朝奉郎试户部侍郎，有辞免札子，并谢表二，言者论买扑场务人自熙宁初至元丰末，多有四界，少者三界，缘有实封投状添价之法，小民争得务胜，不复计较利害。自始至末，添钱多者至十

二千三百九十九卷

倍，由此破荡家产，傍及保户，犹不能足。父子流离，深可闵恤。乞取累界内酌中一界为额。除元额已足外，其元额虽未足，而于酌中额得足，并与释放。唯未足者依旧催理，及酌中额而止。辙善其说，奏请施行之天下。欠户蒙赐者，不可胜数。十二月戊申，宿斋于右曹。三年戊辰：正月己酉朔，有三绝句寄轼。辛亥，祈谷。三月丙辰，韩康公绛卒，有《挽词》三首。丁未，上策试进士。戊午，策试武举于集英殿，以辙及王钦臣等为考官。辙有《廷试武举策问》一首，有《次韵钦臣集英殿井》诗。己巳，赐进士及第出身，有《考试罢》诗二首。四月戊寅，以文思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高士敦为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有《送士敦诗》。五月丙午朔，文德殿转对，有论事状，有诗。六月癸卯，以承议郎程之元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有《送之元奉使江西》诗。丙辰，以朝请大夫考工郎中周尹知梓州，有《送尹兼简吕陶二绝》。九月辛亥，以御史中丞孙觉并辙，中书舍人彭汝砺、秘书正字张缋，考试制科举人。有《呈同舍诸公》二首，有《次韵缋院中感怀》一首。十一月癸卯朔，有《次韵轼旦日锁院肠酒及烛》诗，有《祭范景仁文》。

四年己巳：正月癸巳，知郑州王克臣卒，有挽词。二月甲申，司空申国公吕公著卒。有《吕司空挽词》三首。六月辛丑朔丁未，以辙为吏部侍郎，有《辞免札子》。辛亥，以辙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有《辞免札子》，《谢宣召状》，《谢赐对衣金带鞍马谢救设状》。八月辛丑，以辙及刑部侍郎赵君锡，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己未，范镇葬汝州襄城县，子百嘉百岁附焉，辙有《蜀公挽词》三首，《百嘉百岁挽词》二首。辛酉，撰太皇太后将来明堂礼成，罢贺，赐门下手诏。九月丙子，有《将使契丹，九日对酒怀子瞻兄，并示坐中》诗。戊寅，上斋于垂拱殿，百官斋于明堂。己卯，荐飨景灵宫。庚辰，斋于垂拱殿，有《皇帝宿斋明堂问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圣体答书》六首。辛未，大享明堂礼毕，御宣德门肆赦，有《皇帝谢礼毕，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答书》，有宰相吕大防皇伯祖、叔祖、皇弟，并冯京刘昌作加恩制，有《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十月戊戌，辙进呈神宗皇帝御集，命宰执观读吕大防读诗数篇，太皇太后泣下。二十五日，辙婿王适卒。辙至契丹，虏主以其侍读学士工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辙父兄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茯苓赋》等。”虏中爱敬之。辙君锡使还过相州，有《祭韩中献公文》。

五年庚午：有《王子立秀才文集引》。二月庚戌，太师文彦博除开府仪同三司河东节度使致仕，有《除彦博制》，有《河东官吏军民示喻敕书》，有《送彦博致仕还洛》诗三首。三月壬申，以尚书左丞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以翰林学士丞旨苏颂为尚书右丞，有《赐忠彦颂》，辞免不允。诏有《赐知枢密院孙固乞致仕不许不允诏》。己卯，以知亳州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四月，有《乞罢五月朔旦朝会札子》。上从之。丁巳，辙有《太皇太后、皇帝以早赐门下避殿减膳罢五月朔文德殿视朝手诏》二首。辛酉，有《除冯京司空彰德军节度使，再任知大名府制》，有《彰德军官吏军民示喻敕书》。五月己巳，有《端午帖子》二十五首。乙亥，群臣诣阁门拜表，请御正殿复常膳，有《不许不允批答》。自是

原藏富冈铁斋

四上表乃从之。壬辰，以辙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有《辞免札子并谢表》。六月辛丑，以礼部侍郎陆佃权礼部尚书，兵部侍郎赵彦若权兵部尚书。辙有《论执政生事札子》，有《分别邪正札子》。自元• 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及中书侍郎刘挚尤畏之，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札子论之，反复深切。宣仁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喻之曰：“ 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从和之。自是，参用邪正之说衰矣。八月丙辰，辙言新除知荆州王光祖不当，诏以光祖为太原府路总管。九月八日，有《论役法五事札子》。十月己酉，以徐君平、虞策并为监察御史，从辙荐也。又言新除知顺安军王安世罪状，诏罢为京西南路都监，其违法事令都水监依条施行。癸丑，辙有《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从之。乙卯，龙图阁学士滕元发卒。辙有《乞优恤元发家札子》。十二月辛卯，尚书右丞许将罢为资政殿学士，知许州。甲辰，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 右丞许将不当罢执政，中丞苏辙、侍御史孙升等，附会大臣意指，奸邪不忠，臣窃闻外议，以为辙等合为朋党，动移圣意，以疑似不明细事，合谋并力，逐一执政。自此大臣人人不得安位矣。伏乞早赐施行，以协中外之望。”诏罢均知广德军。丁未，以辙为龙图阁学士。

六年辛未：二月庚寅朔。辛卯，门下侍郎刘执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癸巳，以辙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有《辞免札子》四首。辙言：“ 兄轼召还，本除吏部尚书。以臣之故，除翰林学士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乞寝新命，与兄轼同备从官。”诏不许，有谢表二。己酉，有《谢生日表》二首。八月辛亥，以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有《次韵子瞻感旧》诗，有《乞外任札子》。十月庚戌，上朝献景灵宫，因幸太学，有《车驾视学》。甲戌，以王巩得罪自劾，家居待罪，遣中使赐诏不允。十一月乙酉朔，右仆射刘挚以观文殿学士知郓州。庚子，监察御史安鼎罢知绛州，先是鼎与赵君锡贾易，同造飞语，诬罔兄轼恶逆之罪。君锡易既谪去，鼎犹在言路，复因王巩事，攻辙甚急。宣仁察其诬，故斥黜之。辛丑，中书侍郎傅尧俞卒，有挽辞。十二月乙卯朔，张文定公方平卒。甲戌，有《祭方平文》。丁丑，有《李简夫少卿诗集序》。

七年壬申：二月癸酉，有《生日谢表》二首。四月，以辙摄太尉，充册皇后告期使。五月戊戌，立皇后孟氏。六月辛酉，以辙为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有《辞免札子》一首，表二首，谢表二首。八月，有《祭文与可及文逸民文》二首。癸酉，故龙图阁学士滕甫葬，有《甫挽词》二首。九月壬辰，太皇太后垂帘，三省进呈翰林学士顾临等郊祀议。太皇太后曰：“ 宜依仁宗先帝故事。”吕大防、苏颂与辙，请合祭，唯范百禄议不同。甲午再进呈。翌日，太皇太后宣谕曰：“皇帝即位以来，未赏亲祀天地，今且合祭，宜有名也。” 令学士院降诏。十一月癸巳，合祭天地于圆丘。大赦天下。有《进郊祀庆成》诗，并状。以郊祀恩特加护军，进开国伯，食实封二百户。有《乞免加恩表》二首，《谢加恩表》二首。八年癸酉：正月癸巳，有《次韵子瞻上元扈从观灯》诗。二月丁卯，有《谢生日表》二首。三月丁亥，监察御史董敦逸言：“ 辙及范百禄差除不当事，留中不下。”辙奏：“ 臣

二千三百九十九卷

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冯如悔不当，指为臣过。遂具子及面陈本末。寻蒙德音宣谕，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为信。臣德望浅薄，言者轻相诬罔。若非圣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则孤危之踪，难以自安。切详敦逸所言，谓冯如晦事，乃其前状所言之一则。其余事不可不辨，遂乞一一付外施行。复蒙再三宣谕，以谓其他别无实事。伏惟圣恩深厚，知臣愚拙，曲加庇护，仰涵恩造，死生不忘。然臣忝备执政，知人言臣过恶而嘿然不辨，实难安职。陛下爱臣虽深，而不令臣得知敦逸所言，臣窃有所未谕也。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谢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实，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后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蒙开允，非所以爱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赐付三省施行。”己丑，有《北流软堰札子》。四月甲子，以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不允。辙于帘前极论之。己卯，罢。五月丙申，董敦逸罢知临江军。六月己未，赐知颍昌府范纯仁诏书召赴阙。七月丙子，以纯仁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八月庚申，张方平葬，有《祭方平文并挽词》。辛酉，太皇太后不豫。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问圣体。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乙酉，诏辙撰《大行太皇太后谥册文》。癸巳，有《癸兄嫂同安郡君王氏文》。十一月戊子，三省枢密院同进呈，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刘惟简等除内侍省押班词头。上曰：禁中阙人，兼亦有近例。吕大防奏曰：“虽有此，众论颇有未安。”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昨来开陈不尽，不能仰回圣意，致使宣布于外，以至有司封驳。此皆臣等之罪。”刘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率先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余舍人亦必未肯奉行，转益滋章，于体不便。臣闻太祖一日退朝，有不悦之色。左右觉而问之。太祖曰：‘适对臣僚指挥，事有失当，至今悔之也。’以此见人君不以无失为明，以能悔而改之为善耳。”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庙取旨可也。”辙又奏：“窃闻仁宗听政之初，即下手诏，凡内批转官，或与差遣，并未得施行。仰中书枢密院审取处分。史臣记之曰：‘是时上方亲阅庶政，中外闻之，人情大悦。’正与今日事相类矣。”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欣幸。壬辰，辙言奉敕撰大行太皇太后谥册文，谨先进呈。诏恭依。壬寅，辙奏准敕。差篆《太皇太后谥宝文》，据太常寺状，合依所请到谥，以宣仁圣烈皇后之宝为文。十二月己巳，群臣诣庆寿宫，上大行太皇太后谥册。绍圣元年甲戌。正月丁丑，诏礼部给度牒千付，京东等路体量赈济司募人人粟。二月，司农卿王孝先言赈济之

原藏富冈铁斋

余，军粮匮竭。又送伴北使张元方等还，言相滑等州饥民众多，仓廪空虚。辙见范纯仁、郑雍议曰：“ 此事岂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曰：“ 侍郎何以为计，却恐上问及？”辙曰：“ 虽未知所出，然当令上知之。昔真宗初即位，李沆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盗贼闻奏。参加政事王旦谓沆曰：‘ 今天下幸无事，不宜以细事挠上听。’沆曰：‘ 人主年少，当令闻四方艰难。不尔，侈心一生，无如之何。’ 吾老不及见，此参政异日忧也。” 纯仁曰：“善。”刘奉世曰：“诚宜先白，若上先言，极不便。”既而纯仁奏：“ 近日张元方自河溯来，言流民甚众。”辙曰：“ 元方言相州见养流民四万余人，通利军一万余人，滑州二千余人，然军中月粮止支一斗，其余尽令坐仓。盖仓廪已空矣，恐别生事。”上曰：“ 为之奈何？” 辙曰：“滑州已支山陵余粮万石与之，可以支持两月耳。兼京东赈济司准备粮食太多，提刑司又太多，已令安抚转运司再相度矣。俟见得去着，更议应副。又，京城赈济应副备至，然省仓军粮止有二年，五月，备臣曾令王孝先具的实数子在此。”上曰：“ 何其寡备至此？”辙曰：“ 非一日之故。盖累年官卖米太多，去年臣曾与吕大防商量，限市价九十已上，乃出粜。今为饥馑，止卖六十，盖不得已也。熙宁初，臣在条例司，窃见是年有九年以下粮。”上曰：“须九年乃可。”辙曰：“ 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常以为意，慎事惜费，令三五年间，有三五年备，亦渐可也。臣之愚意，以为朝廷新经大丧，继以饥馑匮乏，若灾止如此尚可，万一更水旱，何以继之？方今正是君臣恐惧修省之日，不可不知耳。”丁未，以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温伯为尚书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己酉，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辙有挽词二首。己未虞，主庙。三月乙亥，左仆射吕大防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乙酉，上御集英殿，策试进士，李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以扇惑群听。辙上疏曰：“ 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施设，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 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于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尖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天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岂弟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号称太平，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可不以庙

二千三百九十九卷

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奏入不报。再以札子面论之，上不悦。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日以札子奏谓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日乃对众陈之，且引汉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王曰：“卿所奏言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酤均输之法。其意止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也？”范纯仁进曰：“武帝雄材大略，史无贬词。况辙所论，事与时也，非论人也。”上意稍解。辙退。上奏：“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辄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暗冥，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圣慈，怜臣不识忌讳，出于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李邓从而媒蘖之。丁酉，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告词略曰：“文学风节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出朕意。事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自亦难安。原诚终是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著事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洪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饬，惧无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臣，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佛于众闻，朕不敢赦。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义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于宣言而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姿，加之经德秉哲之上。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宜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四月壬戌，辙至汝州，有谢上表。是日以提举杭州洞霄宫章• 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范纯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丁卯，有《谢雨文》，有《汝州杨文公诗》《石记》。五月癸卯，侍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井亮采言：“辙近以论事失当，责守汝州，而吴安诗草制，有风节天下所闻，及原诚本于爱君之语，命词乖刺如此，质之公议，难逭典刑。”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不加黜责，何以惩戒？”诏安诗罢起居郎。乙巳，虞策言：“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引汉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请远谪以惩其咎。”上曰：“已谪矣，可止也。”乙丑，有《龙兴寺吴画殿记》。六月甲戌，右正言上官均言：“近具札子，论奏前宰臣吕大防、门下侍郎郎苏辙，擅权欺君，窃弄威福，及前御史中丞李之纯等，朋邪诬罔，同恶相济。乞明正典刑，以服中外。既及旬浃，未蒙施行。臣以为人主之所以临制天下，为腹心之臣者莫重于执政，为耳目之官者，莫重于谏官，审诏诰。慎出纳者，莫重于舍人给事。方大防、苏辙擅操国柄，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辈，充塞要路，以固宠禄。又以张耒、秦观撰次国史，曲明大防辈改变法度之功。是以人主赏罚私其好恶，其恶一也。同时执政如胡宗愈、许将、刘挚、苏颂，皆以与吕大防、苏辙议论异同，辙阴谕谏官御史死力排击，卒皆斥罢。敢以奸谋转移陛下腹心之臣，易于反掌，其罪二也。李之纯顷在成都，与吕大防相善，大防秉政，引用之纯为侍郎，又除知开封府。之纯尹京无状，又府舍遗火延烧殆尽，法当谴责。反挟私爱，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皆任为谏官御史。是

原藏富冈铁斋

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耻，其所弹击者，皆受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指，以济其欲，是以天子耳日之官佐其喜怒以涂蔽朝廷之视听，其罪三也。舍人主出制命，给事主行封驳。命令有未善，差除有未当，皆许缴驳。如范祖禹、乔执中、吴安诗、吕希纯四人者，皆附会吕大防、苏辙好恶，随意上下，不恤公论。其所缴者，皆大防、苏辙之所恶；其所掩蔽者，皆大防苏辙之所爱，是以天子掌诰命出纳之臣，济其好恶，其罪四也。吕大防自为执政以至宰相，凡八九年，最为岁久。苏辙执政虽止二四年，而强狠徇私尤甚。如隳坏先帝役法、官制、学校科举之制，士民失业，弃先帝经画塞徼要害之地，招西戎侵侮边陲之患，至今未弭，其罪五也。吕大防、苏辙身为大臣，义当竭忠尽公，以辅佐人主，乃便辟柔佞，阴结宦官陈衍，伺探宫禁密旨，以固宠禄，其罪六也。大防、苏辙同恶相济，固非一日，李之纯、杨畏、虞策、来之邵为朝廷耳目，曾不纠察，反阴相党附，以图进用。御史黄庆基、董敦逸愤发弹奏苏辙等专权之罪，罢斥为转运判官。李之纯、杨畏、来之邵希附轼、辙等，反指庆基、敦逸以为诬陷忠良，不当更除监司，遂谪守军垒。陛下既亲机务，洞分邪正。轼、辙既已斥罢，来之邵辈方始奏论。其朋邪罔上，趁时附势，情状明白，众所共知，非臣之私言臆度也。李之纯既已罢免尚书，谪守单州。今杨畏尚为礼部侍郎，来之邵为侍御史，虞策为起居郎，乔执中为给事中。范祖禹、吕希纯虽出守外郡，皆尚除待制。罪同罚异，此中外之所未喻也。议者以为李之纯柔懦无能，遄为中丞，其所附吕大防、苏辙指意弹击，皆杨畏、来之邵朝夕说喻，胁持为之。二子奸险过于之纯。之纯既已斥谪，而二人尚居清要，哆然自得，曾不愧避。臣闻治国之要，莫先于辨邪正。欲辨邪正，莫若验之以事。今杨畏辈邪险之情，皆已明验，若不加斥远方，俾安要近，则是邪正兼容，忠佞杂处，毒败国政理之必然。窃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权会，大防、苏辙党人，十已去七八。然杨畏等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陛下考察吕大防、苏辙擅权欺君，奸邪不忠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复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制曰：“事君者有犯勿欺，所以尽为臣之节；无礼必逐，岂容逃慢上之诛？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辙昔以贤良方正对策于庭，专斥上躬，固有异志。有司言辙怀奸不忠，如汉谷永，宜在罢绌。我仁祖优容，特命以官。在神考时，献书纵言时事，召见询访，使与讨论。与轼大倡丑言，未尝加罪。仰惟二圣厚恩，宜何以报？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愎忮深

二千三百九十九卷

阻，出其天资。援引狷浮，盗窃名器。专恣可否，畴敢谁何？至与大防中分国柄，罔上则合谋取胜，徇私则立党相倾。排嫉忠良，眩乱风俗。既洞察险，犹肆诞谩，假设虚词，规喧朝听。比虽薄责，未厌公言。继览奏封，交疏恶状。维尔自废忠顺之道，而予务全终始之恩。甫屈刑章，尚假民社，往自循省，毋速后愆，可特降左朝议大夫，知袁州。” 七月丁巳，三省言：“ 近闻朝廷以吕大防、刘挚、苏辙落职降官，黜知小郡。臣始以谓陛下慈厚不欲尽言，姑示薄责而已。今睹制词，在大防则曰睥睨两宫，呼吸群助，诬累慈训，包藏祸心。在刘挚则曰诬诋圣考，愚视朕躬，窥伺禁省，密为离间。在辙则曰老奸擅国，肆诋先朝，以君父为仇，无臣子义。既及此矣，则罪重谪轻，情法相远。伏望更加详酌，以正其罪。” 监察御史周秩言：“ 朝廷议吕大防、刘挚落职，降苏辙三官贵知小郡，臣愚窃以为未也。大防等罪尚可以为民师帅乎？然大防与挚始责，姑易地再施行犹可也；辙之责已再三矣，而止于降官，则不若未责，而更容臣等极论之也。臣愚谓大防等罪不在苏辙之下，大防、挚、辙，是皆言之而又行之者也。盖大防等所言所行，皆害先朝之事。彼得罪于先朝而轻论之，它日有得罪于陛下者而重论之，于义安乎？吕惠卿以沮难司马光，罪至散官安置。则为人臣者，宁犯人主，勿犯权臣，为得计也。且挚与辙讥斥先朝，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而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追所赐神道碑额；降授左正议大夫、知随州；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降授朝议大夫、知袁州；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辙在郡有异政，既罢去，父老送者，皆呜咽流涕，数十里不绝。八月过真州，有《阻风》诗，行至江州彭泽县，被筠州之命。九月癸亥至筠，有谢表。

二年乙亥：正月壬子，《次韵兄惠州上元见寄》诗。甲辰，有《曹溪卓锡泉铭》。二月二十五日，有《古史后序》一首。九月戊申，逍遥聪长老卒，有塔碑。辛未，飨明堂，大赦天下。辙有贺表。

三年丙子：二月，有《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三月乙未，有《祭宝月大师文》， 并《送成都僧法舟西归》诗。

四年丁丑：二月庚辰，三省言：“ 吕大防、刘挚、苏辙为臣不忠，朝廷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其余同恶相济，幸免者甚众，亦当量罪示有惩艾。” 诏大防责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挚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又制曰：“ 朋奸擅国，责有余辜。造讪欺天，理不可赦。其加显黜，以正明刑。降授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苏辙，操倾侧孽臣之心，挟纵横策士之计，始与兄轼，肆为诋欺；晚同相光，协济险恶。造无根之词而欺世，聚不逞之党以蔽朝。谓邪说为谠言，指善政为苛法。矫诬太后，愚弄冲人。助成奸谋，交毁先烈。发怨怼于君臣之际，忘忌惮于父子之间。阴怀动摇，公肆排讦。粤予亲政，尚尔挠权。持罔上之素心，为怙终之私计。罪同首恶，法在严诛。而事久益彰，罚轻未称。朕顾瞻严庙，念裕陵。义不敢私，恩难以贷。黜居散秩，投置遐陬。非徒今日

知驭众之威，亦使后世识为臣之义。勉思宽宪，务盖往愆。可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
闰二月甲辰，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甲子，兄弟相遇于藤，相与

原藏富冈铁斋

同行。六月丁亥，至雷州，有《谢到州表》。癸巳，轼与辙相别，渡海往昌化，有《和子瞻过南海》诗。十月，轼有《停云》诗寄辙，辙次韵答之。十一月己己，广西经略安抚司走马承受段讽言知雷州张逢、周恤安置人苏辙及轼兄弟，与之同行至雷州。请下不干碍官司按罪，诏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具实状以闻。十二月癸未，新州安置刘挚卒。己亥，有《和陶诗集序》。元符元年戊寅：二月，轼以辙生日，有《沈香山子赋》赠辙，辙和以答之。丙申，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并充广南东西路察访。时有告刘挚在政府日谋废立者，章• 、蔡卞欲因是起大狱岭表，悉按诛元• 臣僚，故遣升卿等。戊申，长星见。三月癸丑，诏吕升卿等，差充广南东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癸酉，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言朝请郎知雷州张逢。于辙初到州日，同本州官吏门接，次日为具召之。馆于监司行衙，又令僦进见人吴国鉴宅居止。每月率一再移厨管待，辙差借白直七人，海康县令陈某追工匠应副国监修宅。诏辙移循州安置，逢勒停谔冲替。八月，辙至循州，寓居城东之圣寿寺。已乃裒橐中之余鬻之，得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间，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与逊荷其间。州民黄氏，宦学家也。有书不能具，时假其一二读之。题《白乐天文集》后。

二年己卯：有巢谷者，自眉山徒步访辙于循州。又将见轼于海南，行至新州而卒。年七十三。辙为之传。四月二十九日，有《龙川略志序》。七月二十二日，有《龙川别志序》。闰九月丁丑，有《春秋传后序》。戊寅重阳，有《与父老小饮四绝》。十一月辛未，有《祭孙妇黄氏文》。

三年庚辰：正月己卯，哲宗崩，徽宗即位，庚辰大赦天下。二月癸亥，辙量移永州安置。辙《有次韵子瞻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四月庚戌，元子生。辛亥赦天下。丁已，辙移岳州。敕曰：朕即祚以来，哀士大夫失职者众，虽稍收叙，未厌朕心。兹者天祚予家，挺生上嗣。国有大庆，赍及万方。解网恤辜，何俟终日？责授某官苏辙，擢自先帝，与闻政机。坐废累年，在约弥厉。渐还善地，仍畀兵团。可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辙归至处州，被命，有谢状。十一月癸亥朔，敕曰：“朕初践祚，思赴治功，敷求俊良，常恐不及。念虽废弃，不忍遐遗。辙富有艺文，尝预机政。谪居荒裔，积有岁时，稍从内迁，志节弥厉。昭还故秩，仍领真祠。服我异恩，无忘报称。可特授太中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宫。外州军任便居住。”至鄂州被命，有谢表。有田在颍昌府，因往居焉。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正月己巳，中太一宫使范纯仁卒，辙有挽词。甲戌，钦圣宪肃皇后向氏崩，有慰表，并《挽词》三首。三月丙子，有《癸东莹文》。戊寅，有《鲜于父母赠告跋》。五月丙戌，钦圣宪肃皇后神主于庙室，辙有慰表二首。七月丁亥，轼卒于常州。九月癸亥，有祭文。十月，有《追和轼归去来词》。十一月庚辰，祀南郊，赦天下。辙有贺表。十二月庚寅，王东美器之妻苏氏卒，有墓志。丙申，有《祭范子中朝散文》。

崇宁元年千午：三月戊午，《跋巢谷传》。四月丁未，有《祭王氏嫂文》。五月丁卯，有《祭兄文》。是月庚午，诏苏轼追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其元追复旧官告缴纳，苏辙

二千三百九十九卷

更不叙职名。乙亥，诏苏辙等五十余人，令三省籍记姓名，更不得与在京差遣。闰六月癸酉，葬轼于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有墓志铭，有《再祭八新妇文》。戊寅，诏辙降为朝请大夫，以铨品责籍之时，差次不伦故也。有谢表。八月丙子，诏司马光等子弟并不得任在京差遣。太常寺太祝苏适与外任合入差遣。十一月十三日，有《雪诗》。

二年癸未：正月，补子瞻谪居儋耳。诏佐从之学，《迁居蔡州》诗。二月，《寒食》诗。己巳，有《癸未生日》诗。三月甲午，《跋楞严经》有《六孙名字说》。辛丑，《春尽》诗次日立夏。四月戊午，有《梦中咏醉人词》。六月庚午，有《立秋偶作》。九月乙酉，有《九日》诗。乙巳，有《立冬闻雷》诗。十月，有《罢提举太平宫，欲还居颍昌》诗。十一月癸卯，有《次迟韵对雪》一首。

三年甲申：正月庚寅，还颍昌，有《甲申岁设醮青词》。三月丙子，有《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儿侄》诗。辛卯，有《葺东斋》诗，并《初得南园》诗。六月，诏颁元• 奸党姓名三百九人，刻石诸州。七月丁酉，有《记梦诗》，有《抱一颂》，有《葺居》五首，有《岁暮口号》二首。

四年乙酉：正月戊寅，有《雪后小酌赠内》诗。三月庚戌，有《喜雨》诗。五月，《和迟田舍杂》诗九首。七月甲寅，诏元• 宰执坟寺特免毁拆，不得充本家功德院，并别赐敕额为国焚修。冬至《雪》诗，有《岁暮》二首，《除夜》诗。

五年丙戌：正月戊戌，彗出西方。丁未，大赦天下。毁元• 奸党石刻。三月辛亥，提举南京鸿庆宫范纯礼座。纯礼，字彝叟。辙有祭文。己未，侄孙元老中进士第。有《次迟韵赠陈天倪秀才，拜送元老归乡》诗，有《秋社分题》诗，有《筑室示三子》诗，有《中秋无月》二首、《九日独酌》三首。九月，有《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孙集序》。十月庚戌，有《大雪》诗。是时行大钱，当十，民以为病，故诗中及之。十一月八日，有《梦中反古菖蒲》诗有《守岁》诗。

大观元年丁亥：正月庚戌，诏应系籍宰执坟寺会经放罢者并给还。辙有谢表。二月，有《丁亥生日》诗。七月乙酉朔，有《苦雨》诗，有《酿重阳酒》诗，有《九日》诗，有《初成遗老斋》，《待月轩》、《藏书室》三诗，有《送少子逊赴蔡州酒官》诗二首，有《论语拾遗》二十七章。十一月乙丑，诏八宝初成，可于来年正月用之。二年戊子：正月壬子，有《正旦》诗。是日帝受八宝，赦天下。辙复朝义大夫，迁中大夫，皆有谢表。并《焚黄文》，有《七十吟》。二月，有《生日》诗，有《八玺》诗，有《夏至后得雨》诗。八月癸巳，有《移花》诗。十二月壬辰，有《伐双谷》诗，有《除日》诗，《书老子解后》。

三月己丑：有《上元夜适劝至西禅观灯》诗。二月庚寅，有《望日雪》诗。逊自淮康归觐，逾旬而归。有《送行》诗二首。八月，有《中秋新堂看月》诗。九月，有《重九阴雨病中把酒示诸子》诗。有《己丑除日》诗。四年庚寅。有《新春》五绝，有《上元雪》诗。闰八月辛亥，有《雨中秋》诗。辛酉，有《菊有黄花》诗，有《除夜》二诗。政和元年辛卯。有《正月十六日》一首，有《七十三岁作》一首，有《七夕》诗、《重九》诗。十月戊午，有《雪》诗四首，有《冬

原藏富冈铁斋

至》诗、《除日》诗，有《栾城第三集序》、《卜居赋》、《再题老子解后》。

二年壬辰：有《壬辰年写真赞》。二月，有《壬辰生日记》，《胸中所怀自作》一首。五月十九日，有《喜雨》诗，有《送迟赴登封丞》诗。八月辛亥，《题蔡几先海外所集文后》。九月庚申，有《坟院记》。是月壬午，中大夫辙转太中大夫致仁，辙居颍昌十三年。颍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窥其际。十月三日辙卒，年七十四。十一月乙丑，追复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

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夫人史氏卒。同葬汝州郏城县上瑞里。三子：迟，字伯充，官至太中大夫、工部侍郎、徽猷阁待制，绍典二十五年卒；适，字仲南，官至承议郎，通判广信军，宣和四年卒；逊，字叔宽，官奉议郎，通判沪州潼川府，靖康元年卒。五女：文务光，王适，曹焕，王浚明，鲁纵，其婿也。务光，字逸民，适，字子立；焕，字子文；纵，字子元。矩迟二子：简、策。适三子：籀、范、筑。逊，四子：筠，箴，箱，鎣。辙有《诗传》二十卷、《春秋集传》十二卷、《老子解》二卷、《栾城集》、《后集》、《第三集》共八十四卷，《应诏集》十二卷。子瞻评其文，以为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辙少读《太史公书》，患其疏略。汉景武之间，《尚书古文》，《诗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于学官。世能读之者少，故其所记尧舜三代之事，多不合圣人之意。战国之际，诸子辩士，各自著书。或增损古事以自信其说，一切信之，甚者至采世俗之语，以易古文旧说。及秦焚书，战国之史不传于民间，秦恶其议已也，焚之略尽，幸而野史一二存者，迁亦未暇详也。故其记战国有数年不书一事者。于是因迁之旧，上观《诗》、《书》、《春秋》，旁取《战国策》，及秦汉杂录，起伏羲、神农，讫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凡六十卷。晚在海康，刊定《旧解老子》，寄子瞻。子瞻题其后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及归颍昌时。方诏天下焚灭元• 学术，辙敕诸子录所为诗，《春秋传》、《古史》、《子瞻易》、《书传》、《论语说》，以待后世君子。复作《易说》三章，及《论语拾遗》，以补子瞻之阙。其论大衍之数五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尽扫古今学者增损附会之说得其本真。既殁，籀等述其绪训，为《颍滨遗语》一卷。绍兴中以迟贵累赠太师，封魏国公。史氏楚国太夫人。

二千四百一卷

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一　　六模
原藏台湾历史研究所
苏

苏　　迈

【姓氏遥华】：苏轼三子。迈，雄州推官，知瀛州河间县，迈子符。绍兴年，礼部尚书。

苏　　过

【嵩阳晁说之撰】：墓志铭。过，宋通直郎，字叔党，东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君王氏。元佑五年，先生知杭州，叔党年十有九岁。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七年，先生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明年先生出师定武，即谪知英州，继贬惠州安置。三年，迁儋耳安置。既四年渐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万死不测之险也，独叔党侍先生以往来。其初为岭外之役时，叔党方居母丧，有以动涂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乐焉？非也。先生忧国爱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郁结，则何敢乐？惟是叔党于先生饮食服用，凡生理书夜寒暑之所须者，一身百为而不知其难。翁板，则儿筑之；翁樵，则儿薪之。翁赋诗著书则儿更端起拜之。为能须臾乐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为文一篇。曰《志隐》。致于先生前，先生揽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先生因欲自为广志隐，以极穷通得丧之理焉，尝命叔党作孔子弟子别传，则固有以处其子矣。当是时，叔党之风，使蛮夷獠，若可以语礼义，而中疠噬毒莫为之疾病。虽有欲杀吾亲者，亦无以措其斧斤。其传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则叔党之自处者如何哉？先生不至永州，稍还仕板，居阳羡，不幸疾不起。叔党兄弟得吉地于汝州郏城县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于颍昌。叔党偶从湖阴营水竹可赏者数亩，则名之曰小斜川。自号曰斜川居士，以示终焉之志。曰：吾未即从先大夫于地下，则生也何事为泯泯浮沉里巷。或时一至京师，自得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与谈，靡不倾尽。造次大啸谑浪间，节概存焉。惟有知之者知之

也。且若世未尝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党以其屋岣嵝，桴溟渤之纯孝，而一旦忠荩于九德俊之朝，则先生之立言者，叔党之功业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见于此，而暴疾以卒于镇阳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时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阳，卒亦崎岖躬耕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无邦家以容，瞻则赴魏军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气尤异，而鲁不得一席以全其躯，而子绍身血亦何益于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两全而可恨者，天胡不寿吾叔党于盛世，一振发之邪？叔父栾城公，每称其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无他，成就此儿能文也。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则早行于世。而书画之胜，亦克肖似先人。人称之曰小坡。仕宦之日少，于闲居时日多艰。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郾城县，皆以法令罢免。晚权通判中山府，无几何，以事如镇阳焉娶范氏。蜀忠文公之孙，承事郎百嘉之女。男七人：、籍、节、笈、簟、、。女四人：长适将仕郎常任佚。孙男二人：峤、岘。其葬以七年四月辛酉，墓在先生兆之东南。等以说之有奕世之好，辱在先生荐贤中，求铭不敢辞。铭曰：文安先生之知人，难乎其为子也。东坡先生之事君，其为之子者，又亦不易也。孔子弟子传之不成，尚何怼也？先生称吾此儿若不娶必得道。呜呼！有贵乎得道者，得以道兹世也。后之人观苏氏世世不失令名，然文墨之外也。

【挥尘录】：宣和中，叔党游京师，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见快行家者同一小轿至，传旨宣召，亟令登车。叔党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则以物障其前，惟不设顶上，以小凉伞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飞。约行十馀里，抵一修廊。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黄背子，顶青玉冠，宫女环侍，莫知其数。弗敢仰窥，始知为崇高莫大之居。时当六月，积水如山，喷香若烟雾，寒不可忍。俯仰之间，不可名状。起居毕，上喻云：闻卿是苏轼之子，善画窠石。适有素壁，欲烦一扫，非有他也。叔党再拜承命。然后大落笔，须臾而成。上起身纵观，赏叹再三。命宫人捧赐酒爵酒一钟，锡具极渥。拜谢而下。复循廊间登小舆而出，亦不知经从所历何地。但归来如梦，复如痴也。胡元功云

【王明清挥尘后录】：苏过，东坡先生之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绿林胁使相从。叔党曰：若曹知世有苏内翰乎？吾即其子。肯随尔辈求活草间邪？通夕痛饮。翌日，视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节也。赵表之云

【老学庵续笔记】：叔党，宣和辛丑岁，得隙地于许昌之西湖，葺为园亭。是年，叔党甫五十，尝曰陶渊明以辛丑岁游斜川而诗云，开岁忽五十，是吾与渊明同甲子也。今吾得园之岁，与渊明游斜川之岁适同，因以小斜川名之。或者谓叔党家本川人。而在元佑邪籍，故自名斜川。恐不然也。

苏　　迟

【赤城续志】：迟，眉山人，字伯充，门下侍郎，辙之子。官至户部侍郎。建炎己酉，白婺女避地临海，子简偕来游天柱山寺，有诗见《天台续集》。

二千四百一卷

【姓氏遥华】：子由因卞氏故居，改卜，其厅事陋甚，有柴氏厅三间，售三百万钱。而力不足。迟曰：因卞氏旧而易其尤，子孙贤，师吾俭，子由赋因旧诗。

苏　　符

【绍兴正论】：符，字仲虎，元佑礼部尚书，轼长子迈之子也。建炎三年，自选人特改右宣教郎，擢国子监丞。绍兴中，为夔路提点刑狱公事。五年，赐同进士出身。除司勋员外郎，改司封郎官，兼资善堂赞读。七年，除秘书少监。八年，迁太常少卿，以建国公读尚书终秩。减磨勘年，符建议将来景灵宫，四孟朝献，请比附国朝谅阴故事。于行在设位，分命大臣行礼。时徽宗及显萧后相继上仙，而景灵神御，寓温州故也。符又言徽宗显肃未闻讳日，乞权以闻哀之日，依祖宗忌辰行香，皆从之。符又言今岁当行祫礼，而在谅音之内。乞用熙宁故事，移就来年孟冬。从之。除起居郎，有旨免试除中书舍人。升兼翊门善，秦桧议以王伦为国信使计议使，而以符副之，符称疾不受。九年二月，迁给事中。符言已分屯吴　军马，乞免对籴等钱。上曰：四川自后兴以来，横敛既多，民不堪命。可令胡世将张深相度蠲减，以苏民力。充金国贺正旦使，先命官其家一人，寻除礼部侍郎。九月诏汝州郏城县，故资政殿学士苏轼坟寺，以旌贤广惠为名，以符援范镇家赐利例有请故也。符至东京，会莫将继来，与虏议不合囚之。涿州事复变，虏人拒不纳。符乃还。十年，除权礼部尚书，翊善如故。俄兼侍读。先是宋汝为，自北境间行，投岳飞军中。飞遣赴行在，汝为具言虏情，且曰：今和议虽定，计必背盟，不可以遽绝武备。秦桧闻之不乐。符力言于上，遂添差汝为处州通判。仍迁一官。初赵鼎请建资善堂，选朱震范仲为翊善赞读。秦桧言于上曰：鼎欲立皇子，是待陛下终无子也。及普安郡王既正名，下礼院讨论进封典礼，与大臣所议不合。十二年，符与吴表臣等七人，坐不详具祖宗典故，专任已意，怀奸附丽。罢提举江州太平观起知遂宁府，符有田在苏，因留居之。桧不乐，遣符还蜀。十六年，除敷文阁待制。二十四年，知饶州。二十五年，秦桧欲令符进职。上曰：符，轼之孙。与恩数甚善，因言符初赞和议甚力，后遂变其说，遂除本阁直学士，寻提举崇道观。二十六年，知邛州。

苏　　籍

【绍兴正论】：籍，字季文，赠资政殿学士。轼幼子过之子也。绍兴十年九月，以右承事郎为太常寺主簿，填复置阙。初建国公既开资善堂，而崇国公璩寻赴资善听读。已而建国封普安郡王，命有司讨论典礼。十二年二月，有旨吴表以苏符、陈桷、方云翼、丁仲京、王普、苏籍，坐不详具祖宗典故专任已意，怀奸附丽，并罢。二十五年四月，除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

原藏台湾历史研究所

苏元老

【宋史】《列传》元老，字在廷，幼孤力学，长于《春秋》，善属文。轼谪居海上，数以书往来。轼喜其为学有功，辙亦爱奖之。黄庭坚见而奇之曰：此苏氏之秀也。举进士，调广都簿，历汉州教授，西京国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公置郡县以为功。致茂州蛮叛，帅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叹曰：威不足以服，则恩不足以怀。乃移书成都帅周焘曰：比蛮跳梁山谷间，伺间窃发，彼之所长，我之所短。惟施黔两州兵可与为敌。若檄数千人使倍道往赴贤于官军十万也。其次以为夔陕兵大集，先以夔兵诱其前，陕兵从其后，不十日贼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则威怀之道得。今不讨贼既招而还，必复叛不免重用兵矣。焘得书即召与计事，元老又策茂有两道，正道自湿山趋长平，绝岭而上，其路险以高；间道自青崖关，趋刀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径。当使正兵阵湿山，而阴出奇兵捣刀溪，与石泉并力合攻。贼腹背受敌擒之必矣。焘皆不能用，竟得罪。后帅全如元老策，蛮势蹙，乃降。除国子博士，历秘书正字，将作少监，比部考功员外郎，寻除成都路转运副使，为军器监司农卫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梁师成方用事，自言为轼外子。因缘欲见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且为元佑邪说。其学术议论，颇傲轼辙不宜在中朝。罢为提点明道宫，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未几卒。年四十七。有诗文行于时。

【元一统志】：元老，外和柔，中实劲正。中官梁师成自谓轼遗腹子，欲见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不与。士君子称之。

【王明清挥尘馀话】：元老，东坡先生之从孙。自幼即卓然，东坡许之。元符末，入大学。东坡已度海，每与其书委曲详尽。宣和中，历馆职郎曹奉常，言者论其宗元佑学术，罢为宫观。而谢表乃云念昔党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颇少之。张文老云

苏　　岘

【宋韩元吉南涧集】：朝散郎秘阁修撰江南西路转运副使苏公墓志铭。苏文忠公，以文章冠天下。士大夫称曰：东坡先生，而不姓也。中兴渡江始诸孙有显者其二，鲁孙隔在许昌，相继来归，才望表表著见。天子识而用之。一曰峤，字季真，历谏省给事黄扉，待制显谟阁，吹则公也；讳岘，字叔子，兄弟一时驰名。其任海陵县丞日，故参知政事钱端礼以吏部侍郎宣谕淮东。荐之曰：苏轼为宋儒宗，爵不配德。而岘才识操履绰有典刑，愿加甄录，庶可敦风俗，激士气，赐对垂拱殿。言合上意，命之曰：尔四世祖集太常，因革礼者也。其主簿太常寺在职逾年，尝论考课法。乞赴选之官具前任五事，简平允之士以为廷尉。平

第知县之阙为数等，以选能者。将迁太理正，以女弟之丧，祈便亲养。朝廷以为太府寺丞，而待其次，既而外舅鲁丞相怀长民部。引嫌易将作监丞。因轮对，则曰：治道贵持久也，常人之情恨不成于顷刻。陛下勿以小利而忽大计，急近效而防远图也。语益切至，人以为难。知邵州数月，丁内艰，掌舶货于闽。赵丞相雄为枢密

二千四百一卷

又荐之。上曰：朕记其面也。召见曰：卿可谓清苦有立矣。除吏部郎卿于太府，由福建转运副使，移江西。上复念之曰：东坡之孙，惟岘有家法在。宜与职名。执政未及拟，诏充礻必阁修撰。然后知公之东于圣衷盖久也。而公旧苦肺疾，以哭兄逾戚，连岁屡作。淳熙之丨年也，六丨有六矣。病旬馀，却医药不肯视。曰：东坡之年止此。吾何德似之？屏荤茹冠栉而逝，十二月七日也。将葬，诸子以铭为请。予与公既故且亲，同里闾共庚甲也。其何可不铭公为人清淡寡欲，气正而言直，在官以廉，居家以俭，接朋友以信义，恬不务进取，故自奉常，辞正而易丞。由寺而移监未尝一以介意，方鲁丞相当国每以正伦助之。人不谓其子婿也，竟以嫌引去。其提举福建市舶，前官有以岁市乳香增数。授贴职者，公之增至三十八万斤，不肯自言。还朝，主吏部右选，武臣类不知书，所理多不得伸。公悉意直之。或俾召保任而行，吏莫敢肆。在太府同详定敕令，遇迁官，取颦蹙不怡累日。曰用既逾分矣。禄不及亲，何益也？盖公袢文忠公季子斜川公讳过之孙，讳之子，季真为母兄，其还自北方，而文忠仲嗣无后，以诸父之命后之，从祖侍郎公迟，郊恩任公祖讳迨，朝散郎尚书驾部员外郎。妣安人欧阳氏，考讳篑将仕郎，累赠朝奉大夫。妣太恭人范氏，始文忠爱阳羡山水，买田欲居，仅数百亩，屋数楹也。而家于许昌至离乱，驾部即世，欧阳夫人始居阳羡，大夫早世，妣复守志，公奉二夫人尽礼无违。欧阳夫人既终，公以孙服丧益治其生事。而范夫人一女甚爱，纳婿与公同居三十年。舍以正寝，而己造室于西偏，虽百钱斗粟，非夫人之命，不擅取予也。闺门雍睦，人所叹羡。初为监城县监场，罢旧例之不可仍者，自以家赀买小舟部饣军。场吏始知有上下之分，课以充羡，及丞海陵都督府下淮南，帅司市马檄公定价，公嫠为三等，帅谓可损。公曰：马求诸民扰矣，况重损其直乎？公代去县竟监户率钱为赆，公悉拒谢之。特郡方以事阁公俸，闻是愧而还公。舶使之不谨多以私市珍货为利，公则自食物外。一不以市，今丞相梁公里第与司为邻，尝和公诗，戏曰：只恐归无荔子圆。言公虽荔枝，不肯图尽以归也。公学有家法，喜赋诗，自童

原藏台湾历史研究所

稚出语已警拔，晚淳淡不事雕饰，有绮语编仅三卷。曰：此吾以适意也。时萝与羽客唱咏，飘然有出尘之想。其论事于朝，则垂县令之选，且言人材所以济治功。求之则是，用之或非。与循吏能吏之辨析，蠲两淮旱荒三年之税。乂言军将子弟，耻武技而尚文墨，缓急无可用。乞令统制官于部曲各举所长。上甚嘉纳。曰：文武一道，东坡诗固有云也。请罢州县市令司，遂行于天下。文武提点刑狱不兼置，后亦行之，上尝问邵州濒溪洞，当用武臣与否？公言：文武惟所择，然州县之与溪洞接者，法当禁僧道技术游士往来。食监官亦置场贸易，今稍弛矣，愿严之，其将赴舶司，上询以舶事，则曰：不敢以道路之言欺陛下也。俟至部讲究以闻，议者叹公忠实。既还，始奏二事。以蛮货售于一路，而勿拘于置司之地；舶务官通于四选，而必经任者皆见纳。太府市药材于杂买务得不以时。公曰：药以治病，兹实惠及民者也。请用旧法市于外，戒监司郡官不得以私意易置县令。闽之漕计，以监笑而州县积负。公奏除丨馀万缗，江右俗号嚣讼，公为条目揭道周，有投牒不应法令，皆拒斥之。其语顽而貌狠者，面谕以埋往往愧谢而去，讼亦为省。平居诲诸子，以履践为先，词章次之。尝曰：忠孝本也。不务本而事文，所谓书是已。娶鲁氏，赠恭人先二十年卒。男六人：枘迪功郎严州桐庐县尉；格，以继季真而夭；石，以继族兄奕世迪功郎，监行在省仓下界；极，将仕郎；[illegible]，杞皆力进士欲自奋。公有遗泽，相逊而未承也。公之教为可知矣！女一，适施概，孙男五，孙女六。枘等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公宜兴县芙蓉山南平之原，且以鲁恭人附焉，或附则云鲁恭人，久附于姑兆，不再举也。为之铭曰：呜呼东坡，夷夏知名。况其子孙，且有典刑。典刑伊何，见于三世。季真叔子，实令兄弟。季固显矣，公仪九卿。廉以笃躬，孝以事亲。澹然而和，介然以清。学非嗜书，志在力行。自其少年，亦以诗鸣。阳羡之滨，吾祖有田。进退裕如，若将终焉。其逢儿时，其命则天。凡今之贤，岂不富贵。公虽未极，视以弗愧。尚其后昆，克绍其门。墓隧有碑，公亡若存。

苏嗣之

【归潜志】：许州有苏嗣之者，去东坡后裔，盖子由久居颍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颇蠢矣，富于财，以赀入官，交结权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为笑，以其肥硕也，呼为苏胖。余尝与雷希颜谈及之，雷曰：颇闻夜僵水牛之说乎？余对不知也。雷曰：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今苏胖生一夕邻村水牛尽死也。此可大笑。

苏　　协

【宋江少虞类苑】：协，苏易简父，协蜀中举进士。性滑稽，易简任翰林学士，协为京府掾。时亲王为尹，每朔旦父子冠带晨起，协诣府，易简入禁中。协哭谓人曰：父恭其子，子朝其父，斯事亦倒置矣！初协为汝州司户，易简通判苏州，书与易简曰：吾在汝，汝在吴，吾思汝，汝知之乎？其好谈谐如此。

【成都志】：协为陵州推官子，易简生官舍中，易简父死不能归左绵，侨居于此，受业

二千四百一卷

于贡士费禹。嘉熙末，经兵革，以前宅尚存。

【绵州志】：协父寓唐相，频孙至左绵喜其地物爽润，遂迎父丧葬监泉之清溪，因家籍焉。子易简、易直。

苏易简

【宋史】《列传》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人。父协，举蜀进士。归宋累任州县，以易简居翰林。任开封府兵曹参军，俄迁光禄寺丞卒，特赠秘书丞。易简少聪悟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赡。太平兴国五年，年逾弱冠，举进士。太宗方留心儒术，贡士皆临轩覆试，易简所试三题，千余言立就。奏上览之，称赏。擢冠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州，迁左赞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遗知制诰。雍熙初，以郊祀恩，进秩祠部员外郎。二年与贾黄中同知贡举。有诏凡亲属就举者，籍名别试。易简妻弟崔范匿父丧，充贡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员外郎孚之子，协为孚门生，千里预荐。上闻，坐范及千里罪。易简缘是罢知制诰，以本官奉朝请。未几复知制诰。三年，充翰林学士。初，易简充贡，宋白掌贡部，至是裁七年。易简幼时随父河内，贾黄中来使，尝教之属辞，及是悉为同列。易简连知贡举，陈尧叟孙何，并甲廷试淳化元年丁外艰。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课，迁中书舍人，弃承旨先是曲宴将相。翰林学士皆预坐，梁迥启太祖罢之。又皇帝御丹凤楼，翰林承旨侍从升楼西南隅，礼亦废。至是易简请之，皆复旧制。易简续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献，帝赐诗以嘉之。《东都事略》曰： 纸尾批云： 诗意美卿居清华之地也， 易简愿以所赐诗刻石， 昭示无穷。上复为真草行三体书书其诗， 命待诏吴文赏刻之。因遍赐群臣。帝尝以轻绡飞白大书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简榜于厅额。《东都事略》曰： 太宗曰： 此永为翰林中一美事。易简曰： 自有翰林， 未有如今日之荣也。三年正月辛丑， 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 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易简会韩丕毕士安李至等往观。上闻遣中使赐宴甚盛，至等各赋诗以纪其事。宰相李等亦作诗颂美之。太宗又草书宋玉太言赋赐易简。易简因拟赋以献， 其词曰： 皇帝以白龙戏书大言赋， 赐玉堂词臣。易简， 御笔煌煌， 雄词洋洋， 环琦博远， 不可备详， 诏易简升殿躬指其理， 且叹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 恨宋玉不得与陛下同时。帝曰： 噫！ 何代无人耶？ 卿为朕官之。臣易简拜手稽首曰： 圣人兴兮告成功， 登昆峦兮展升中， 地为席兮飨祖宗， 天起籁兮调笙镛， 日鸟月光耀文明也。参旗井越， 严武卫也。执北斗兮， 奠玄酒也。削西华兮， 为石[石感]也。飞云涌雪， 腾燔燎也。鹏腊鲸脯， 代牲鱼也。迅雷三发， 山神呼也。流电三激， 权火举也。礼再献兮淳风还， 君百拜兮三神欢。四时一周兮万八千年， 泰山融兮沧海乾。园盖冗兮方兴穿， 君王寿兮无穷焉。时殿上皆呼万岁。太宗览而嘉之。他日易简直禁中以水试欹器，上密闻之。因晚朝问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简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试这，易简进曰：臣闻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器盈则覆，物盛则衰。愿陛下持盈守成，慎终如始，以固丕基。则天下幸甚！会郊祀充礼仪使，先是扈蒙建议以宣祖升配。易简引唐故事，请以宣祖太祖同配。从之，知审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尝历州县，不得拟知州通

判。诏可，改知审刑院。俄掌吏部选，迁给事中恭知政事。时赵昌言亦恭知政事，与易简不协，至忿争上前。上皆优容之。未几昌言出使剑南，中路命改知凤翔府。明年，易简亦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移陈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赠礼部尚

原藏台湾历史研究所

书。易简外虽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诰入为学士。年未满三十，属文，初不达体要，及掌诰命，颇自刻励。在翰林八年，眷遇　绝伦等，或一日至三召见，李沆后入，在易简下。先参知政事，故以易简为承旨，锡赉均焉。太宗遵旧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后正台辅，易简以亲老急于进用。因亟言时政阙失，遂参大政。蜀人何光逢，易简之执友也。尝任县令，坐赂削籍，流寓京师。会易简典贡部，光逢代人充试以取赀，易简于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谤书斥言朝廷事，且识易简。易简得其书以闻，逮捕光逢狱具，坐弃市。易简以杀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杀父执切责之。易简泣曰：不谓及此，易简罪也。及易简恭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赐冠帔。命坐问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对曰：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上顾左右曰：真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赐白金千两。十一月恭知政事苏易简，数振举翰林中故事。前为承旨时，上待若宾友，及参大政，每见上，不复有款接之意。但严颜色责吏事而已。易简乃悔其求进之速也。至道元年参知政事苏易简罢为礼部侍郎，以张洎多攻其失也。易简性嗜酒，初入翰林，谢日饮已微醉，余日多沉湎。上尝戒约深切。易简垂涕再拜。翌日复具表称谢，上亲批答以申奖励，且草书劝酒二章以赐，令对其母读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饮。或休暇在第，宾客候之，则已醉矣。及卒，上曰：易简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简雅尚古雅，善笔，尤善谈笑。旁通释典，所著文房四谱，续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于秘阁。三子，曰宿，曰寿，曰耆，人中祥符间皆录之以官云。

【江少虞类苑】：易简在禁林八年，宠待之深。　出彝等，李相沆入玉堂。后于公一旦先除参政，以公为承旨，赍赐与恭政等，苏不甚悦。上谓公曰：朕欲正旧典，先合用卿，即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寿基。稔育问望，乃先用沆。卿宜无慊，盖知其龄促也。公以母老急于进用，乾明圣节，进内道场醮步虚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犹在丹台望泰阶。上悉其意。俾恭大政，未几遂卒。年三十九。嗟悼为之洒涕赐挽词断句云：时向玉堂寻旧迹，八花博上口空长。见玉台清话易简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遂以水试于玉堂，小• 传宣于公，见之不识其名，因密奏，既晚。太宗召对问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奏曰：然。亟取进之于便坐。上亲试之，其于水或增损一丝许，器则随欹，合其中，则凝然不摇。上叹曰：真圣人切诫之器也。公奏曰：愿陛下执大宝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则王者之业，可以与天地同久。上徐笑谓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以节，安有沉湎之过也？盖易简嗜饮过中，故托此规之。易简泣谢惭佩，上亲撰欹器铭及草书诫酒诗以赐焉。易简为学士，最被恩遇，初与黄中李沆同时，上擢黄中沆恭知政事，以易简为中书舍人充承旨。并赐白金三千两。谕旨曰：朕之待卿，非必执政而为重矣。上作五七言诗各一道赐之，为真草行三体刻于石，又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本院，今龛于堂南门之上。易简以御三体书石本，分遗秘书监李至。及从祖修撰江陵公，洎梁周翰，知制诰柴成务，吕佑之，钱若水，王旦真秘阁潘慎修，翰林侍书王著，侍读吕文仲等凡十五人，及召至等宴于翰林，以观神笔之迹。上遣内司供拟，坐客赋诗，宰相李等亦以诗贻易简。易简悉以奏御。上谓等曰：易简以卿等诗来上，有以见儒墨之盛，而学士之光也。可别录一本进入，以其本赐易简。杨文公谈苑

二千四百一卷

【云斋广录】：易简罢恭政为礼部侍郎。知邓州日，年未及强仕，而其心邑郁有不胜闲冷之叹。邓州有一老僧犹处郊寺，颇通儒典，亦时时为诗有可观者。苏公赠诗曰：憔悴二卿三十六，与师气味不争多。未几而卒，盖大臣出处亦事之常，苏公一出遂有憔悴之言。无异乎贾谊之在长沙为赋以自悼。非特数之使然，亦其志不能自广耳。

【潼川州考究圆经志】：易简状元及第，仕至给事中参知政事。侍中徐铉称公之孝诚，可以表率天下为人子者，笃学可以劝励天下后进者，好尚可以矫激天下偷薄者，言行可以仪刑天下有位者，当世以为知言。淳化中，拜翰林学士。御书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曰：美卿居清华之地也。召赐酒，谓易简曰：君臣千载会。对曰：忠孝一生心。上喜，悉以金器赐之。

【姓氏遥华】：苏协，梓州铜山人。为隆州推官生。易简官舍，有虹入室，井泉涸。易简字太简，母薛氏。

【潼川志】：苏易简字太简，本绵之监泉人。国史云铜山人。旧记云监泉旧隶潼川。后易以涪城，今隶绵州考地理志。唐武德三年，析绵之魏城置监泉。大历十二年，以绵之涪城隶潼川，则监泉未尝隶潼川也。国初贡士上著之令，未严，就他郡贡者谓之寄应。盖苏中令之试礼部，由梓州贡尔，今访其遗迹于铜山皆无之。而其上世坟墓宗族，皆在监泉之苏奚公。得中令之父侍郎协所作祖司马墓碑，及中令孙湖州长史舜钦所述父祖家传，乃知旧记之误也。司马墓碑略云：上世宦于蜀，乐左绵山水奇秀，挈宗族居焉。家传略云：司马讳寓，字适之，廷贞八代孙。善属词赋，尤嗜《左氏春秋》、班固《汉书》。襟局宏放不喜苛屑。父为铜山令，终于官贫不能归葬长安。负骨旅殡成都，筮仕于蜀。时孟氏政狭小，公心陋之，乃上三书。上言威文任驭豪英，辅尊王室，噬强扶弱，隐令寄政之术。中述执政大臣无远略，尸禄惕岁之弊。下言关禁不严，兵革不利，将兵者非其才。召见给笔，坐之殿庭，出策使对，自朝及夕。问答五返，蜀主褒赏。翌日敕门下补谏官，执政忌其疏诬奏，诏遂阁，御史阿旨劾以非诋朝廷，授剑州司马，公杖策之官。剑州刺史贪黩，公数谏。刺史怒，公置手版于而去。遍游名山，遇胜辄留。至左绵，尤喜其地扬爽润，遂葬亲青溪，占数监泉居焉。后公寝疾将终，谓协曰：蜀历将谢，必归火运主，汝亦不大耀。于此吾乐兹土，尤好青溪山林，况先茔在焉？我死当葬巨柏荫下。亦尝占，且王乃后遂以附先兆。侍郎讳协，字表徵，免乳，失母。幼从司马公口授所诵书，数年皆通熟。年十五丁父艰，既葬卒制往成都，以文谒薛徵侍御。薛器异之。授馆门下曰：吾馆士多矣。无若苏卿者，其操行明洁，所学博大，貌相丰下，固当有后。它日以女归焉。薛公女，即河东太夫人也。广政十八年，公试春官，中首科。解褐掾彭州，迁合州幕职，陵州判官，陵守范公趋成都，公领郡事。再岁，王师伐蜀。寇盗抢攘城陷于贼，吏卒解散。公独儒服坐正寝以待。贼入拜于庭，其渠曰：公以善及我曹，我曹今能护公族于安处。某官某吏苛且滥，已赤之矣。俄有骑至庭者，贼渠斩之。号曰：敢有犯苏公者如之。自是家人安堵。王师至，盗散。公出官寺俟命，诏复之。逾年，乞朝既至，授怀州法曹，在任十年，又为理曹改河南户曹。雍

熙三年，中令召入翰林为学士。上章乞移中都，以便养诏授光禄寺丞开封兵曹。召见，赐五品服。淳化元年卒，优诏赠秘书丞，非常制也。后以中令贵赠刑部侍

郎。二子，中令及易直。中令讳。易简，字太简。侍郎长子，生于蜀之导江。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太宗便坐临试，移时成文。上览称善，诏升殿，问乡族公丰采丽落。音对详典。太宗曰：古称秦蜀才子可抗山东，将宜其败诸生也。翌日，策名居第一。解褐授将作监丞，通判州，就加太子右赞善大夫。召还授右拾遗知制诰，赐五品服。雍熙三年，召入翰林为学士。淳化三年，有事南郊，充礼仪使。先是圆丘合祭，惟宣祖配。公以为太祖受命造宋，乃弗侑神。上疏引唐永徽中高祖太宗同配事。诏嘉之，遂为定制。四年以翰林学士承旨给事中遂参知政事。至道元年，罢为礼部侍郎。出典邓州，移陈州薨。以子贵，赠特进中书令。子耆，字国老。幼奇伟，王文正公见而奇之。奏文召试赐进士及第，累迁大理寺丞。奉使契丹还，迁兵部员外郎，工部郎中，直集贤院，充京东河东陕西转运。孙舜钦，字子美，少以父荫补官。举进士中第，改光禄寺主簿，知蒙城县。丁父忧服除，知长垣县，迁大理评事，监在京楼店务，状貌奇伟。慷慨有大志，工为文章。以范文正公荐，召试得集贤校埋，监进奏院祠神。用市故纸钱会客，被劾为自盗，除名。乃携妻子居苏州数年，复得湖州长史。子泌，液，激。金堂樊公汝霖跋其家传。略曰：子美有文集十卷行世，欧阳文忠公序之。谓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今考其集不载家传，唯宝元二年尝志其先公墓。其叙司马侍郎大略与传同，至乃祖则云赠太师尚书令，意传当作于志前。作传时犹赠特进中令。至宝元则累赠太令，此必然者。然传不见录于集，何哉？岂所谓弃掷埋没不见录于当时？遂为所逸欤？按监泉三学院碑，元丰二年，泌以殿中丞通守益昌。曰院僧法懿，其宗从也。往见之，遂授以此传。泌，子美之子。父子间足以证矣。

苏　　叟

【宋苏子美集】：故溧阳令苏府君墓铭并序。

二千四百一卷

季父讳叟，字蟠叟，先太令之少子。免乳而太令薨。既冠犹褐衣。大中祥符初，授太庙斋郎，选岳州华容尉，阆州阆中主簿，陕府平陆令，杭州录事恭军，江宁府溧阳令。所历未尝有过谪，然数命少会知已者，辄死窜不及荐。天圣末，先公任兵部员外郎，尝上书曰：臣闻手足偏废，是谓笃疾。人生之苦，莫此为甚。臣有隐痛，顾切如之，天高听卑，伏暨垂闵。臣先父早以才业擢列近辅，未及强仕，奄沦盛期。尝有治命，不令以遗任子。故臣之弟叟，冠为白丁。祥符行庆始补太庙斋郎，自尔效官十有二考。蹉跌颜发，汨寒饿，贱位所束，自拨无由。每一疚中，如伏沉瘵。臣今幸以年续，例当改秩，欲乞以所奉新恩，回授叟一京官。伏望皇天厚地，哀悯此怀，以闻格罢。遂之溧阳任终，贫不能族归，寓家京口。入选，得疾力，判试不如格，不得调，气益失卫。结涩乘于胃胃不防饮，滥于肤络之下，血化而并。既亟，舟沿还家而终。享年四十五，时景佑三年七月十日也。嗟乎！本朝执政，子未有在铨调者，又何独湮塞若是之久邪？世皆悲怜之，季父亦不甚病，尝语人曰：天地气数差变不可一。其闲才而厄于无津，则无不为。每出门逢者十八九不吾迨，一二愈者鸟足动哉？故常放意杯酒，不喜问关于进取之地。娶周、吴、张，三夫人。皆无子。女嫁阳翟主簿杨组，以宝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归葬开封县宰辅乡凤池原先祖兆下。铭云：神之司祸福，是宜吾先力善。季父何奇，仆于贱仕。虽世之遗，嗣覆而夭。岂神宜为，周号而冥。其谁赖之，噫呼已而。奈何乎哀思！

苏舜元

【宋蔡端明集】：苏才翁墓志铭才翁，讳舜元，其先自汉典属国武，葬武功。其后周邳公，隋房公，唐许公，文宪四相，世居不迁。文宪之后曰传素，避广明乱西入蜀。其子振，仁蜀为梓州相山令，剑州司马寓。司马生赠刑部侍郎讳协，是为鲁祖考。其配薛氏，追封河东郡太夫人。刑部生祖考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讳易简终礼部侍郎。祖妣崔氏，广平郡太夫人。礼部生皇考，赠工部侍郎。讳耆终尚书工部郎中直史馆。娶王氏，金城县太君，太尉文正公之女。生三子皆有才名，而才翁最长，七岁能为歌诗。文正公爱且奇之。奏授同学究出身。调蔡州兴平主簿移尉越之新昌。时诏复唐十一科，而新令门选者不得与焉。君乞还所有官，以应诏不得报，乃上所著文章，召学士院试赐进士出身。明道中，主开封之扶沟簿。几内饥甚，君欲发廪以赈之，其令畏缩，辄移病。君即出粟以活饥者。用举任者，改大理寺丞。服工部丧外，除知开封咸平县。咸平聚兵以万计，军中旦阅卒有厌大校之虐已者，方持弓矢，辄怒骂。众口牵连，一营惊哗。君闻之至其所，众惶泣且诉，君因叱罢之，因饮射至暮。明日易其军校，而流其唱为惊众者。迁殿中丞，移知眉州眉山，会西夏元昊冠延安，君条上御贼方略。知府事吴公遵路荐其才，除通判某州事。贼酋李兴归命，边州縻之而上其事，逾时事未下。君因言其贼来者宜厚其资用，速宠借以驱除之。至者李与辈反为囚虏，必已自悔，且元吴惨毒，而其偏校虽畏之，其心岂易服从哉？若饵以厚赏，必相引而至。并陈攻守利害十二事以闻，以太夫人忧去守，寻勾当京东排岸司，改太常博士三司使。王

原藏台湾历史研究所

公任君三司勾当公事出为荆南路提点刑狱。未行，易福建路汀州民王宁驱王先至死，以赇盖覆得不败，且三年矣。君至即捕按，尚书屯田员外郎王稷为部，将治穷其事，发王先尸，验其伤犹然，以岁久为请君特奏杀之。乂迁尚书祠部员外郎，移京西。未儿，乂移河东，以弟舜钦谪死湖州，求江淮一郡，得扬州。未至，改两浙。亿四，皆为提点刑狱。群益谨职，颜杲卿真卿之后，流寓温州，君索其祖告身家谍。推之得其实。建言，近年守臣因贼屈附抵法诛戮。盖忠义不修，莫为之劝。顾二颜之裔曰惟孜似贤，皆为编户民。若录其词显白二颜事，以动天下，可不刑而化。朝廷特官颜氏二子，祀明堂恩度支除京西转运使，邕州峒獠钞。二广边用不给，君以所部羡钱二十万缗助之，充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五月初二日终于京师之祖第，年四十九。夫人刘氏，旌德县君，贤而有法。男曰涓，大理寺丞。曰解，注洞，皆太庙斋郎。鸿、汶、及二女皆幼。君鲁祖而下，葬开封府开封县宰辅乡。才翁之殁汴无资产以为生，诸孤就养江南。居润州，侍柩以行。某年某月某日葬于丹阳某乡使人请铭，某与才翁兄弟游最久，今皆已亡矣，尚忍铭哉。初才翁少年欲以文词进，愿还官就科试，思与天下英豪角逐于笔研间，以力决胜不得如其意。逮边隅兵兴，夙夜讲画谋策。要以术数，剪屈夷虏书屡上不见省用。大臣如丞相贾公，丞相公，故参知政事范公，皆持国秉力推荐之。终以序进，志不得骋。平居谈辩唐数百年间，喜称魏郑公谏诤，裴晋公德业，李临淮将兵，卫公处边事，刘忠州通流财意，韩退之文章，类比数人而已。其议当世人物，亦以之为标的，于人少所称许。至有同班列偕出入漫不省记。以是与者益少，然莅官当事，定虑果决，所至制束强点，敦尚风仪其为文不迹故陈。自为高古，虽所不与者，亦不能掩也。君善草录，藏书数千卷，皆手自雠校。撰述奏御集十卷，塞垣近事二卷，奏议三卷，文集十卷，课子舍治经史率有准程，所以诸子皆积学有立。铭曰：龙渊之器，不投兕犀。孰知其利，志古豪英。不任于权，孰知其智。负才自高，不屈于人。与世或异，先民之载。德不必年，贤不必位。大江之南，顺卜之吉。知君内行为详，来请铭其墓。铭曰：猗嗟道渊，公俟之胄。学由少成，如性故有。进匪世资，以才自取。处躬以约，持心以厚。五县三州，课优绩茂。位不配能，劳而损寿。孜孜孝诚，养弗克究。命也。虽谌，名则不朽。刻辞幽堂，以告永久。

苏伯起

【宋魏鹤山大全集】：宋魏了翁作苏伯起墓志铭予奉使潼川，曰：今春官贰卿庆周卿移书念予曰：子得人矣乎？正有友二人曰：罗坚父传之，苏伯起振文。今坚父举进士，而苏落落不偶。聚书数万卷，圣经贤传，山经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书，靡不搜罗。后奚公刘德修尝举贤良方正科，长沙吴得夫又以遗逸荐于朝。子其言之矣。先是予御命入，竟首访人物。遂合人上，多以苏伯起冯仲新鼎重为称。予首延致之，皆魁岸人也。伯起尤善谈辩，诹经订史，援据蜂起，坐人为屈。予尝谑之曰：晏子所谓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而不可以为下。子其近诸则捧腹大笑，处数月而别。予仕玉朝以言事迁靖，伯起遗予书曰：吾于遂宁有宅一区，

二千四百一卷

竹万个，大木十围者百章。溪流径其间，将为啸歌终老之计。请书其颜曰：水竹庄，有亭曰玩芳。以故礼部侍郎曹公叔远记示予，大抵述其放于骚人幽愤之意。予迁靖后，温寻故书，自四经三礼语孟以来，摘精拔萃，探深抉异。虽章句训故名物度数悉加雠校，往往有先贤未及发。间为人言，或口目愕，而伯起过我沪上相与讲切，则率多领会。予益知其用功之久，方将勉以敛华就实，去艰深而趋平易。反而验诸负履实践，则庶不为空言之归，而君以衰疾求去，浩乎不可留。盖亦自知血气之不可强，别未数旬而卒。实绍定六年九月戊申也。系出梓州之铜山淳化参知政事易简，乃其九世祖。自铜山徙合之铜梁，今又徒遂宁之遂宁。鲁太父某太父王考某。元配起氏，朝散郎前知广安军之女，继室以钱氏。三子：男曰坚石，坚木，女适文林郎知合州巴川县事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坚石兄弟葬君于龙门里。先事使来乞铭曰：尚死者之心也。铭曰：自乡治废而公道壅，以科目之得失，为人才之轻重，有如伯起抱珍蕴异而老不见用，然则鲁谓科目果可以选众也。龙门之举，凄其长终，孰铭丘封，太史了翁。